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溫振華 博士

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
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

研究生：蕭盛和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本論文係接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謹此致謝

摘　　要

本論文屬於小區域研究，探討台灣南部一個草木遍地的原野，如何拓展成爲一個農業發達、文風鼎盛的知名鄉鎮的過程。

透過考古遺址的發掘，確認了三千年前原住民已在此地活動，依據出土遺物可推測早期原住民的生活概況。漢人系統的客家墾民移墾此地後，透過嘗會組織籌集資金，或向平埔族人佃耕隘地、或向墾首承租耕地、或者納入大租系統成爲小租戶，辛勤開發耕墾此片沃土。大家共同合力興修水利，「開埤作圳人人有份」，終於將這片荒野之地開闢成爲年可二穫的「雙冬水田」。

由於地形結構、地理環境與移民性質的差異，逐漸形成美濃本區、龍廣區、南隆區等三個區域，在政經地位、文教發展或宗教活動形式上形成差異。

美濃爲六堆之中最後形成的一堆，與其他各堆雖不在同一個縣，其間互動還是相當密切。

近年來美濃以博士之鎮聞名，透過研究了解清代此地已出現一進士、六舉人與不少秀才，日本時代又有甚多青年赴日留學，文風之盛其來有自。

關鍵字： 客家 瀰濃 美濃 武洛 六堆 嘗會 夥房 民間信仰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高雄縣美濃鎮現況、、、、、、、、、、、、、、、、、、、、、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5
　第三節　研究成果回顧、、、、、、、、、、、、、、、、、、、、、、、6
　第四節　研究方法、、、、、、、、、、、、、、、、、、、、、、、、、9
第二章　早期美濃地區的原住民社會、、、、、、、、、、、、、、、、、10
　第一節　史前遺址與文化、、、、、、、、、、、、、、、、、、、、、10
　第二節　山地原住民、、、、、、、、、、、、、、、、、、、、、、、12
　第三節　平埔族、、、、、、、、、、、、、、、、、、、、、、、、、14
第三章　漢人的墾殖、、、、、、、、、、、、、、、、、、、、、、、、17
　第一節　漢人移入及土地取得、、、、、、、、、、、、、、、、、、、17
　第二節　移民拓墾組織、、、、、、、、、、、、、、、、、、、、、、21
　第三節　水利設施的發展、、、、、、、、、、、、、、、、、、、、、29
第四章　美濃三大地域的形成與發展、、、、、、、、、、、、、、、、36
　第一節　美濃本區、、、、、、、、、、、、、、、、、、、、、、、、36
　第二節　龍肚廣興區、、、、、、、、、、、、、、、、、、、、、、、41
　第三節　中壇南隆區、、、、、、、、、、、、、、、、、、、、、、、45
第五章　漢人社會的建立與發展、、、、、、、、、、、、、、、、、、48
　第一節　美濃的宗教及村廟祭祀、、、、、、、、、、、、、、、、、48
　第二節　宗族組織的發展、、、、、、、、、、、、、、、、、、、、、61
　第三節　美濃社會與六堆的關係、、、、、、、、、、、、、、、、、71
第六章　文教發展、、、、、、、、、、、、、、、、、、、、、、、、、80
　第一節　清代的文教、、、、、、、、、、、、、、、、、、、、、、、80
　第二節　日本時代以來的教育發展、、、、、、、、、、、、、、、、83
　第三節　「博士之鎮」分析、、、、、、、、、、、、、、、、、、、89
第七章　結論、、、、、、、、、、、、、、、、、、、、、、、、、、、92
附　錄　年號對照表、、、、、、、、、、、、、、、、、、、、、、、、95
參考文獻、、、、、、、、、、、、、、、、、、、、、、、、、、、、96

圖　　次

1-1　美濃鎮地理位置圖、、、、、、、、、、、、、、、、、、、、、、、、、**2**
1-2　高雄縣美濃鎮地圖、、、、、、、、、、、、、、、、、、、、、、、、、**3**
2-1　美濃地區考古遺址分布圖、、、、、、、、、、、、、、、、、、、、、**11**
2-2　鳳山八社分布圖、、、、、、、、、、、、、、、、、、、、、、、、、**15**
3-1　美濃鎮地籍圖、、、、、、、、、、、、、、、、、、、、、、、、、、**18**
3-2　李九禮家族族譜、、、、、、、、、、、、、、、、、、、、、、、、、**19**
3-3　吳吉甫公嘗規約、、、、、、、、、、、、、、、、、、、、、、、、、**22**
3-4　日治初期「蕭何公嘗算簿」內容、、、、、、、、、、、、、、、、、**25**
3-5　邱夢龍公嘗規約、、、、、、、、、、、、、、、、、、、、、、、、、**26**
3-6　林長萬公嘗序文、、、、、、、、、、、、、、、、、、、、、、、、、**27**
3-7　日本時代天后祀（媽祖會）土地所有權狀、、、、、、、、、、、、**28**
3-8　土庫堤防、、、、、、、、、、、、、、、、、、、、、、、、、、、、**35**
4-1　美濃鎮三大區域圖、、、、、、、、、、、、、、、、、、、、、、、、**37**
4-2　武洛庄現址、、、、、、、、、、、、、、、、、、、、、、、、、、、**38**
4-3　乾隆五十二年所立右堆中心碑石、、、、、、、、、、、、、、、、、**40**
4-4　竹頭角梁氏家族分家契約書、、、、、、、、、、、、、、、、、、、**44**
4-5　白石喜代治與吉洋國語講習所結業生合影、、、、、、、、、、、、**46**
5-1　美濃西門外出水口里社真官、、、、、、、、、、、、、、、、、、、**51**
5-2　林豐山家族祖牌、、、、、、、、、、、、、、、、、、、、、、、、、**62**
5-3　林瑞源林偉麟父子事蹟、、、、、、、、、、、、、、、、、、、、、**64**
5-4　竹頭角黃驤雲進士第、、、、、、、、、、、、、、、、、、、、、、**70**
5-5　六堆部落分布圖、、、、、、、、、、、、、、、、、、、、、、、、、**72**
5-6　高樹大路關恩公廟及殉難恩公墓碑、、、、、、、、、、、、、、、**78**
6-1　黃驤雲進士及第匾額、、、、、、、、、、、、、、、、、、、、、、**81**

表　　次

表一　**1926** 年下淡水地區客家人街庄漢人祖籍籍別表、、、、、、、**1**
表二　美濃鎮歷年原料菸葉種植面積與所佔比例、、、、、、、、、、**4**
表三　清代六堆地區的族群衝突、、、、、、、、、、、、、、、、、、**13**
表四　美濃庄內大字名中平埔族人數、、、、、、、、、、、、、、、**44**
表五　清代美濃地區獲得功名人士表、、、、、、、、、、、、、、、**83**

誌　　謝

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首先必須感謝指導教授溫振華老師四年來的悉心指導，提供了我一個研究的方向及撰寫論文應注意的專業知識，抱歉的是未能圓滿達成老師預期的水準。經過數度請益及修正，終於端出這道不算完美的成果。謹在此向老師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其次要感謝的是本論文口試委員吳學明教授及蔡淵絜教授，在論文初稿完成之際，冒著溽暑撥冗審閱，並在風雨交加的颱風天前來師大主持論文口試。在口試過程中提供諸多寶貴建議，使我能夠據以修正論文內容，使能更臻完美，同時指引我今後學術研究的方法。

此外也要感謝美和學院的曾秀氣教授、銘傳大學陳祥雲教授、樹德科大李允斐教授提供珍貴的參考資料，林園國小張二文主任提供乾隆年間有關美濃的古契約文書。高樹劉錦鴻前鄉長、里港國小楊明義前校長、美濃鍾沐卿、林金作、鍾德乾、徐進發、林瀛芳、林享豐、邱貞壽等老師，地方文史工作者黃森松、曾喜城、邱錦輝、邱國源，嘗會管理人吳廣德、蕭蒼松、林榮方，地方耆老李祥珍、邱廷光、謝瑞榮、廖鴻舉、鍾瑞峰、鍾清元，內弟林仕傑，以及同窗巫永基等鄉親前輩們提供珍貴的地方文史與嘗會資料，充實了論文內容。尤其要感謝《月光山雜誌》林茂芳、邱智祥、鍾昆宏三劍客爲美濃保存了大量的鄉情資料，同時對《美濃鎮誌》編輯夥伴們熱誠整理家鄉文史資料的用心，也要致上最高敬意。

研究期間有三次機會進出中國大陸，得以向在大陸從事客家學術研究的學者們，諸如華東師大王東教授、嘉應大學房學嘉教授、華中師大丁毅華及丘鑄昌教授、鄭州大學崔燦及姜建設教授、河南科大薛瑞澤教授、廈門大學孔永松教授、四川社科院陳世松主任等人請益，獲益良多，使我對大陸客家研究領域有了進一步的體認。另外還要感謝四年來師大任課教師們在熱氣逼人的暑假期間犧牲假期的熱忱指導。

我還要特別感謝內子林梅娣的鼓勵、女兒瑞雯及小兒鴻翰在電腦打字及輸入方面的協助，使此篇論文終能順利完成。最後再次向各位協助我完成論文的親師鄉親們致上最崇高的感謝之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高雄縣美濃鎮現況

高雄縣美濃鎮位於台灣南部屏東平原北側，(圖 1-1)鎮境內山系爲玉山山脈之餘續。東以茶頂山緊鄰六龜鄉、北以月光山緊鄰杉林鄉、西以過溝溪與旗山鎮爲界、南以荖濃溪與屏東縣的高樹鄉與里港鄉相望，全鎮面積約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圖 1-2）截至 2003 年底爲止，全鎮戶籍人口爲 45580 人，根據 1926 年的資料，境內居民之祖籍別以嘉應州佔總人口的 95%。(表一)而 1956 年的資料客家人在美濃的比例高達 97%。(孔邁隆，1976：3)它不僅是台灣南部六堆地區，1 甚至是整個台灣地區客家居民比例最高的鄉鎮。

表一： 1926 年下淡水地區客家人街庄漢人祖籍籍別表

街庄	泉州府	漳州府	汀州府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其他	合計	嘉應州移民所佔比例(%)
美濃庄	0	2	0	6	171	0	1	180	95
長興庄	0	24	0	0	96	0	1	121	79.3
高樹庄	14	7	0	7	127	0	30	185	68.6
萬巒庄	11	6	0	11	66	0	0	94	70.2
內埔庄	6	30	0	0	144	0	0	180	80
竹田庄	16	0	0	0	59	0	0	75	78.6
新埤庄	0	0	0	5	35	0	0	40	87.5
佳冬庄	30	0	0	3	58	0	1	94	61.7

資料來源 ：改編自陳漢光＜日據時期台灣漢族祖籍調查＞（羅娟芝，200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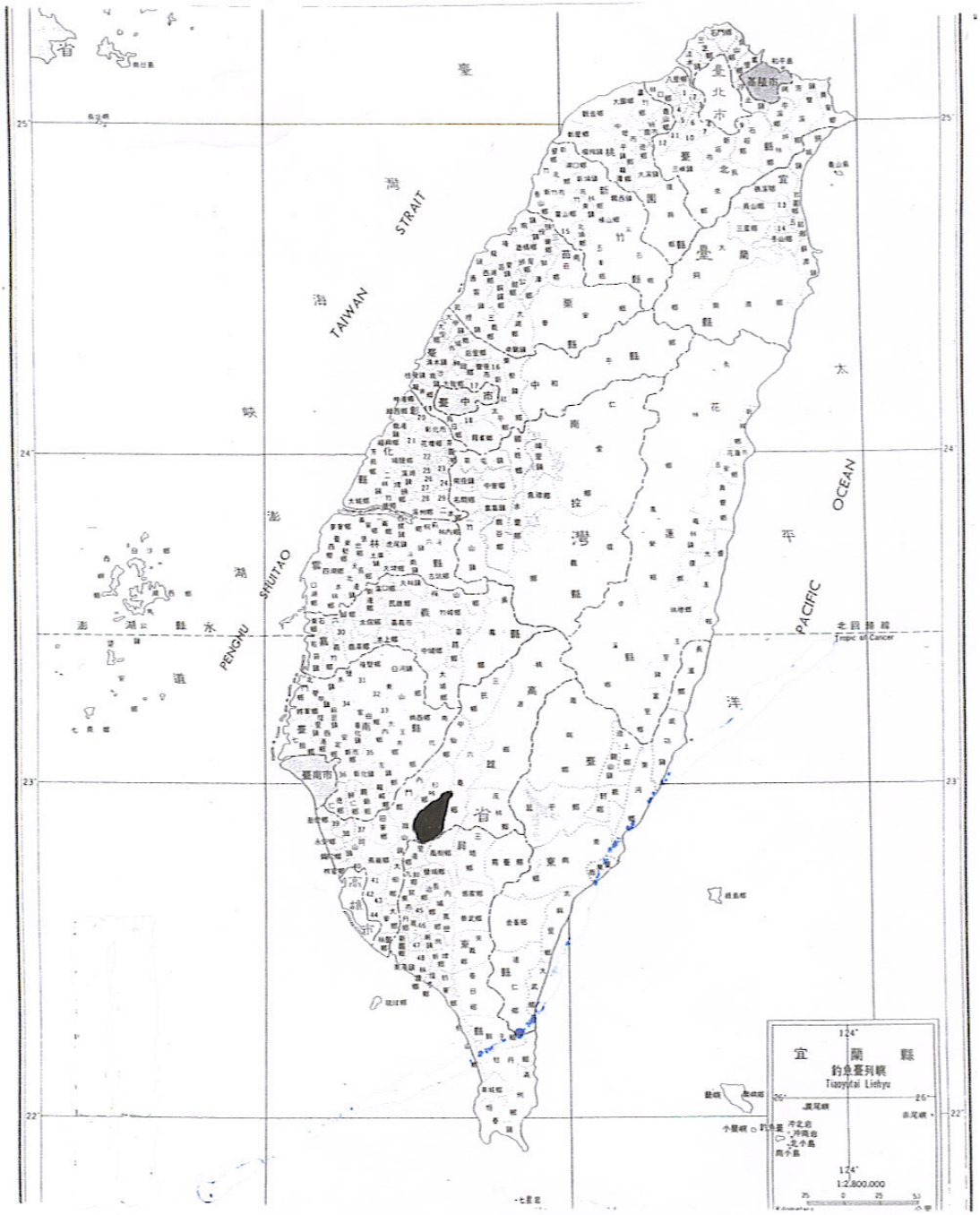
說　　明 ： 單位〈百人〉

鎮內產業以農業爲主，曾以菸葉生產聞名全台。1975 年種菸面積 2235 公頃，佔當年全台種菸面積 22%，種菸戶數多達 1791 戶，被稱爲「菸草王國」。鎮內到處可見造型特殊的菸樓建築，成爲美濃地區最突出的地景。1994 年政府開放國外菸酒進口，菸酒公賣局不再需要如此大量的原料菸葉，因此對菸農採取半鼓勵、半強迫的方式收回種菸許可證。2002 年台灣加入 WTO 之後，菸酒公賣制度廢除了，契作保障收購的繳菸制度也隨之廢除，美濃菸草種植面積因而大幅縮小，近年來大面積菸田的景觀已不易看到。(表二)

養豬事業在美濃也曾經輝煌一時，美濃豬曾經是聞名全台的豬種，早期是美濃居民主要的副業，不僅可增加收入以供應子弟的教育費，甚至可以作爲嫁妝的補貼。1970 年代美濃養豬業走向專業化，根據統計美濃養豬高峰時

1. 清代朱一貴事件時，台灣南部客家地區防衛編組演化而成的地方團練組織。詳見第五章第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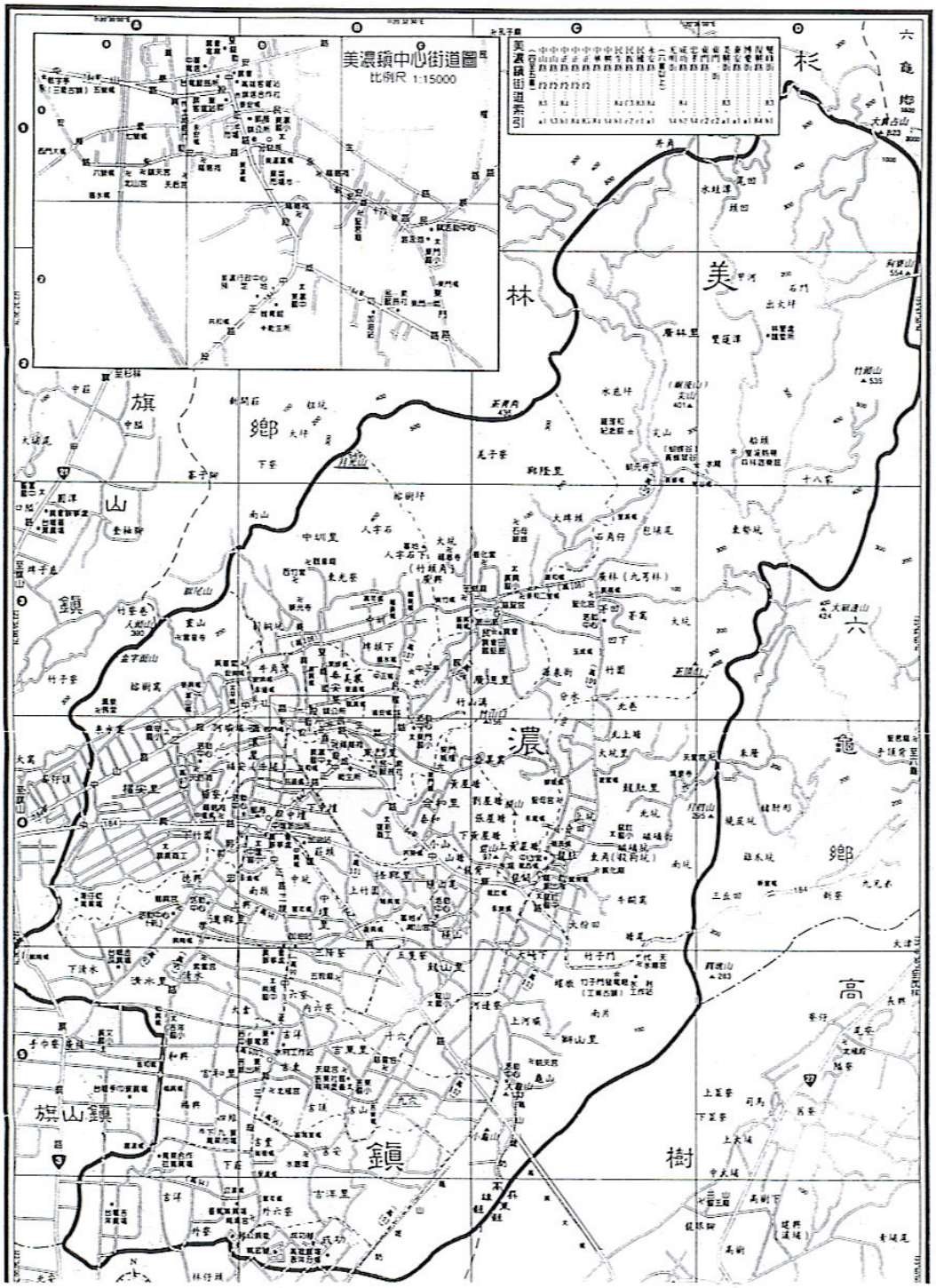
圖 1-1 美濃鎮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中華民國地圖集》（1981）

說　　明：黑色部分爲美濃鎮所在

圖 1-2 高雄縣美濃鎮地圖



資料來源：台北市珊如圖書公司（2004）

表二：美濃鎮歷年原料菸葉種植面積與所佔比例

年期（民國）	美濃鎮（1）	屏東菸區（2）	全台（3）	(1)/(2) %	(1)/(3) %	備註
35-36	227.7670	936	4945	24.33	4.60	
40-41	449.5208	1213	5536	37.06	8.12	
45-46	1301.6371	2812	9709	46.29	13.41	
50-51	1150.6006	2559	7676	44.96	14.99	
55-56	1486.4243	3242	10004	45.84	14.86	
60-61	1577.0819	2783	7875	56.67	20.02	
64-65	**2235.3028**	**3897**	**10257**	**57.36**	**21.79**	美濃種菸面積最多年度
70-71	2160.6734	3646	9330	59.26	23.16	
75-76	2020.2100	3588	9192	56.30	21.98	
80-81	1495.5196	2689	7442	55.61	20.10	
81-82	1647.8940	2926	7844	56.32	21.01	
82-83	1435.5785	2479	7058	57.91	20.34	
83-84	1152.9439	1916	5140	60.17	22.43	

資料來源： 徐正光等，1996：641-649

說　　明： 面積單位爲公頃。

豬隻超過二十萬隻，對環境造成極爲嚴重的污染。（曾彩金等，2001（5）：356）2000 年政府爲了改善大高雄區自來水水質，全面禁止在高屏溪流域蓄養豬隻，對於養豬場給予優厚的補償並輔導豬農轉業。美濃鎮的養豬事業現在已消聲匿跡，養豬盛況完全結束。香蕉種植也曾一度盛行，但後來台蕉在日本市場的優勢被南美蕉及呂宋蕉取代後，也已江河日下。目前美濃主要的產業走向水產養殖及各種經濟作物的種植，水產養殖主要以養蝦及養鱉爲主，養蝦業主要分布於南隆地區，養鱉業則分布在美濃本部落及中壇一帶。農產作物以種植木瓜及各種應時蔬果爲主，也曾一度盛行栽培菊花，但因市場變化，菊花種植也趨於沒落。水稻種植曾是主要產業，但因菸業式微，水田也走向廢耕或轉作的命運。由於水產養殖事業的發展，吸引大批白鷺鷥落腳，處處可見群鳥飛翔的優美景觀，成爲美濃天空美麗的畫面。客家人重要的米食粄條爲美濃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全台粄條幾被冠以「美濃粄條」的稱號，即使它不見得是來自美濃的產品。觀光客來到美濃幾乎都要嚐一嚐美濃粄條的口味，造就了美濃頗具地方特色的飲食專區－美興街的粄條街，成爲觀光客必到之處。美濃油紙傘也聞名於世，尤其在著名連續劇「星星知我心」在電視頻道播出之後，美濃紙傘成爲遊客收藏的最佳紀念品。1988 年朱邦雄將其在外地生產的藝術陶瓷工廠遷回故鄉美濃，從事「美濃窯」的陶壁陶瓷創作，帶動美濃陶瓷事業的蓬勃發展，使美濃有逐漸形成陶藝之鄉的態勢。

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由於自幼成長於美濃鎮南隆地區，出外就讀高中之前一直生活在客家原味甚濃的環境之下，生活語言完全使用客家話，而教育語言則採用國語。班上雖有少數閩南同學，但他們的客家話也講得十分流利，因此一直認爲普天之下的語言就是客家話及國語。直到前往鳳山就讀高中之後，才發現班上大部分同學的母語是閩南語，也有部分不闇台灣方言的外省籍同學。會講客家話的同學只有四位且其腔調與我所講的美濃客語還有著明顯的差異，內心甚感驚異：原來客家話在台灣不算是主要語言！從此產生了比較鮮明的族群意識。近年來由於客語人口流失嚴重，激發了客家族群的文化危機意識，深感客語在台灣社會上的式微，客家文化在島內已急遽走向邊緣化及隱性化。有志客家先進起而大聲疾呼保存及發揚客家文化，乃有「還我母語」運動的展開。呼籲政府開辦客語傳播媒體，在廣播電視頻道設置客語節目，建議大眾運輸系統也加上客語廣播，客家藝文人士也錄製客語歌曲廣爲流傳，大力鼓吹客家意識，加強客家認同。2

台灣走向民主化之後，多元文化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小學開辦母語教學課程，加強母語教育，在教育界掀起一股本土化教育運動，逐漸重視本土教學課程。這種趨勢讓我深刻思考有關家鄉的種種問題，體會到要讓學生愛鄉愛土的基本前提是要讓他們先認識自己成長的鄉土。以往的史地課程以中國概念爲核心，學生們熟知大江南北的事物，但對自己家鄉開庄過程以及周邊的高屏溪、月光山卻毫無概念。對家鄉事物如此陌生，要如何讓他們能夠關懷家鄉進而愛護家鄉呢？認識自己成長的鄉土，才能對它產生感情，進而關懷並愛護它。對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形成刻骨銘心的體認，從而建立學生愛鄉愛國的情操，進而使其人生的方向有所依傍，生命更能彰顯其價值。才不致成爲無根而失落的群體，也因此更珍惜其人生，成爲一位有理想有抱負的時代青年。

要如何讓學生更加認識自己的鄉土？我覺得身爲一位歷史科教師，有告知學生其族群歷史的責任。讓他們知道先祖們如何橫渡危機四伏的黑水溝，來到蠻荒未闢的草莽曠野，披荊斬棘墾拓斯境，咬薑啜醋幾百年，終於化腐朽爲神奇，開創了美好家園，使我們這些後代子孫得以安居樂業。必須讓學生們認識到祖先們篳路襤褸以啓山林的艱辛過程，期使學生們得以緬懷祖先創業惟艱的精神，避免他們在安逸的生活中失去人生的奮鬥目標。使他們能夠從中學習，從學習中體認，從體認中力行，成爲一位能夠刻苦上進，開創燦爛人生的有爲青年。俾能扭轉現今社會歪風，建立良善社會風氣，使國家臻於完美之境。再者讓島內各族群得以相互了解，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從而破解無恥政客爲了其政治利益而挑起的族群對立，掃除因族群對立而產生的惶惶氣氛。進而使族群之間得以互信互諒，共同促成和諧安樂的社會。

---

2 目前政府已成立客家電視台，中廣有客家頻道，國內航空、台鐵及捷運也有客語廣播。

第三節 研究成果回顧

目前已有一些國內外學者對美濃從事深入的研究，近來甚至有學者提議建立「美濃學」，使之成爲學術上探討的一個課題。茲將有關美濃研究的論著整理簡介如下：

（1） Cohen, Myron L.， *House United ,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1976

孔邁隆(1976)，《家族的聚合與分離－台灣的漢人家庭》

本文係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人類學研究者孔邁隆的博士論文，1964年起他到美濃從事田野調查，以美濃龍肚庄的大崎下爲中心，經過長期調查研究完成的。他以美濃地區客家夥房的生活方式，作爲研究主題，同時結合菸葉生產的經濟發展方式，討論美濃地區從日本時代到台灣光復初期的夥房經濟和社會組織的概況。也提出了婦女在中國傳統家庭經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婚姻對家庭經濟生活所帶來的轉變。本論文後來由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專書的形式在紐約及倫敦同時出版，引起國際學術界方面的人類學者、社會學家和亞洲研究專家的高度興趣，將美濃引進國際學術研究的殿堂。

（2）Bain , Irene C.， *Agricultural reform in Taiwan,* 1989

白愛蓮(1989)， 《台灣的農業改革》

本文係澳洲國立澳大利亞大學地理學系白愛蓮的博士論文。她於1985年進駐美濃牛埔仔從事農業調查研究，專題爲「1953年以後台灣實施土地改革所造成的農業發展及其演變」，她以美濃地區的牛埔仔（福安里）一帶作爲主要觀察的對象。文章大要爲台灣在1949至1953年實施土地改革之後，曾經成爲國際間農業發展計畫的典範，後來由於工商業積極發展，農業逐漸趨於沒落。因此台灣政府當局於1982年宣布了第二階段的改革方案，以提升農業結構性的改變，使農業走向機械化、土地合併、集體合作及代耕制的發展。但在實施過程中不少政策淪爲口號，並沒有真正落實。在新的農業政策的欲振乏力，農業逐漸衰退的趨勢下，美濃農民找到了一個解決之道：由受過教育的子弟從外地匯入薪水給需要扶持的雙親，從而維持了政府最低效率的農業政策。農民敏銳地感覺農業改革應重視改良產銷過程，給予農民基本的福利，同時一貫的農業改革應由有力的農民計畫團體推行。作者主張台灣農業的改革，首要條件是農業計畫程序必須民主化，以建立農民對未來農業發展的信心。

（3）黃森松 (1975)，＜鄉村社區報紙與鄉村社區發展－－兼論小眾媒介能否在台灣鄉間生存＞

本文是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作者爲黃森松，他出生於美濃鎮竹頭角庄。鑒於美濃傳統社會重視教育，雖產生了不少鴻儒碩彥，但城鄉差距卻使得美濃人口外流嚴重，甚至造成傳統上晴耕雨讀的客家社區，還是擺脫不了文化萎縮的命運。因而創辦了號稱全亞洲第一份的鄉鎮社區報紙＜今日美濃週刊＞，並以這份刊物的發行經驗作爲研究題材。

作者認爲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一般農民只能依靠電視、廣播與報紙等大眾

傳播媒體得知社會資訊。但大眾傳播媒體主要報導的題材不外乎國家外交政治事件和重大社會案件，與農民的日常生活經驗差距甚大，而社區報紙正好可彌補此段差距。他介紹歐美社區發行的社區報紙發展概況，精闢分析社區報紙在台灣農村社區發行的可行性，並以發行＜今日美濃週刊＞的實務驗證其主張。引起了美濃社區的熱烈迴響，並激發了一連串的文化激盪，使得美濃在今日的台灣文化活動中居於重要的一席地位。

（4）李允斐(1989)，＜清末日治時期美濃聚落人爲環境之研究＞

本文是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作者李允斐係第二代都市客家人。其祖父李有增曾於龍肚國小任教，在美濃是很有名氣的珠算教師。李允斐於研究所就讀時，對本土文化產生濃厚興趣，決定以故鄉美濃作爲研究題材，後來一度回美濃定居並積極投入美濃反水庫文化活動。他認爲台灣建築史研究過於偏重漳泉移民聚落，幾乎未涉及嘉應州移民部落建築發展的研究。美濃爲嘉應州籍移民部落之重鎮，於是深入探索此地客家部落人爲環境之構成及其文化內涵。其研究範圍包括美濃地區的山林、田園及村落，而以探究美濃本部的聚落爲主軸，時間斷限以清末至日本時代爲主。同時透過六堆開拓的過程，分析歸納客家移民在美濃聚落建構人爲環境之特性。論文回顧了整個高屏地區客家族群的開發過程中，在閩南早期移民和山地原住民的雙重壓力之下，如何組成六堆團練以自衛，並以整體力量往近山地區墾拓的過程。同時討論美濃聚落的生活領域及各家族血緣及族群的關係，了解所建構聚落環境中大小領域的內外關係，歸結客家移民在美濃建構人爲環境之特色。

（5）鍾志宏(1993)，＜菸業對美濃大崎下聚落空間的影響＞

本文爲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之碩士論文。作者鍾志宏，原籍美濃龍肚。祖父時代全家即移民台東，已不諳客家話。然而尋根的心境促使他回美濃作深入研究，選定大崎下作爲他研究的中心。他研究的時間斷限自 1850 年至 1990 年，以 1940 年代菸葉引進美濃進行大規模生產階段作爲前後期分界點。從中探討菸葉引進美濃前後在各方面產生的變遷，諸如對社會、人文、經濟、建築風貌等所造成的變化現象。其論證認爲：菸葉引進之後對大崎下聚落產生正面影響。因爲菸葉保證收購價格維持了菸農的生計，增進了土地的利用價值，建立了新的社群關係。聚落空間則因大面積的菸田種植及日本大阪式菸樓建築矗立於各角落而呈現出近代化的風貌。

（6）鍾榮富(1997)，＜美濃客家語言＞

本文係高樹大路關人高師大教授鍾榮富發表於《高雄縣客家語言與文化》一書中的專文。針對美濃客家話的研究方面，在 1971 年中央研究院的學者楊時逢曾發表了一篇論文＜台灣美濃客家方言＞，可惜楊君僅採用竹頭角的溫顯榮一位發音人，難以反映美濃客家話的全貌。鍾教授分別於美濃地區各部落中，採用了不同年齡層的二十二位發音人的語音，做了相當全面的探討，發現不同部落之間的語音亦有差異。從這篇論文可以更明瞭美濃客家話的精要及特色。

（7）Cohen, Myron L. (1998)，＜Minong：Social and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in a South Taiwan Community during Qing ：Data and Preliminary Analysis＞

孔邁隆(1998)，〈瀰濃：清代南台灣一個客家聚落的社會及經濟分化：資料及初步分析〉

本文為哥倫比亞大學孔邁隆教授 1998 年 11 月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的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孔教授自 1964 年在美濃從事中國家庭制度研究以來，持續不斷地往來美中台之間從事相關研究，使他成為國際學術界一位客家學研究領域的頂尖專家。本論文根據從美濃地區民間所收集到的清代遺留文件及各種碑文，探究當時瀰濃（清代美濃地名）地區的社會概況、經濟趨勢、社會組織和姓氏分布。本論文是了解清朝時期美濃地區歷史發展的重要文獻，由於作者以英文發表，更可促進國際學術界進一步認識清代美濃的歷史發展過程。

（8）洪馨蘭(1998)，＜客家、美濃、菸草文化之象徵化過程＞

本文是洪馨蘭於 1998 年 11 月在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舉辦的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中所發表的論文。洪氏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其碩士論文＜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針對菸葉生產如何影響美濃的客家文化作深入探討。她後來加入美濃愛鄉協進會擔任專案研究員，更進一步探討菸業對美濃客家文化所產生的質變，新風貌的誕生與美濃反水庫運動的關聯性，以及對客家研究的啓示。洪氏為閩南籍，以這個角色研究美濃也許更具旁觀者清的意涵。她熱愛美濃，也成了美濃媳婦。

（9）房學嘉(2002)，＜從古文書看客家文化在台灣的延續＞

本文係廣東梅州市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房學嘉教授於 2002 年 9 月在苗栗縣文化局舉辦的兩岸客家文化社區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作者運用在廣東梅縣做田調時獲得的一批地方古文書，整理入檔後加以運用，並與哥倫比亞大學孔邁隆教授在美濃地區所收集的三十餘份古文書做分析比較。發現美濃與梅縣兩地的古文書資料具有客家文化的共同特性。其特殊的「行話」「行字」在其他地區的古文書中不曾出現者如典字左邊加耳字旁，「生」字為借的意思，「的筆」為握筆，「二比甘願」「二比甘允」「兩家甘願」「兩家甘允」等這些行話在兩地的古文書中均可看到。通過兩地在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的古文書，驗證了兩地客家文化的共通性，也反映了廣東客家文化在台灣的延續性。

（10）張二文(2002)，＜日治時期美濃南隆農場的開發與族群的融合＞

本文係美濃本庄人，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兼任講師、高雄縣林園國小張二文主任在 2002 年 10 月於行政院客委會所舉辦的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探討美濃南隆地區於日本時代初期，由日本三五公司社長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申請墾拓美濃南郊荒野地。除了招募美濃、龍肚舊部落的佃民外，還透過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從新竹州桃竹苗地區招募大批墾民。也有部分墾民來自六堆其他地區，如高樹、內埔、竹田等地的客家人。甚至有部分鄰近地區如岡山、旗山、田寮、里港一帶的閩南人，共同開發此廣達四千甲的荒野地。配合竹子門發電廠營運之後，為疏通發電餘水而開鑿

的獅仔頭圳作爲灌溉用水，使之成爲良田。北部來的「台北客」，閩南籍的「福佬人」經過兩三代人的融合，通通都成爲講美濃腔的「四縣客」了。

除了以上專述美濃的論文外，一般探討六堆地區的文章也會對美濃地區有所著墨。諸如彭素枝(1995)＜台灣六堆客家山歌之研究＞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林正慧(1997)＜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石萬壽＜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松崎仁三郎《嗚呼忠義亭》等均可看到有關美濃的篇章。此外前清秀才劉炳文之手稿＜美濃簡史記＞；日本時代漢學先生鍾世充的手稿＜龍莊古紀＞等，收錄在 1996 年編撰的《美濃鎮誌》，亦是研究美濃早期歷史的重要史料。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區域史研究的範疇，因此較重長時性的觀察。對於客家社會的發展，諸如墾拓、聚落、社會組織等各方面做較完整性的探究，也對美濃文風特色的形成，從事較深一層的分析。由於本論文以美濃鄉庄的形成及其發展爲研究主軸，因而本論文研究的進行，首先盡可能透過各種途徑將清初開發迄今的相關文獻資料加以蒐集，並採訪文獻會、圖書館、文物館等機構查詢相關圖書史料。諸如清代地方志、各姓氏嘗會的算簿、各姓氏族譜、分家契約書、土地契約及日本時代以來的各項調查資料、戶政資料、祭祀公業文件、寺廟登記資料、各類台帳、水利資料、地方要覽、鎮誌、庄誌、社區報紙、文史工作叢書等各類文獻，加以分析比對，設法探求歷史發展的脈絡，還原歷史真相，是爲「文獻分析法」。其次透過自身熟悉的客家方言，拜訪地方耆老作深入訪談，從中探究先民的墾拓故事。實地探訪村廟，了解建廟沿革、祭祀方式及祭祀圈分布情況，同時積極探查地方文史地理方面相關資訊，以彌補文獻之不足，是爲「田野調查法」。

第二章　早期美濃地區的原住民社會

第一節　史前遺址與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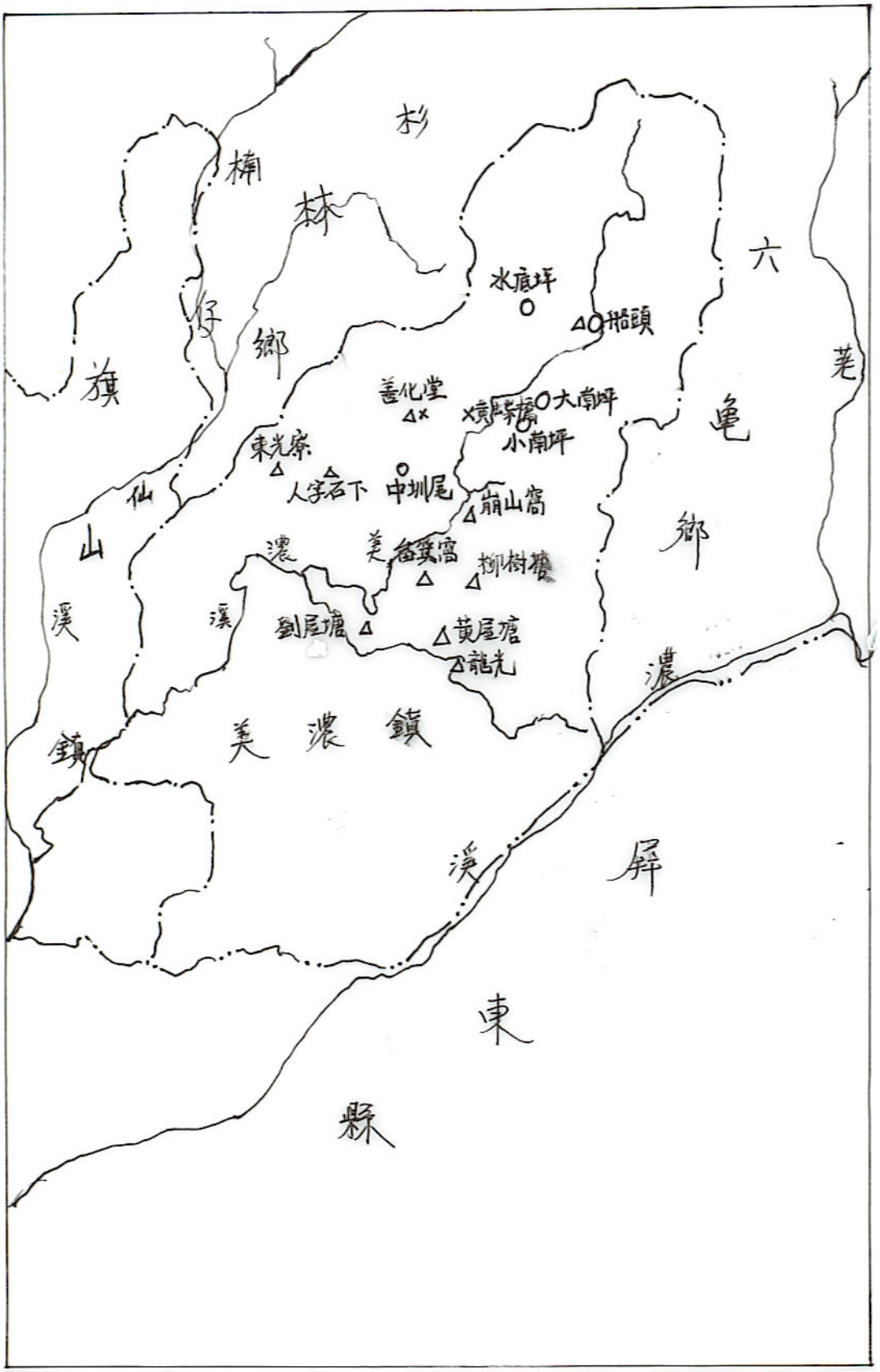
在 1620 年荷蘭人入據台灣部分地區之前，基本上在台灣島沒有以文字記載的資料，作爲台灣島之一部分的美濃當然亦不例外，因此我們無法透過文字了解十七世紀以前的美濃。如果想要了解本區域早期居民的活動，只能透過考古方面的發現。在台灣的考古學領域中，美濃地區幾乎是處女地帶，這個地區到目前爲止並無重要考古遺址出現。最早在此一地區附近從事考古研究的是鳥居龍藏，他在 1900 年第四次台灣調查旅行中曾在蕃薯寮（今高雄縣旗山）廳管轄的荖濃溪到新高山（今六龜鄉至桃源鄉）一帶從事台灣原住民石器時代遺跡考察。他發現荖濃溪畔遺物含有層的深度在地下一尺左右，所發現的石器只有用藤條綁在樹枝上的打製石斧。他的主要結論是遠古時代就有布農蕃居住在荖濃溪流域的山區，原住民並非如同一般所認爲的遭受漢人墾民擠壓才遷居到山區居住的。(楊南郡:1997:318-319)

美濃鎮內正式開始有專業考古學者從事考古遺址的挖掘及研究，肇因於中央政府計畫於美濃興建水庫。爲了水庫的興建，必須從事環境影響評估，乃透過工程顧問機構委託學術單位進行遺跡考察工作。美濃地區遺址考察主要有二次：第一次於 1984 年由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公司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陳仲玉教授擔任考察工作，發表了＜美濃水庫計畫地區史跡調查＞。第二次於 1988 年由中興顧問社委託中研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負責，次年發表了＜美濃水庫計畫地區考古調查報告＞。由於遺址的考察工作完全以美濃水庫計畫的環境影響評估爲宗旨，因此考古發掘地區集中於美濃鎮東北角水庫預定地及美濃溪上游河谷區域。總共發掘了十七處遺址，包括合和里的張屋塘、黃屋塘、龍光、劉屋塘、畚箕窩；廣林里的船頭、小南坪、水底坪、大南坪；興隆里的善化堂、段巷；中圳里的人字山下、獅形山、東光寮；廣德里的中圳尾、崩山窩；龍肚里的柳樹塘等地。(圖 2-1)

從上述考古遺址的研究，美濃地區人類的活動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距今約 3000~2000 年，第二階段約 2000~400 年，兩個階段均屬史前文化時期，當時漢人尚未進入此地區活動，屬於原住民活動階段。第三階段自 400 年前迄今，可找到漢人生活器物的遺留，是漢人進入時代。(徐正光等，1996：20-31)

第一階段遺址主要分布於中圳尾、小南坪、大南坪、船頭、水底坪等地。此一時期的遺物，陶器方面均爲軟陶，硬度二度，包括紅褐色粗沙陶和紅色細沙陶，間有部分拍印的繩紋，後者胎裡常有未燒透的灰色素面陶。石器種類甚多，包括打製石斧、磨製石斧、石刀等。除石刀等農具外，石矛、石鏃、網墜等漁獵用具也有，又有石錐、石錛等日常用具，最特別的是有裝飾用的玦形器。石器型制大致和屏東平原東側山麓的埔姜山相近，玦形器與卑南文

圖 2-1 美濃地區考古遺址分布圖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考古遺址 高雄縣、市》（1994）內政部委託 中研院史語所執行研究

說　　明：依據原圖改繪　○表大湖文化期　△表蔦松文化期　×表近代文化期

化遺址出土的類型相近，據此推測其年代大約與大湖文化相當。1 第二階段分布於船頭、人字山下、東光寮、畚箕窩、劉屋塘、黃屋塘、柳樹塘、段巷、善化堂、崩山窩、龍光等地，其陶器主要是紅色夾沙陶，質地較硬，硬度在二度至三度之間，所夾砂礫分布均勻，大半爲圓底罐，也有圓足罐，有帶穿的側紐，且有小型陶杯。此階段出土的石器數量較少，包括石錛、石斧、石矛、法碼形石器。陶器的型制與質地類似蔦松文化類型，但未見蔦松文化代表性的鳥頭狀器物，年代估算與蔦松文化層相當。2 第三階段分布在善化堂、黃蝶橋、慈惠堂一帶，主要遺物包括青花瓷片、褐釉硬陶片及素硬陶片等。器型包括碗、盤、盆等器物。較早的年代爲十八世紀初期，與歷史上記載美濃地區在雍正末、乾隆初開始有漢人來此開墾的年代相近。

由於美濃地區在台灣考古學界可說是一個邊陲地帶，如果沒有美濃水庫的計畫案，可能迄今都不會有專業考古學者來此從事考古挖掘工作。目前美濃地區各類型遺址出土文物可說都屬於初發現階段，對遺蹟內涵的了解並不深入。然而此項考古發掘的初步研究，已可建立三千年來美濃地區文化史及其變遷的基本基礎，對本地過去人類活動的瞭解也至爲重要。

第二節 山地原住民

幼年時常聽長輩提到「假黎仔」3 砍人頭的傳說，英國人探險家必麒麟在台灣南部探險時，曾在前往萬斗籠社（今茂林鄉萬山）途中，路過芒仔社（今茂林），發現當地原住民正和 sin-ni-tsng （新民庄，今六龜鄉新威地區，係美濃鎮客家人的擴張區域）發生衝突，他們獵取新民庄人首之後，把腦漿混在酒中，並大口喝下，深深感到美濃東方大山的神秘和恐怖。（陳逸君，1995：65）然而閱讀美濃鄉土文學作家鍾理和的作品＜假黎婆＞，文章中提到在他孩提時，魯凱族的小阿媽呵護他，唱番曲哄他入睡的溫馨慈祥的情景；加上前幾年我選讀高雄縣社區大學開辦的「排灣族、魯凱族文化初探」的課程時，深入茂林鄉最內部的多納部落研修，深深感受到魯凱族族人的質樸善良。內心不免深感疑惑，他們與早期那些兇殘的傀儡番具有相同的血緣嗎？

根據考古研究判斷，美濃地區三千年以來即有人類居住。到底早期在此地區活動的是哪些族系呢？迄今尚無定論。有學者指出，在客家人到達美濃地區墾殖之前，此一地區是「傀儡番」出沒的遊獵地。（石萬壽，1986：72）所謂「傀儡番」是早期漢民族對屏東平原東側中央山脈地區山地原住民的稱呼，其涵義有下列幾種說法：石教授認爲是原住民對朋友的稱呼；喬宗忞教授認爲漢人原來稱馬卡道平埔族爲「傀儡」，到了日本時代才確定爲對南島民族中的魯凱族及排灣族的拉克爾群的稱呼。(喬宗忞，2001：41)六堆客家人稱傀儡番爲「假黎仔」，把平埔族稱爲「番仔」。茂林鄉多納魯凱族部落長老稱「大地

1 大湖文化爲高雄縣湖內鄉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距今 3500-2000 年前。

2 蔦松文化爲台南縣永康鄉蔦松村貝塚出土的金屬器時代遺址，距今 2000-400 年前。

3 六堆地區客家人對居住於東方大山的魯凱族及排灣族的稱呼。

之母」爲 Galis，清代所繪製的地圖一直把大武山一帶的山地稱爲傀儡山。日本時代大正間，美濃埤頭下（今中正湖邊）的黃姓家族在興建夥房時，挖出四塊平均長約一公尺、寬約五十公分直立呈深黑色的石板。此類石材並非本地所產，與魯凱族分布地區的高山石板岩相近，與魯凱族部落傳統建築石板屋建材類似。4 因此可推測早期魯凱族人可能在此一地區居住或活動。

除魯凱族外，屬於南鄒族系統的沙阿魯阿人也可能曾在美濃地區活動。該族在遷移過程中經過里港、旗山等地區，最後定居於高雄縣三民鄉及桃源鄉一帶。(王嵩山等，2001：211)雍正中期所繪製的台灣地圖已出現「彌濃山」這個與美濃開莊地名瀰濃關係相當密切的地名，這個地名與沙阿魯阿族有相當大的關聯性，今日荖濃溪中游沙阿魯阿族群分布的美蘭社（昔稱美礱社）與美崙山的地名，與彌濃山有相當近似的發音。與沙阿魯阿族有相當關係的內優社，其範圍包括美濃地區，因此南鄒族群早期也有可能曾在美濃地區活動。(盛清沂等，1988：397)

在史書中「傀儡番」是相當凶悍的族群，早期經常有生番出草的傳說。（表三）耆老傅南輝（83 歲）云，其母親在少女時代於九芎林茅窩仔河川中洗衣服時，時常提心吊膽，生怕被生番獵首。住在美濃附近六龜鄉新寮村的家母邱華妹女士（1908-1986）幼年時還常聽到生番下山獵首的情形。5

表三：清代六堆地區的族群衝突

年　　代	衝　　突　　事　　件
雍正三年	生番鏢死武洛社熟番割去頭顱
雍正四年	枋寮界外山中傀儡番鏢傷砍柴民人三人
雍正五年	傀儡番殺死加走庄砍柴民人陳義；懷忠里東勢庄凶番放火燒死民人蘇厚、陳信二人並割去頭顱；傀儡番至新東勢庄殺死民人謝文奇、賴登新二人並割去頭顱；阿猴社熟番被山豬毛、北葉辛武里二社殺死六名俱被割去頭顱
雍正六年	鳳山縣長興庄管事邱仁山等越界侵入傀儡山開水灌田致被生番潛伏殺害邱仁山等十二人，後進入竹葉庄殺害佃民張子仁等二人
雍正七年	界外田尾地方有加藤社熟番紅孕等七命被殺，並割去頭顱，掠去小番一名
雍正八年	軍功匠首詹福生分下匠工入傀儡番界巡視厚力板樹，匠工陳勳被殺
雍正十年	通事盧賜等往軍功場寮，到加六堂地方被生番射傷；弓役洪德社丁林緝往枋寮口查看料場，行至率蒙社地方被生番射傷
雍正十一年	匠役韓琛入山尋取木材被生番殺死

資料來源：梁志輝等，《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七輯》，1998

7 樹德技術學院李允斐教授從事田調時耆老告知。

8 一般認爲美濃婦女在河中洗衣服都面向河岸，具有警戒番害的意涵。

乾隆三十二年美濃中壇上庄發生一件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與原住民雖無直接關係，但有牽連。主謀何元伯等謀害何唐氏一家九命，其中八屍割去頭顱之後假裝番害，頭顱由同夥劉運清帶往叭哩搭蘭社向番目礁那目換取鹿肉七十斤，鹿筋四十餘斤。劉黃二人將鹿肉分裝出售。以上所述與「傀儡番」相關的事件，均係在美濃開庄前後，在美濃與六堆地區所發生的案件，從中可看出當年原住民與客家墾民之間緊張關係之一斑。（梁志輝等，1998：305）

原住民獵首事件在清代後期稍有緩和跡象，道光以後的清宮檔案查無此類事件奏報，可能因清政府對原住民採懷柔政策所致。但是日本政府領台之後，原住民出草斬首事件又有記載。大正年間與美濃同屬右堆的高雄縣六龜鄉和屏東縣高樹鄉境內，先後發生數次生蕃殺人事件。大正四年八月的六龜里事件，連續五天之內包括日本籍人士在內的二十二人被斬首，五人重傷。大正五年在六龜地區發生的一連串搜索隊遇襲事件，被獵首的巡察及隘勇甚多。（吳萬煌等，1997：83-96）高樹鄉舊寮庄民麥望在田裡種植甘蔗時被斬首，高樹東振新庄民楊氏中妹和楊氏四妹兩人在芒仔芒荒野放牛時，遭受考社（今口社）兇蕃襲擊遇害，且被斬首。（吳萬煌等，1997：527-528）日本政府當局為防範蕃害在各蕃社周邊設置警戒線，架設通電鐵絲網遏阻原住民下山肆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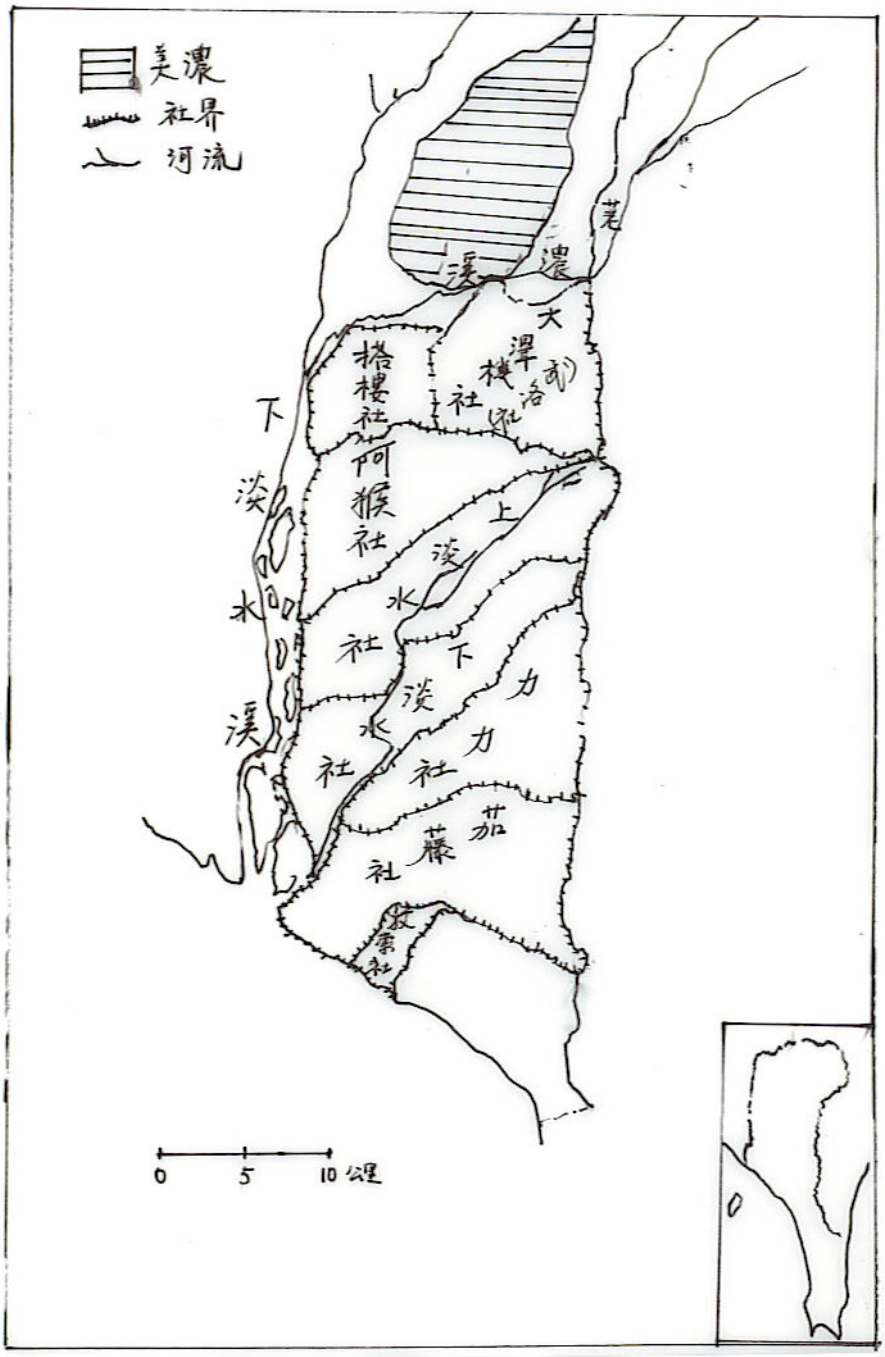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平埔族

美濃地區除有「傀儡番」活動之外，亦有平埔族在此活動。客家人入墾屏東平原之前，屏東平原是所謂的鳳山八社平埔族人的分布地區。(圖 2-2)鳳山八社包括上淡水、下淡水、阿猴、搭樓、茄藤、放索、武洛、力力等社。(黃叔璥，1957：143)其中武洛和搭樓兩社與美濃地區最為接近，兩社主要分布於屏東縣里港鄉境，與美濃僅一水之隔，以荖濃溪隔岸相望。武洛社又名大澤機社，被認為是鳳山八社中最小的社，但卻最為強悍。傀儡番曾欺其社小人微，欲滅之。武洛社土官乃糾集社番往鬥，大敗生番，戮其首無算。由是傀儡番懾服，不敢窺境。其子孫作歌以頌祖功，冬春捕鹿採薪，群歌相和，音極亢烈。生番聞之，知為武洛社番，無敢出以攖其鋒者。(黃叔璥，1957：149)

客家人移墾武洛地區（今里港鄉茄苳村武洛）之後，武洛社番逐漸越荖濃溪往東北向移居加蚋埔（今高樹鄉泰山）。有一些早期契約文書清楚指出美濃地區曾經屬於搭樓社的地盤。（劉澤民等，2001：191-192）

該契約文書提到位於今日美濃的南隆地區北側，東至蛇山腳（今橫山）、西至金瓜寮路、南至清水港溪、北至中壇小溪，涵蓋今日美濃鎮龍山里、中壇里、祿興里、德興里、清水里，土名「肚猴溪埔」，係搭樓社番業主大邦雅之父先年守隘分得之溪埔園。因乏力耕作，乃托中人劉子儐招得黃仕珍、黃起鳳等出本招佃耕墾。收犁頭銀四百大員，折銀三百二十兩。限約三年無租，三年以後成業者，每年納地租三十石，又納通事社課租粟十石。約中申明埔係大邦雅之父自墾之業，與房親人等無干。倘有生番下山作歹，與業主大邦雅無干。倘被水沖崩物業，係業佃二比消磨，日後復浮復納不得異言短欠。

圖 2-2 鳳山八社領域圖



資料來源：依據施添福＜清代台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頁 7 圖改繪

從契約文中可知搭樓社番大邦雅之父在美濃開庄之前就取得了該地的墾業，文中「生番」的威脅，當指魯凱族。該地爲荖濃溪腹地，那時荖濃溪畔尚未修築堤防，山洪爆發時部分園埔有可能被大水沖崩。（劉澤民等，2001：191）

前述「肚猴溪埔」的埔園範圍內，現在已經形成了許多庄落。其中內六寮庄，土名番人寮下。耆老云該庄在開庄之初即有潘姓人家在此居住，該潘姓人家的成員面貌有相當顯著的原住民特徵。目前潘姓人家原址由女婿家人居住，原潘姓人家都遷移在外，我採訪搬到鄰近村落上九寮居住的潘振富（62

歲），他對自己的家族淵源並不十分明瞭，說祖先可能來自六龜鄉的二坡仔。在此埔園領域內我也找到位於蛇山山腳下的潘姓人家，屋主潘新昌（68 歲），他說祖父原姓朱，被潘姓祖母招贅之後改姓潘，但他對其祖母之家族事物並不清楚。其餘美濃地區二十多戶潘姓人家經一一調查，都是由外地遷來美濃居住的。較早者是在日本政府時代，較晚者是在戰後才遷來美濃，這些潘姓家族分別來自潮州、高樹舊寮、六龜新威及新寮等地。老一輩有些以閩南語爲主要語言，年輕一輩均熟諳客家話，多數自認爲客家人。有些潘姓人家建有客家式的祖堂，堂號有的使用「榮陽堂」也有使用「滎陽堂」者，堂前有門對，但大多數沒有南部客家祖堂常有的棟對，其祖堂內部的字對不像傳統客家式祖堂的那麼複雜，很明顯只是模仿客家祖堂的外觀而已。83 歲的客家民居建築藝師李祥珍說：他所興建的潘姓人家祖堂都沒有棟對，因爲潘姓人家根本上不易追查其家族淵源。我觀察蛇山腳下的潘姓祖堂，見其祖牌上的祖母名諱不像客家人題上某孺人字樣，而是直接寫上阿寶姑娘，這和客家人的習慣完全不同。

龍肚庄內有位閩南媳婦張粟女士（73 歲）提到番人寮的事蹟，她說番人寮的潘姓人家家中有尪姨（據查應爲潘有福之妻，已去世）從事民俗宗教活動，尪姨很靈驗。但她所使用的語言，既非客家語亦非閩南語，張女士聽不懂。(洪馨蘭等，1999：183-184)潘振富說尪姨應該是他的祖母，但其祖母在宗教儀式過程中所說的語言他也聽不懂。他認爲可能是一種宗教性的咒語，不過也有可能是平埔族的語言。

美濃人雖然常說「十潘九番」，但目前美濃的潘姓家族在語言習俗及宗教信仰方面均與客家人無異，年輕一輩也大半自認是客家人。數代以來絕大部分與本地客家人通婚，因此只有在面貌特色上略爲保有原住民的輪廓，基本上已經客家化了。

第三章 漢人的墾殖

第一節 漢人移入及土地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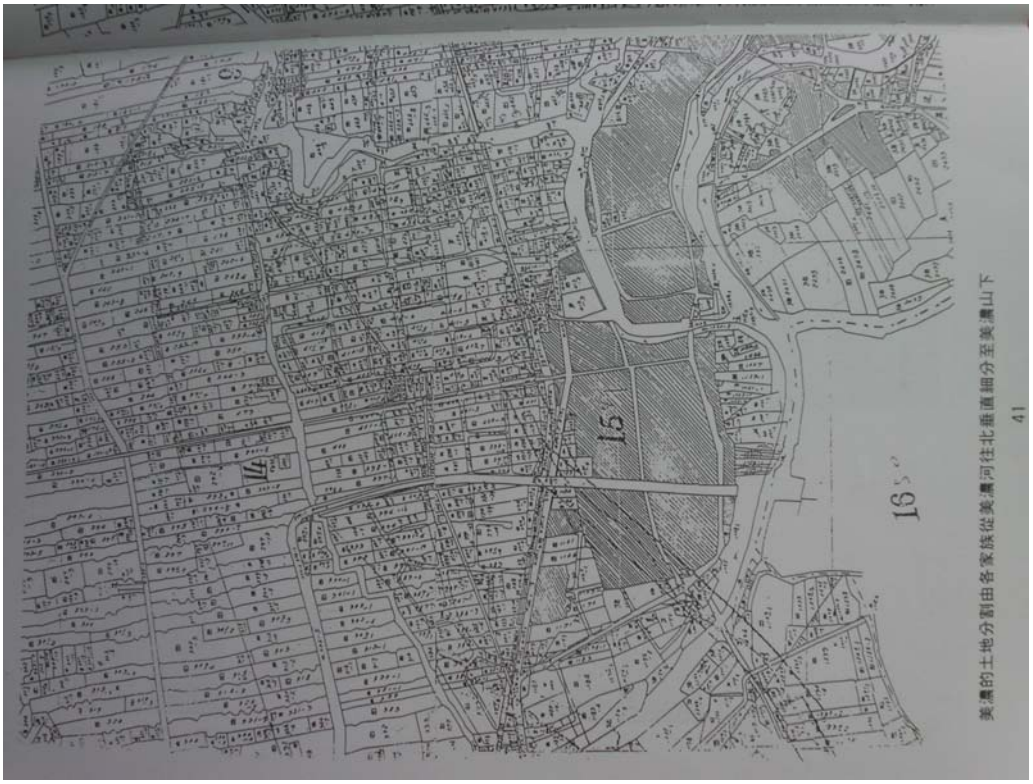
漢人移入美濃始於雍正十三年（1735），林豐山、林桂山兄弟以「安置臨危之武洛庄居民，供其墾殖以酬軍功」爲由，向鳳山縣令錢洙申請開發瀰濃這片荒野之時，到底這片土地爲何人所有？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根據《六堆客家鄉土誌》的說法，當時此地被清政府列爲禁地是因爲這裡有作爲鄭成功密藏錢糧的「明月樓」及作爲練武場和戰略研究中心的「清風院」，也有鄭母國太一品翁夫人及鄭芝龍的紀念碑。鄉土誌還說鄭成功在平台之後的清明節前夕，帶領何斌、馬信、楊祥、蕭拱宸等文武官員，帶兵備糧深入此地的羌子寮、水底坪等地，營建這些建築。（鍾壬壽，1973：74-75）事實上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到他去世，還不到半年的時間，軍務繁忙，籌得出時間深入當時的蠻荒之地嗎？何況這些地方在今天全無蛛絲馬跡可尋，因此上述說法令人存疑。有人認爲此地爲內優社所有，而內優社是屬於歸化生番。但有些學者認爲說難以成立，只能說美濃地區是內優社活動的地區之一，且此地爲生熟番混居之地。(徐正光等，1996：130-136)林豐山兄弟向清政府申請開發瀰濃，經清廷特准「賜義民享食耕地」，應該是獲得清政府的墾照，惜一直未能得到確切憑證。依據清朝的租稅制度，林氏兄弟應可列爲業主而成爲大租戶，跟隨他們到瀰濃入墾的十六姓人家應爲小租戶。

從乾隆元年（1736）到道光十五年（1835）整整一百年期間，林家四代擔任右堆總理兼瀰濃庄管事，分別爲林豐山、林長熾、林向選及林日錢。他們在瀰濃中庄建「濟南堂」作爲公館，供奉聖旨樹立義旗。在此收取各小租戶交來的租谷，匯爲大租上繳官府。（鍾壬壽，1973：185）當時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以美濃溪岸爲基準，依各家夥房位置往北劃出長條狀的土地，至月光山下。每一單位稱爲「一過」，從各家自宅後院直通山下約一公里之遙，因而每家墾戶出門耕作可不越過他人土地，往來耕作較爲方便。（圖 3-1）

美濃溪與月光山之間築有中圳以供灌溉，發展成年可耕作兩季的「雙冬水田」。北側臨山坡之處因地勢較高爲缺水的旱田，在夏秋之際常有暴雨，山坡之下易受沖刷成災。清咸豐年間，沿山坡線築有高一丈、基寬兩丈的土堤，保護已墾之地不受山洪沖刷，稱爲「咸豐堤」，居民訛稱「蝦公堤」。雨水積貯於山和堤之間形成山塘，爲水牛浸泡休息之所。（李允斐，1989：29）竹頭角方面，劉玉衡率墾民於乾隆三年墾殖此地，土地分配方式因地形不很平整，分配的單位呈塊狀分布。咸豐九年黃清泰長子奎光接任瀰濃庄管事成爲瀰濃庄地方領袖，將竹頭角地區的租稅繳納與瀰濃庄結合。

龍肚方面在乾隆二年（1737）由涂百清領導墾民開庄後，開墾成果逐漸展現，尤其在大份田開發之後更具規模。乾隆五年（1740）台南府城的鄭克捷以不在地地主身分，向官府申請清丈龍肚墾地，入籍陞科。官府准其請，鄭克捷遂成爲龍肚庄的大租戶。事實上庄民墾田之際，鄭克捷完全未曾費一

圖 3-1 美濃鎮地籍圖



資料來源：徐正光等，《美濃鎮誌》頁 41

說　　明：圖中可看出土地狹長分配的痕跡（右側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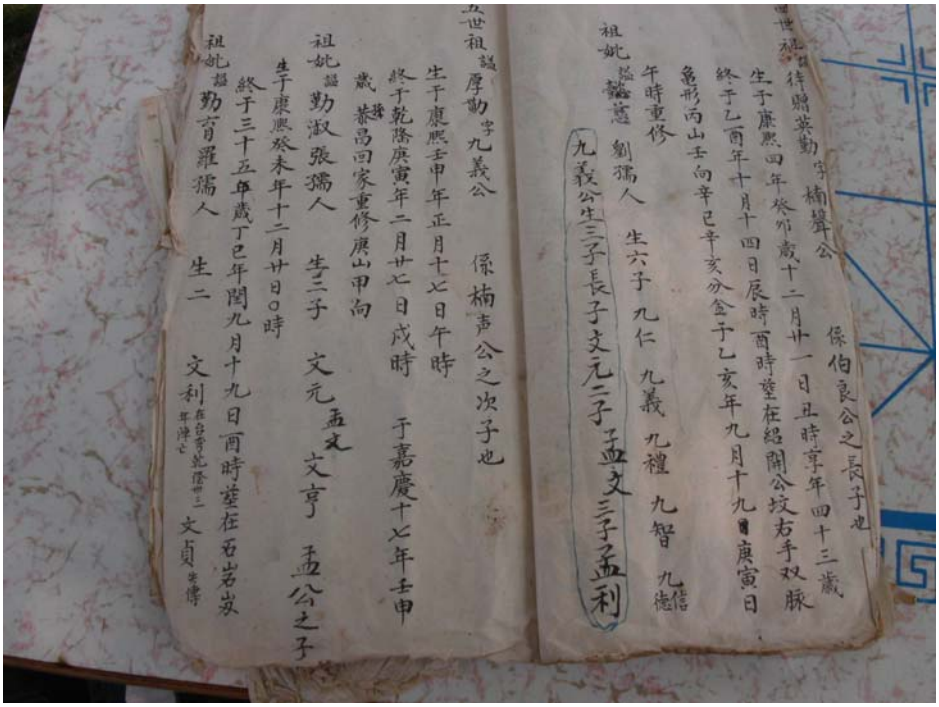
金或助一工。（洪馨蘭等，1999：54）但龍肚庄民頗爲憨直，認爲有田則應有租，而鄭克捷領有官府告諭，庄民不敢與他計較，於是承認鄭克捷爲龍肚庄的大租戶。不過鄭克捷自己明白對龍肚庄的開墾並無貢獻，也不敢獨吞所有租穀，龍肚庄的一切公家開銷如義塚、人事、防衛所需費用，皆由其所收租穀內支付（原來庄內請壯丁、更夫、管事之費用是依據庄民之田甲數均攤）。經查鄭克捷從龍肚庄所收的租穀總額年達千餘石，上交給官府僅百餘石。於是居民提出陳情於有司，當局准民所請，發出告諭：鄭克捷必須將其餘所得抽出一百二十石，分六十石與管事，謂之辛勞穀，另六十石分給壯丁，爲之隘口穀，永爲定例。然當時更夫方面未有定例，常廢而不用，鄭克捷恐其所收租穀被盜，又自行再抽出五十石分配給更夫，稱之爲更穀。（徐正光等，1996：1215）

龍肚之田地分成小份田及大份田兩部分，小份田位於庄北側，地勢高亢無水灌漑，水稻僅能在雨季時一穫。大份田水源充足土地肥腴年可二穫，是龍肚庄的主要生產中心，也曾經被視爲六堆地區的最佳穀倉所在，昔時六堆人士評論土地肥瘠，農產豐欠的情況時有此一說：「頭龍肚、次湖肚、再來官倉肚」，湖肚是在內埔，官倉肚則在萬巒。

中壇及南隆地區的墾拓是三大區域中最後才完成的。此區域較早開庄的是由李九禮於乾隆十三年（1748）率眾墾拓的中壇庄，後來又往上竹圍方面發展，家族後裔仍居中壇庄頭及上竹圍等地。（圖 3-2）他曾長期擔任中壇庄管事，擁有監生的頭銜。其名諱數見於各類文獻史料之中，如乾隆二十四年

（1759）所立今存於里港雙慈宮的＜義渡碑記＞有監生李九禮字樣（此處禮被刻成簡體字）。龍肚水圳完成後，爲了向鹽樹腳庄（今高樹鄉境）爭取更多水分，擬以中壇庄田甲夾入龍肚庄田甲內。但中壇庄李加禮（即李九禮）當時經營糖廍數所，自謂田不如園，因爲種甘蔗之園不需太多灌漑用水，他怕墾民有水灌漑後改種水稻，導致甘蔗原料缺乏，影響製糖，因而不願將中壇園埔之田甲加入龍肚庄之田甲內。（徐正光等，1996：1212）乾隆三十二年（1767）發生中壇上庄滅門血案，閩浙總督蘇昌因此案上奏朝廷之奏文中提到中壇庄管事爲李九禮。（梁志輝等，1998：304-308）

圖 3-2 李九禮家族族譜



資料來源：李欽文先生提供

在收集論文相關資料過程中找到了有關此一地區的早期土地歸屬資料，係根據原件謄寫的＜乾隆四十年搭樓社大邦雅之招耕字＞等三份契約，截至目前爲止這是我所找到有關美濃地區最早的土地歸屬相關文件。（劉澤民等，2001：191-193）原文如下：

立招耕字人搭樓社業主大邦雅承父先年到台分墾得溪埔園壹處，坐落鳳邑中壇庄土名肚猴溪埔。東至蛇山腳為界、西至金瓜寮路為界、南至清水港溪為界、北至中壇小溪為界，四至批明。今因守隘乏力耕種，將埔園托中引就，招得黃仕珍、黃起鳳言前來出本招佃耕墾。當日三面言議：愿收犁頭工銀四百大員，折重三百二十兩足銀，契二比交訖。其埔園踏界，交銀主前去報佃開墾，吉庄永為己業，掌管收租不敢異言。限約三年無租，以後成業者，每年該納埔底租谷三十石，又納通事社課租粟十石，道栳不得短欠。其埔園係乃是父自墾之業，與房親土目人等無干，亦無不明，倘有不明茲事，雅自抵當；倘有生番下山作歹，與業主無干；倘被大水沖崩物業，係業佃二比消磨，後日復浮復納不得異言短欠。此係二比甘愿，口恐

無憑，立招耕字一紙付執為炤。

為中人　劉子僯　押

在場人　通事　印

乾隆四十年二月　日立招耕人　大邦雅 印

代筆人　男文明印

由此份文件可知，現今南隆地區北側有一大片土地，其範圍包括今日祿興、中壇、德興、清水等里的大部分，原爲搭樓社番人大邦雅家族的產業。在乾隆四十年（1775）大邦雅將大租權以三百二十兩銀子的代價轉讓給黃仕珍及黃起鳳。黃仕珍等取得大租權之後，以荖濃溪大水沖崩此地爲由，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向鳳山縣申請減免租稅，取得堂諭＜乾隆五十四年鳳山縣正堂張 爲給批示＞一紙。原批文如下：

堂諭給准批列契後於右

鳳邑主 張，為給批事：照得本年二月初一日，准業主黃世珍、起鳳所請，乾隆四十年二月間承賣搭樓社屯番大邦雅青埔園一處，土名中壇肚猴溪埔俱各界址，登載契內明白。今據自立墾成大小租業一處，但此業乃水崩之處，不堪為科。該契簽秉請明判斷，飭差查復實，乃水崩之處，不堪為科帶餉。蒙本府諭飭，批准業戶黃仕珍、起鳳等永遠執照納供課札，詳仰憲頻案。不得書委生端、差役生端受侑，各凜遵毋違。將示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　日給

根據前一份文獻＜乾隆四十年大邦雅立招耕字＞一文所述，這塊土地是大邦雅之父自墾之業。到底大邦雅家族是如何取得肚猴溪埔這塊地？這是值得探究的課題。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山豬毛社（今山地門）傀儡番殺漢民二十二人。明年春二月總督高其倬檄臺灣道孫國璽、臺鎮王郡調游擊靳光瀚、同知劉裕帶兵攻山豬毛社，調諸羅知縣劉良璧堵後山，撥內優社（今高雄縣美濃鎮）出八斗里難截殺之。又北路參將何勉入南仔仙山，會同抵邦尉山下相機擒剿，平山豬毛。（盛清沂等，1988：737）此時美濃地區受到甚大威脅，清廷派隘丁防守，給予隘地，大邦雅之父親是否爲隘首而取得肚猴溪埔的廣大產業，這點值得更進一步探討。黃仕珍、黃起鳳於乾隆四十年取得肚猴溪埔的大租權二十二年之後，又將大租權轉手給郡城陳瑞記，有＜嘉慶二年黃仕珍仝立盡責杜絕契＞一紙爲證。原文如下：

仝立盡責杜絕契人，薰風館業主黃仕珍、黃起鳳等，昔年合墾大小租業一處，址在鳳屬港西里中壇庄南畔，土名肚猴溪埔。東至蛇山山腳、西至金瓜寮、南至清水港、北至中壇庄小溪，四至明白。年完埔底租穀三十石，又完通事社課租穀拾石。其甲數尚有荒埔未開，不得經丈。今分圈議將此租業出賣仝分，先問房親人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問郡城內陳瑞記出頭承買，三面言議時價番銀三仟大員，折重銀二仟四百兩正。即日銀契兩相交訖，其租業荒埔即踏明界，交付銀主前去招佃耕種掌管收租抵利，任從開成田園，價值千金不敢阻當，一賣千休，後日子孫不敢生端找贖若事。保此租業係乃己墾之業，與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帳典掛他人財物及不明

各事。如恐不明等情，業主支理，與承買人無干。口說無憑，今立杜賣禁絕契一紙，並繳上手墾契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實領契面番銀參仟大元折重式千四百兩正再炤

為中人 邱有華押

知見人 叔權臨押

嘉慶二年二月　日仝立盡賣杜絕契人　黃仕珍押 起鳳押

代書人 蔡朝榮押

在短短二十三年間，土地價值從三百二十兩銀暴增至二仟四百兩銀，將近八倍之多，利潤頗為驚人。期間黃仕珍等還向鳳山縣正堂提出因大水沖崩不堪為科之議，獲得批准，永遠免納供課。

「肚猴溪埔」以南的廣大原野包括今天的清水、吉和、吉洋、吉東等里全部及龍山、獅山等里部份加上旗山鎮廣福里全部的地區，在早期容易直接受到荖濃溪河水沖擊。由於此區東側獅型頂和大小龜山之間為一大缺口，當年沒有興建堤防，山洪爆發時河水直衝而下，以致這個地區往往形成汪洋一片，因而此一地區到處都是石崗地，早期只有少數較高朗的埔地略有人煙。

日本政府統治台灣之初有日本熊本縣人津田靜一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透過細川侯爵提出申請，以屯田兵方式開墾本地，但因荖濃溪年年洪水氾濫而致失敗。（美濃庄役場，1938：116）明治四十一年（1908）興建竹仔門發電所，日本政府將發電後排出的水用作灌溉用水，設立獅子頭圳，渠道遍佈美濃平野，並在獅型頂和大小龜山之間荖濃溪畔興建龜山堤防，有效防止荖濃溪溪水在這個地區的氾濫。次年三五公司負責人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向台灣總督府提出申請，開墾此廣大平野。在後藤新平的大力支持之下，獲得批准。除了將廣大原野地劃入農場範圍外，還強逼農民將祿興、中壇、德興等里的部分土地賣給農場。原來許可的開墾的原野地為一千四百多甲，最後農場所屬農田面積擴充到二千二百五十餘甲，又申請獅型頂、木瓜坑及旗山鎮嶺口地區的山坡造林地一千七百五十餘甲，使得整個南隆農場擁有土地面積多達四千甲以上。南隆農場成立後，由白石喜代治擔任主事，招募不少墾民，特別是來自苗栗、新竹一帶的客家人來此佃耕農地，形成大小聚落二十五個，其中有十五個聚落以「寮」命名，緣於白石主事招募墾民之前，在農場各處搭了草寮提供墾民遮風避雨之故。（張二文，2002b：207）

第二節 移民拓墾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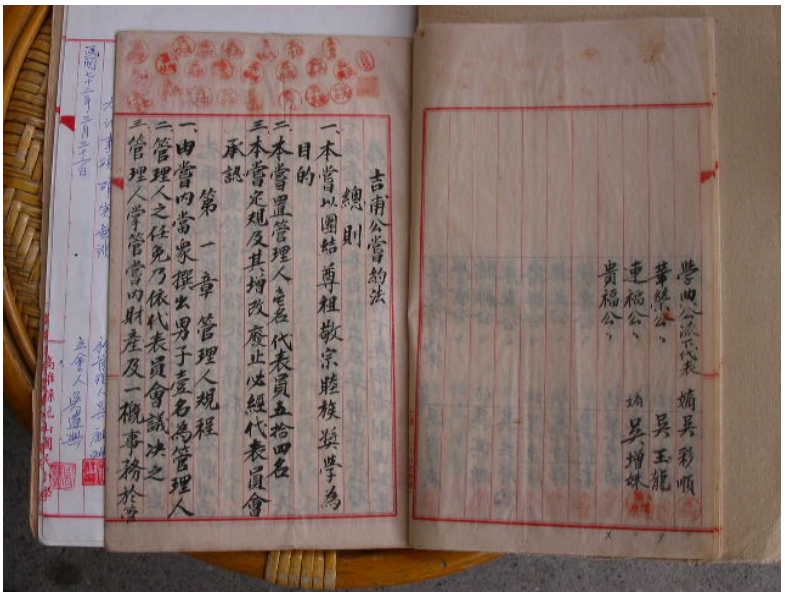
美濃地區土地的拓墾與嘗會組織關係相當密切，客家研究學者指出，要探討客家移民墾拓必須了解客家人的宗族結構，濃厚的宗族向心力凝聚了客家人強大的開拓力量，來台的客家人為了結合更多有血緣或地緣關係的人力，匯集更多的資源，往往上溯數代以前的祖先以組織嘗會，使零散的移民能在共同的祭祀中達成合力墾拓的目的。（吳美雲，1989：52）美濃地區的嘗會很多，規模較大的嘗會往往由各堆成員聯合組成。

嘗會組織是一種合股事業，它和一般公司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於其股東都是同姓的家族或宗族成員。當初開發土地時，爲求得較爲充裕的資金和人力，往往以宗族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諸如歷史名人或開基祖先的名義，廣邀宗親組織嘗會，籌集資金購買土地從事墾拓。

鍾正宏所做的田調顯示，大崎下一帶田地總面積爲五十一甲，而嘗田有十四甲，佔比例爲 27%。客家聚落的嘗會數量相當龐大，日人沛齒松評估算，清末六堆內埔地區的嘗會數多達 800 個左右。（羅娟芝，2003：101）也有研究者認爲，以人口數量及土地面積來計算，美濃是全國保有嘗會最高的鄉鎮。（邱國源，2002：221-236）政府在民國七十年四月頒訂「祭祀公業清理要點」，要求嘗會管理人向主管機關（鄉鎮公所）辦理登錄，但所有辦理登錄的嘗會，將近百分之八十都陷入訴訟官司，致使多數嘗會管理人不敢申辦登錄，導致嘗會組織無法正常運作，也連帶阻礙了地方的健全發展。

目前查詢到的美濃地區祭祀公業包括下列各姓氏嘗會：林阿成嘗、陳藏收嘗、吳官智嘗、林帶淑嘗、李純篤嘗、溫龍英嘗、林阿傳嘗、邱夢龍二世嘗、蕭振先嘗、張灝侯嘗、林阿春嘗、李火德嘗、林長萬嘗、何家嘗、劉觀燕嘗、李梓仁嘗、鍾六嘗、涂德起嘗、林坤淑嘗、蕭俊輝嘗、劉奇木嘗、黃振三嘗、楊恭成嘗、劉華生嘗、劉添洪嘗、劉開七嘗、古成之嘗、吳潘德嘗、黃二世嘗、蕭何公嘗、傅双七嘗、鍾國揚嘗、宋家嘗、鍾起黎嘗、邱休嘗、鍾朝禮嘗等。[1] 還有不少嘗會如鍾南山嘗、黃五六嘗、林瑞源嘗、宋乃揚嘗、吳吉甫嘗、馬氏嘗、宋賢英嘗、林昌壽嘗、古新安嘗等並未登錄。（圖 3-3）

圖 3-3 吳吉甫公嘗規約



資料來源：吳廣德先生（吉甫公嘗管理人）提供

1 以上爲《月光山雜誌》262 期四版刊登之美濃嘗會名錄，《台灣文獻》13（1）頁 107-108 另有美濃鎮公所查報的劉達峰嘗、林尾嘗、鍾河公嘗、曾尾嘗、王家嘗、傅家嘗、邱希旭嘗、古務本嘗、古萃生嘗、吳霜其嘗。

美濃地區嘗會可分成「唐山祖嘗」和「開台祖嘗」兩大類。「唐山祖嘗」有如合股事業，通常以同姓知名遠祖的名諱命名，部分此類嘗會在來台之前就在大陸原鄉募集資金，只要同姓宗親均可參加認股，資金籌足後由管理人帶到台灣，尋找可耕之地或直接購買已墾熟地，由認股人派下子孫分而耕之。嘗會管理人負責收取租金，定期召開聚會，通常以冬至或春分日、清明日爲期，因此此類嘗會又被稱爲冬至會或春分會、清明會。聚會時必須舉行祭祖儀式並宴請派下子孫，管理人員要公開收支項目，派下成員可獲得分紅，不過大半盈餘用來添購土地，嘗會原有田地不得出售，也不得租與他姓人家。因此嘗會之土地會逐漸增加，如邱夢龍二世嘗。有些唐山祖嘗會是在台灣組成，同樣選定知名遠祖作爲嘗會名稱，一切運作也如同前述方式，美濃地區的劉開七嘗、李火德公嘗、林評事公嘗、蕭何公嘗、傅双七公嘗等均屬此類，唐山祖嘗在美濃通常被稱爲「大嘗」。「開台祖嘗」則是各家族來台發跡後才成立的本族嘗會，通常由開台祖或其後代在土地分割給子孫時，特別指定一片土地作爲祭祖和掃墓基金來源，此種嘗會沒有股份，後代子孫以此土地生產所得用以祭祖宴會或提供優秀子弟獎助學金，此種嘗會在美濃又被稱爲「私嘗」或「小嘗」，如林瑞源嘗、林長萬嘗等都屬此類嘗會。以下介紹一些嘗會，以觀其與墾殖的關係。

（一）林評事公嘗

該嘗爲唐山祖嘗，創立於乾隆年間，用以紀念宋理宗時擔任大理寺評事官，後來開基廣東大埔的祖先。美濃開庄之初來此墾拓的林氏族人甚多，爲追思祭祀並加強族內團結，由西河系統的林山秀、林瑞源、林昌壽和濟南系統的林長佾等四人聯合發起。籌集九十九股，每股出穀一石，將所收之穀公糶。所得之利每年積入，再以所生利息購買土地。決議每年冬至日成員聚會於嘗會主事之家，以敘宗族之誼、叔姪之親。是日主事者家中供奉評事公牌位，宗親共同祭祀追思祖德，同時將嘗會收支總決算，若有餘息則作爲積蓄添購土地。

由於日久人丁增多，以致人多口雜，導致該嘗於咸豐二年將所有會分分成二大股，一股五十份，另一股四十九份。昭和年間分別由林阿禮及林春雨負責管理。日本人統治台灣之際，設法分化本島居民，對嘗會組織採取各種壓制措施。總督府在大正十一年（1922）下令禁止新設祭祀公業，並鼓勵原有嘗會解散。昭和十七年（1942）冬至日，林春雨負責的部分決議解散，於次年年初在美濃庄教化會館，將份內土地全數公開標售出去。扣除必要費用之後所餘款項分成四十九份，每份可得四百七十圓，由派下會員分別領取完訖，評事公嘗西河戶的部分解散，存下之些許金額，以此些許資金所生利息作爲每年冬至日買辦金香紙燭祭拜評事公牌位，不再有登席聯誼活動。2

（二）蕭何公嘗

蕭何公嘗也是唐山祖嘗，算簿由現任管理人蕭蒼松保存。該嘗會約創立於嘉慶年間，嘗會共有會份五十六份，成員分布於右堆的龍肚、前堆的麟洛

2 以上爲林瀛芳老師所提供資料，他編有＜西河林評事公派下族譜＞。

及左堆六根庄等地，涵蓋了六堆極北和極南的範圍。在算簿中分別稱龍肚爲上節、麟洛爲中節、六根爲下節。嘗會所擁有的田地分別坐落在上節的龍肚大份田、小份田、橫岡下田、新威庄田，將近五甲地；中節麟洛庄嘗田三甲多；下節佳冬的茄苳腳、昌隆庄嘗田約五分多，嘗會擁有田地總數將近九甲。在五十六股會份中，龍肚方面 26 份、麟洛方面 19 份、佳冬六根 11 份，分成五組，各組依序輪流祭祖及算會，週而復始，自清代經日本時代到戰後初期，都未曾改變。

該嘗會在同治六年（1867）所立之規約，按照路程遠近，參與祭典的有股權的派下人員可獲得路費津貼，分別給予貳元或肆元不等，路程過遠者，如從下節到上節，還可獲得壹元伙食補貼。到場祭祀人員也可分得胙肉，六十歲以下每人二斤，滿六十歲以上者每多十歲加倍給予。明治四十年（1907）春分日變更規定年滿六十歲到場拈香者，發給轎費貳元至肆元不等，並致贈壽儀金壹元，未滿六十歲者發路費貳皮到肆皮 (客語皮爲角)。3

早期算會祭祖必須按照傳統規範設立祭壇，成立祭廠。分別在廠門、廠中、蕭何公祖牌前用紅紙書寫廠門聯、廠中聯、祖前聯，貼在兩側。在祖壇上分別佈置祖牌、祖像、八仙畫景二幅、大錫爐、小錫爐，供桌鋪上畢吱桌圍，擺置千年燭臺、鶴壺，祭廠中還擺設彩旗、傘燈等相應祭祀用品。近年來由於工商業發達，未若農業時代悠閒，傳統祭祖方式有所簡化，不再設立祭廠，直接借用輪值福首祖堂佈置成祭壇，辦理祭祖算會儀式。民國七十五年之後，蕭何公嘗不再聯合舉行祭典，改由上中下三節各自分別辦理。

美濃地區今年的蕭何公嘗祭祖算會在溪埔寮輪值福首蕭彩祥家中舉辦，春分前一日下午在蕭彩祥祖堂前空地設一臨時祭壇，由嘗會管理人蕭蒼松、會計兼司儀蕭棋彩及宗族內代表人眾一齊面向西北原鄉方位，恭請蕭何公、松源開基祖梅軒公、石扇開基祖萬三郎公等祖靈駕到彩祥祖堂所設之祭壇，接受嘗會成員子孫共同祭拜。春分之日上午十點，依傳統古禮向蕭何公牌位行三獻禮，祭典儀式完成後有意擔任下任輪值福首的會員裔孫在蕭何公祖牌前行禮跌茭，決定下任福首人選。獲選下任福首在會後迎請蕭何公的祖牌至其家中祖堂供奉，祭典過後宴請會眾，席開二十四桌，並未嚴格驗明是否爲嘗會派下會員後裔，只要是蕭氏梓叔宗親均可赴宴。七十歲以上宗親到會者贈壽儀金三百元、八十歲、九十歲者壽儀金倍之，管理人在宴席上明確宣布明年春分嘗會在下任福首家中舉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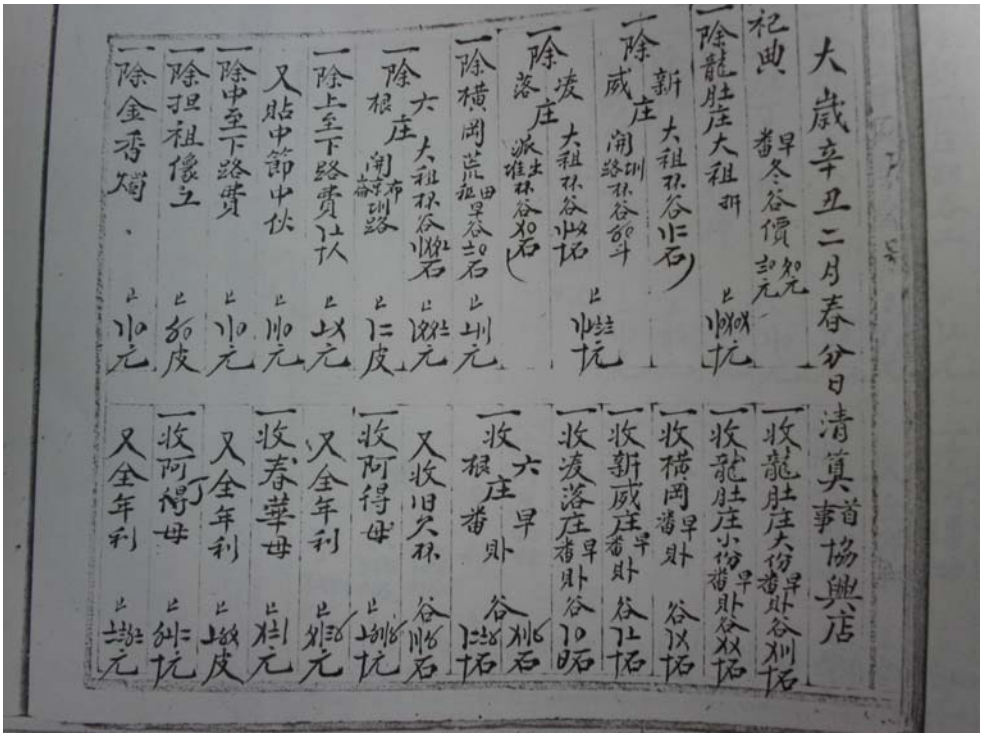
根據蕭何公嘗算簿內之資料可看出該嘗會對族中長老頗爲尊重，且對會員資金之週轉給予相當的融通，從算簿後列的生條（借條）可佐證此嘗會具有互助會的功能。也許因爲族中長老蕭光明領導乙未抗日佳冬步月樓戰役之故，從丙甲（1896）至壬寅（1902）年間紀年均採用天運或大歲某某年字樣，而不採用日本天皇明治年號，從中體現了蕭氏家族的民族意識。（圖 3-4）

---

3 以上根據「蕭何公嘗」管理人蕭蒼松先生提供的資料。

4 筆者於 2004 年春分日親自參與「蕭何公嘗」算會觀察所得之情況。

圖 3-4　日治初期《蕭何公嘗算簿》內容



資料來源：蕭蒼松先生（蕭何公嘗管理人）提供

說　　明：辛丑爲 1901 年，該算簿仍不願書寫日本年號

（三）邱氏夢龍公二世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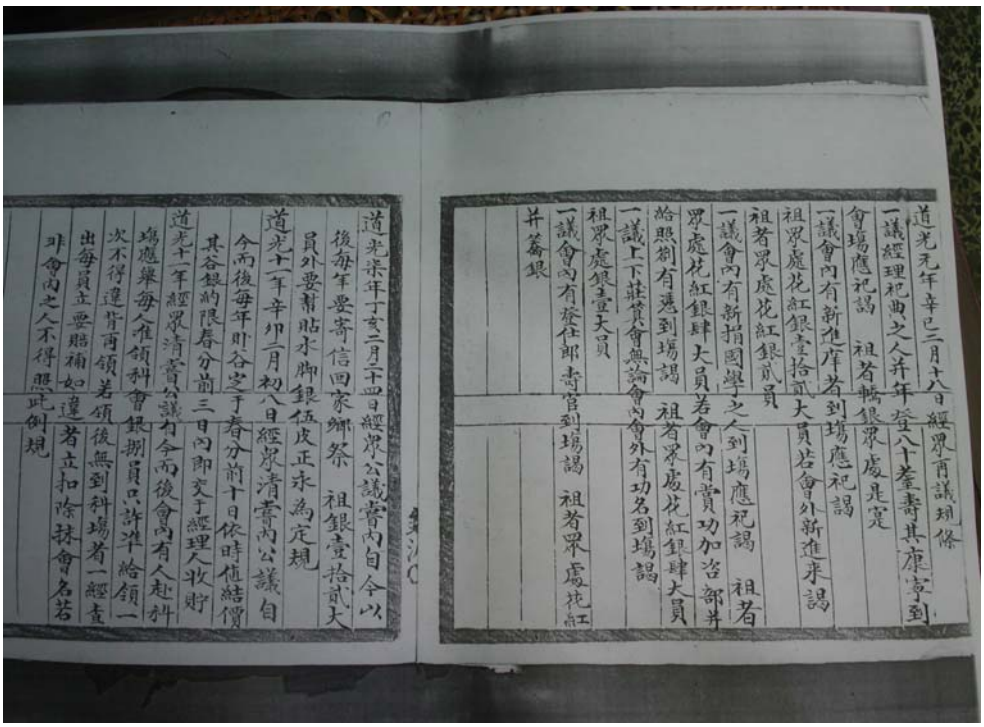
該嘗爲唐山祖嘗係同時紀念廣東開基之一世祖及二世祖父子，於乾隆十一年（1746）由邱永鎬在大陸原鄉號召五十餘人出資組成。資金帶來台灣後先在長治一帶購置了八甲多土地，後來在美濃及中壇地區又陸續購置七甲多土地，總共擁有土地近十六甲多。由於下庄地區較早開發，因此早期該嘗會的主要活動都以長治火燒庄的邱永鎬派下宗祠爲中心。到了日本時代，政府對嘗會等組織採取壓制措施，且立法使嘗會股份可讓渡或杜賣，造成嘗會特性產生變化。上庄美濃與下庄長治邱姓家族因而產生祭祖主辦權糾紛。最後美濃方面庄長邱義生與長治庄長協商，決議上庄與下庄的邱氏嘗會各自獨立運作。（邱國源，2002：232）

美濃方面的算會每年春分之日由輪值年房負責主辦祭祀活動。春分之前一日由族中長老帶領八音樂隊，備辦三牲祭果，至美濃河邊誠懇恭請原鄉列祖列宗入列神牌，登上祖堂。當晚用全豬全羊，先以三獻禮祭拜天公，再祭拜祖先，族中有出新丁者必須向祖神進貢禮品及新丁粄，族人共同虔拜祖先。次日春分日，嘗會管理人召開嘗會會議。各房房長議決嘗田租金及應分配之房份均息、六十歲以上壽儀金、優秀子弟之獎學金等。嘗會相關人員及已出嫁之姑姊人等均返家祭祖及參與登席，共敘天倫，促進家族成員情誼。民國七十三年邱國源擔任嘗會管理人，將美濃鎮農會使用了近五十年的嘗會土地做了法律解決，取得巨額的土地價款，用以興建邱氏宗祠－營丘書苑，落成之日邀請全台各地宗親參與祭祖盛會，盛況空前。（邱國源，2002：233）惜派下

子孫意見不一，現今邱氏宗祠無法正常運作。

從邱氏夢龍公二世嘗算簿，可看出該嘗會相當鼓勵族人求學上進。如原議規定起會本身之人有新進文武庠者到會場，每位賞花紅銀四元，子孫以下每名賞花紅領銀貳元，有捐國學者每名賞花紅銀貳員，子孫一體。若會內有廩貢及例功，如係本身起會之人處花紅四員，子孫以下皆然。又道光元年眾議，再議規條：會內有新進庠者到場應祀謁祖，處花紅銀壹拾貳大員；若會外新來謁祖者，眾處花紅銀貳員；會內有新捐國學之人到場應祀謁祖者眾處花紅銀肆大員，若會內有賞功加咨並給劄照有憑，到場謁祖者眾處花紅銀肆大員；上下庄無論會內會外有功名到場者謁祖眾處銀壹大員。道光十一年經眾清嘗公議，今後會內有人赴科場應舉每人准領科會銀捌員。同時此嘗會也很重視原鄉祭祖活動，如道光柒年經眾公議，嘗內自今以後每年要寄信回大陸原鄉祭祖銀壹拾貳大員，外要幫貼水腳銀五皮正，永為定規。（圖 3-5）

圖 3-5 邱孟龍公嘗規約



資料來源：邱廷光老先生提供

（四）林氏瑞源公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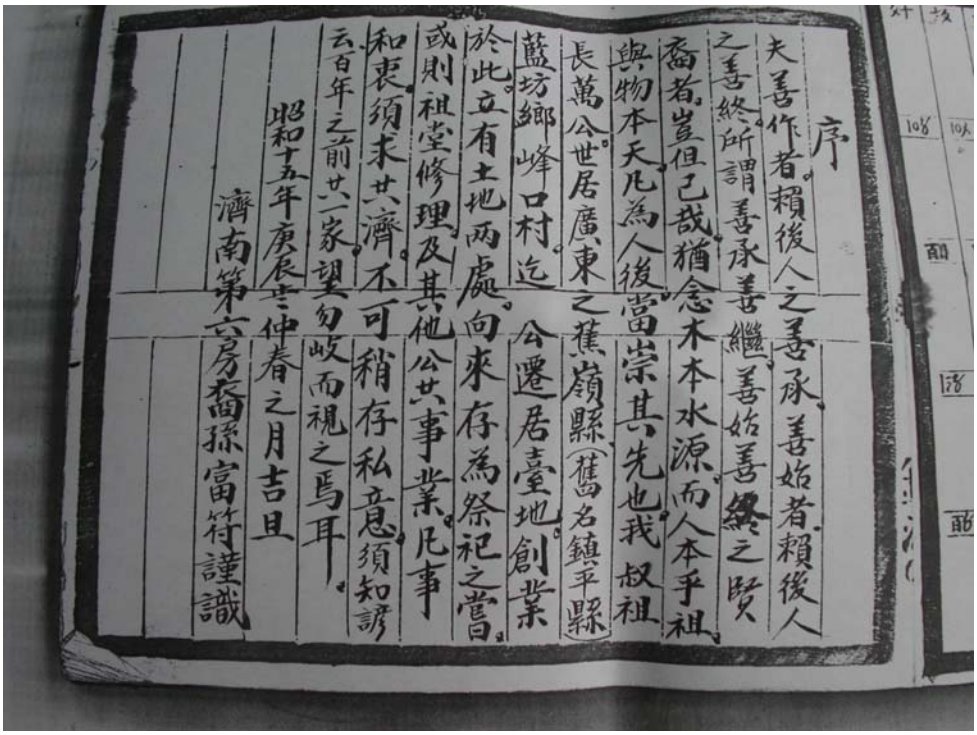
該嘗會屬於來台祖嘗，咸豐末年林偉麟百年之後，子孫念及偉麟之父林瑞源渡台開基，創業奮鬥起家有成，不幸攜子返鄉祭祖讀書，回臺途中遭遇船難，命喪澎湖。偉麟克紹箕裘，大展家業，開染布坊，積有土地百餘甲。子孫分產之際，特分出七甲多的土地用以紀念來台祖瑞源公，而命名為瑞源公嘗，定每年春分為祭祖之日。祭祖前一日由值年輪房準備祭祀事宜，殺全豬全羊雞鴨魚等五牲，並備鮮花素果金香紙燭等物，備辦齊全。通知族中壯丁借搬聚餐需用之桌凳，佈置酬神祭壇，族人中有添新丁者自行準備新丁粄。祭祖之日先以三獻禮祭天公，再分別前往祭祀來台祖瑞源公及祖婆鍾孺人之

墳墓。墓祭完成後族眾返回祖堂禾埕進行祠祭，祭祀林氏歷代高曾祖先牌位，禮成之後由祖嘗管理人報告嘗會收支結算。六十歲以上者發放壽儀金、學業有成者發給獎學金。所有祭祀族宴事務全由族中婦女包辦，晚宴頗為隆重，家族中出嫁之女性成員都攜帶子女返家祭祖團聚，共享天倫。（邱國源，2002：233）

（五）林氏長萬公嘗

該嘗為來台祖嘗，濟南堂系統之林長萬於渡台開墾有成之後，即選定兩處土地作為家族祭祀之嘗。（圖 3-6）林長萬遷台至今已歷經九代，超過兩百年以上。族人在中正湖畔聚居，形成埤頭下庄。祖堂翻修之後相當完備，前有月池後有化胎，並建有門樓一座，是相當具有傳統風格的客家祖堂之夥房格局。在嘗會運作方面，定每年春分為祭祖算會之日。輪值負責人必須向眾人公佈相關收支項目，若有相關意見也經由公議列入嘗會算簿。本嘗會對族中長老列有尊老規條，如昭和十五年有批約批明年滿七十歲者賞壽儀金貳圓、八十歲肆圓、九十歲六圓、百歲者貳拾圓。民國五十二年議決上壽六十歲以上者，不分男女，由主事者親自邀請登席，發賞壽儀金兩斤上等豬肉折算市價金額。為鼓勵族中子弟努力向學，民國五十二年議決長萬公子孫考上大專以上學校者，每年註冊時發給獎學金壹仟元。後因嘗田收入有限，民國五十四年修訂為大專獎學金第一年壹仟圓，此後每年減為五百元至畢業時為止。5

圖 3-6 林長萬公嘗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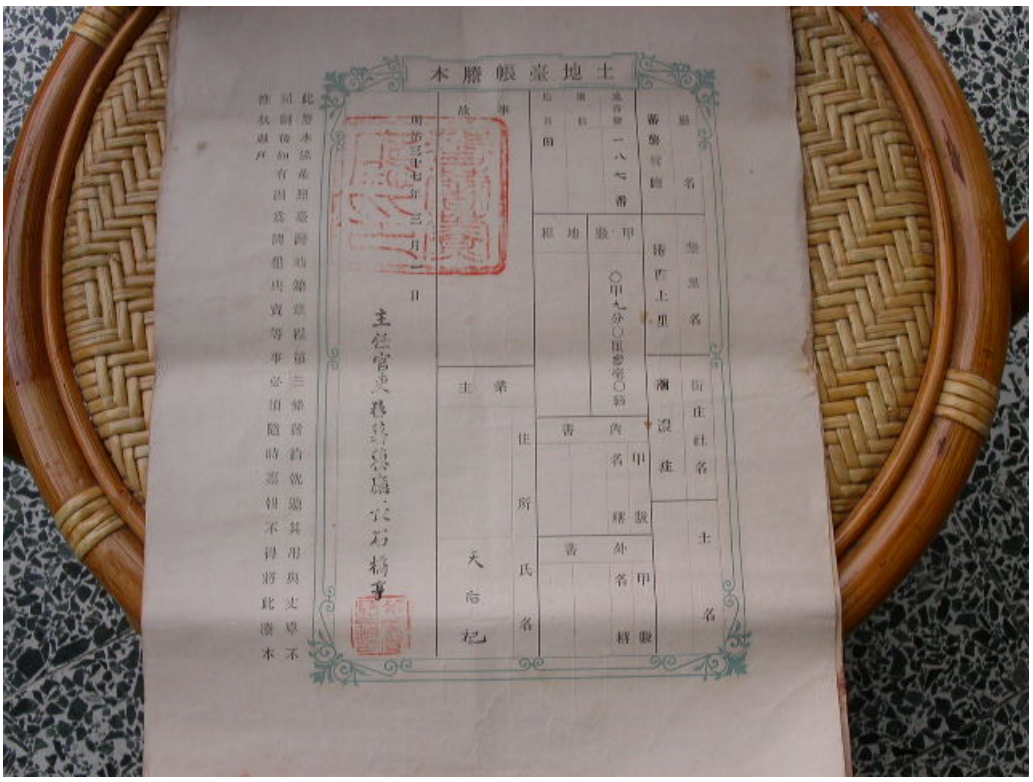

序
夫善作者賴後人之善承善始者賴後人
之善終所謂善承善繼善始善終之賢
裔者豈但已哉猶念木本水源而人本乎祖
與物本天凡為人後當崇其先也我叔祖
長萬公世居廣東之蕉嶺縣（舊名鎮平縣
藍坊鄉峰口村迄
公遷居臺地創業
於此立有土地兩處向來存為祭祀之嘗
或則祖堂修理及其他公共事業凡事
和衷須求共濟不可稍存私意須知諺
云百年之前共一家望勿岐而視之焉耳
昭和十五年庚辰仲春之月吉旦
濟南第六房裔孫富符謹識

資料來源：公嘗管理人林榮方先生提供

5 埤頭下林氏家族資料由「林長萬公嘗」管理人林榮方先生提供。

除了各姓氏嘗會之外，祭祀公業還包括不同性質的祀典，諸如科舉會、媽祖會、伯公會、關聖會、五顯會、清明會、老人會、筏渡會、橋會、聖蹟會等等。（圖 3-7）這些祭典有些是爲獎勵學子讀書上進如科舉會，有些是宗教祭祀如媽祖會、伯公會、關聖會等，有些是地方公益如筏渡會、橋會、聖蹟會，有些是急難救助如老人會。這些祭典者不限定姓氏，地方熱心人士均可參加。各嘗會或祭祀公業的會份在分家時也被列爲財產作爲繼承項目。

圖 3-7 日本時代天后祀〈媽祖會〉土地所有權狀



資料來源：林瀛芳先生提供

美濃的筏渡會創立於開庄之初，林偉麟曾捐出田產，生息提供筏渡所需資金，便利行人於夏秋水漲之時可乘筏安全渡過美濃溪，來往瀰濃與柚子林或者上下庄之間，但在光緒十四年劉銘傳全面清丈田畝時，盡廢大租權，造成筏渡無資。次年上庄富豪林偉麟之子林紹猷再捐出田地八分八厘，提供給柚子林伯公祀，由該祀典經管，出息所得作爲渡筏設施資金。（徐正光等，1996：1268）大正九年（1920）伯公祀成員決議將筏渡設施交由庄役場經管，昭和四年完成土地移轉登記，該筆土地正式成爲美濃庄公產。在永安路十九巷美濃開庄第一街西段的南柵門遺址留有施渡碑，碑文如下：

立施渡碑記人林紹猷，嘗思輿梁之設，原以利濟行人。想我瀰濃南柵橋樑實為要區，凡遇夏秋往來行人難以飛渡。在昔前輩鳩資置產，曾買有大租穀碩以為歷年撐渡工資，豈意前清國時光緒十四年間清丈田甲，將大租穀碩盡廢，所以筏渡無資也。時有伯璋林先生前來勸處捐金，再行施渡。而猷鼎立其間，將自己置買之田施為渡田。歷年計有租穀貳拾陸碩，以為歷年渡資。即交柚子林伯公祀典內人林洪寶經理，惟願我同人相承勿替以垂久遠也夫！

大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立施渡碑人　林紹猷　以上

各類祭祀公業在日本時代大正十一（1922）年台灣總督府頒布禁止新設之令之後，逐漸衰微。民國四十（1951）年國民政府公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民國四十三（1954）年再頒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之後，大半被登記爲現耕人私有田產，從此絕大部分的祭祀公業自然消失。祖嘗地依法最多只能保有三甲地，有些管理人利用機會將嘗地登記在自己或子女名下，引起宗族內極大糾紛。在田調時有人反映說，理嘗人員資金運用方便，子女一個個出國留學且家財萬貫，言下頗有不滿之意。先祖們組織嘗會的目的原爲團結宗親共同合作發展，未料卻成爲後世子孫爭議之根訴訟之源，先祖有知當在九泉之下傷心落淚。有些人奪取祖嘗之地後家人突然發生意外，眾人往往就會說這是祖先有靈的報應。在美濃有不少嘗會成員，因嘗田問題而打官司的實例，不禁令人慨歎人心不古於今爲烈了。

第三節 水利設施的發展

漢人土地的墾殖，以種植水稻爲目標。因此水利灌溉在墾殖過程中，至爲重要。地方上「開埤作圳人人有份」的諺語說明公眾參與水利興築的程度。早期的水利工程設施有龍庄水圳、中圳埤、九芎林圳、柚子林圳、雙溪圳等，到了日本時代，又有獅子頭圳、龜山圳等建設。此外還有重要的防洪工程如龜山堤防、土庫堤防，構成了大美濃地區防洪灌溉的完善網絡，對美濃產業發展，奠定重要的基礎。以下就重要水圳加以介紹，以明詳情。

一、龍庄水圳

龍庄水圳爲龍肚地區最主要的灌溉渠道，在龍肚開庄後的第二年即建設完成，是整個美濃地區最早興建的水利工程建設。龍肚庄水圳能夠完成，鍾丁伯是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因他提供了所需資金，再由開庄領導人涂伯清領導眾人合力開鑿而成。此水圳的水源來自荖濃溪，從竹子門東側的獅形頂背後的獅子耳開鑿入水口，引水進入竹門坑，再沿竹子門山腳向北經牛欄窩、廣化堂、上坑子一直到柳樹塘，總長三千五百公尺。整個龍肚地區的大份田、小份田都在其灌溉範圍之內。今日高雄農田水利會所屬的擴灌幹線龍肚分線就是沿此圳路修築而成。（徐正光等，1996：738）

龍肚庄水圳完成後，在旱季時往往爲了攔截荖濃溪溪水，與高樹的鹽樹腳庄、里港的篤加庄、三張部庄居民爲了爭水，發生嚴重糾紛，始則廝罵，繼則鬥毆。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甚至鬧出人命事件，各方互有傷亡，最後告到鳳山縣衙。縣官難以處理，還告到台灣府。當時鳳山知縣爲王瑛曾，台灣知府爲余文儀。府憲敕令縣官親往查勘決辦。當時龍肚庄水圳的負責人鍾丁伯本擬整裝返大陸原鄉，將水圳的經營管理工作交給涂伯清，但因官司纏訟，使返鄉計劃受阻，家產也散盡，導致返鄉計劃告吹。此一事件中鹽樹腳有庄民被龍肚壯丁群毆致死，縣官到此勘查時要求龍肚庄交出打死人的凶犯。在當時群毆狀態之下，誰是主嫌難以察明，縣官限令交出正凶，否則官

司難了。庄民蕭阿王極其勇敢地出面頂罪，龍肚庄民對蕭阿王的犧牲精神至為感佩，在他前往縣城受刑之日，全體庄民不分男女老幼，在龍肚庄路旁自動排成隊伍送別，大家做了最好吃的點心，包了蕭阿王平常喜歡吃的檳榔，依依不捨地為他送別，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氣概。（洪馨蘭等，1999：62）另有一說是蕭阿王不滿縣令裁決不公，拿起大刀砍向縣令座轎，迫使縣令作出較公正的裁決。（曾彩金等，2001（5）: 278）

由於蕭阿王的犧牲，為龍肚庄解決了因爭水衝突而引發的爭水事件，龍肚人把他當昨神明奉祀膜拜，把他與出錢的鍾丁伯、出力的涂百清並列「水利三恩公」，在竹仔門水口附近建立一座水德宮，把他們三人作為奉祀主神。神殿兩側對聯為：**忠心為鄉爭水分　勇敢救民定陸稻**，宮內的棟對為：**水關口水仙王水利三公龜象山間留古蹟　德參天德配地德施萬姓虎獅崗下築新宮**。而在龍肚西角的主要鄉廟祖師廟中也把水利三恩公作為配祀，功德牌對聯為：**捐軀願洗鄉人罪　果敢永供世代香**。生動地描繪出龍肚庄民對這三位為鄉民奉獻犧牲人物的感懷之情。（洪馨蘭等，1999：61-62）

當年鳳山縣令王瑛曾在勘查之後作出裁決，將供水比例依各庄頭所交租穀數量比例分配。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立＜奉憲示給圳界碑＞於里港街上的雙慈宮，原碑嵌於該廟左壁牆側，碑文如下：

> 特調福建省鳳山縣正堂加三級紀錄五次王，為勒石定界以垂永久事。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蒙特調福建台灣府正堂加三級紀錄九十三次余批： 本縣署看得淡莊等處農田禾，均藉六皆河水引灌。其源共出一條，其源分為三支。東一小條係屬三張部庄、又一大條係鹽樹腳等庄、西北邊一大條係屬篤加、龍渡兩庄，此各庄引水之圳頭也。去年十二月內，劉予長等因從前未定分界，稱被鹽樹腳庄民霸絕緣由，上瀆憲案。蒙批：仰縣查照前詳，批示諧戡定界等因。遵即檢查前詳，親詣淡地詳細查勘，量明溪水寬深，查看圳頭大小，當場繪圖貼說。召訊各犯，據篤加庄民劉予長供稱：本庄年供穀一百一十五石八斗四升零，又納餉銀二十二兩四錢。又據龍渡庄民涂百清等供稱：本庄年納供穀一百八十九石五斗五升零。又據鹽樹腳庄民高千盛等供稱：本庄年納穀三百四十八石一升零。三張部完納餉銀四十兩。篤加、龍渡庄民在源頭另鑿新圳各等語。為查該庄田禾既共此條溪水以資灌溉，則溪水自當按照供穀之多寡以定水面之分數。今勘六皆溪面流處所，橫寬六丈。應以一丈為砌石立界之地，其餘五丈作十分均分。內篤加、龍渡兩庄應歸二丈，計四分。鹽樹腳、三張部等各庄應歸三丈，計得六分。至鹽樹腳庄民並無霸絕水源佔住圳頭，龍渡庄民涂百清等拆開圳頭，業已填塞，無庸置議。理合將勘訊分界情由繪圖貼說，呈詳憲臺核示等緣由。蒙批：爭水處所既該縣親勘，酌量公分以資灌溉，兩比俱已允服投具遵依加詳完案繳圖等因，蒙此。合行勒石永禁，為此示仰龍渡、篤加、鹽樹腳、三張部等庄墾管佃戶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務須遵照本縣訊斷、府憲批示，按照砌定四六界限分流灌溉，以張公道、以資利賴。如敢不遵，仍在內山源頭私開圳道，挹彼注茲，分洩圖私者，查出定行按律重處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每年捐穀四石奉祀天后聖母香油之資。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給發阿里港立石

此碑共刻三塊，另二塊分別在埤頭城內及台南城內。碑中龍肚代表人係涂百清，因是時涂百清爲陂長，而訴府縣皆由涂百清出首的關係。龍肚庄水圳主要是提供龍肚庄本身的田地，若有餘水則兼灌河邊寮及橫山庄等處。而在爭水官司時，涂百清爲增加取得水分，向中壇庄管事李加禮（李九禮）商量借用中壇庄田甲數量。但當時李九禮以種植甘蔗爲主要產業，謂田不如園，不需太多灌漑用水，乃堅持不納入。但後來中壇庄民發現園不如田，又見龍肚庄常有餘水，乃向龍肚人商議，請求加入圳路灌漑行列。龍肚方面集議答允若有餘水則准放水給中壇方面，供中壇七十五甲地灌漑，納入陂圳銀百八拾圓。柚子林亦請求龍肚庄供水，每年願供入水銀二十四圓，龍肚許之。遂定中壇、柚子林之額數。（徐正光等，1996：1212）（柚仔林位於水尾，餘水供應機會較少，故其入水銀費較低。）

在龍肚每年領收中壇助陂圳之銀百八十圓後，後來反而與中壇爲了水的問題發生鬥毆事件。最後又訴諸於鳳山縣，縣官勘斷之後，下令中壇人每年要納給龍肚庄水租銀一百二十圓。龍肚人開圳，中壇人架陂（自設引道）。如果中壇人不自行架陂，則照舊年納水租銀一百八十圓。經縣官判定後，從此作爲定例。柚仔林水租銀維持年納二十四圓，直到日本時代頒布水圳管理辦法後才結束此項縣官所定判例。旱季到來時此圳水往往只能供應龍肚大份田所需，小份田不得所望，中壇及柚仔林的田園更不用說了，這也是經常引發各庄頭之間糾紛的主要因素。（徐正光等，1996：1213）

二、中圳埤

中圳埤位於瀰濃庄東北側。美濃溪上游支流之一的羌子寮溪，流到瀰濃庄與竹頭角庄交會之處有一較爲低窪之地，該地俗名大坑，此地乃附近山水匯集之處。乾隆十三年（1748）居民劉能投資百圓在此築提蓄水，以供灌漑附近田園，收取租金。道光八年（1828）天降大雨，造成山洪爆發，羌子寮一帶水量大增，到處滿溢，大坑附近田園被沖毀無數，儼然形成一大湖泊。水退之後地面凹陷，土壤流失，無法種植水稻，只能種植甘薯雜作，相關業主商議，乾脆大家合作集資在下游築堤貯水，作爲灌漑埤塘，依據原有田地多寡分配灌漑權利金。築堤工程完成後，邊坡田腳受水浸蝕，湖面越來越大，終於成爲美濃第一大湖，稱中圳埤。（徐正光等，1996：1240-41）由此開鑿渠道取名中圳，灌漑瀰濃庄至月光山之間一百三十餘甲田地。

如何經營管理中圳埤，成爲瀰濃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美濃地區氣候冬春乾旱，夏秋多雨。每年農曆五月間雨季來臨前，中圳埤洩洪口必須打開，將埤內之水完全排出，避免雨季到來時大水氾濫成災。瀰濃庄管事在打開洩洪口前，要叫人在街上打鑼，昭告庄民注意洩洪，不可在下游活動，避免發生意外。洩洪之後，庄民到河中捕魚，往往大有收獲，稱爲「掘埤頭」。到了九月以後，雨季過去，將洩洪口築堤以供貯水，稱爲「著埤頭」。到了立冬之日完全封閉水門，停止供水，俾使來年春耕之時有足夠的水可供使用。（李允斐，1989：38）日本時代大正元年（1912）將中圳定爲公共埤圳，大正五年納入地方政府管理，當時瀰濃在阿猴廳行政區劃之內。大正六年阿猴廳長規劃

設計，召集相關管理人員及組合內會員討論，決議將中圳埤堤用永久性混凝土興建，擴大埤體規模。於是向勸業銀行貸款，當年十月動工，次年三月竣工。完成之後水面廣及三十餘甲，水深達二十五尺以上。（美濃庄役場，1938：101）貯水及灌溉功能大為增加，稻作生產也增加不少，更使瀰濃庄添一盛景，成為公學校學生校外教學以及南部台灣居民郊遊覽勝的最佳場所。6

三、九芎林圳

本圳位於竹頭角地區，這一帶地勢較高，灌溉困難，長期以來只能種植一季水稻，另一季只能種植耐旱的雜作，庄民稱之為「單冬田」。同治十一年（1872）庄民鍾卓利邀朋友溫添郎、謝日奎、馮增發、劉應龍、李龍安加上馮姓嘗會合股，除劉應龍及李龍安兩人出資半股外，其餘每人一股，每股一百圓投資興建水圳，命名為九芎林圳，圳路完成之後可灌溉七十甲水田。此圳創立之初定水租為每甲地年納穀二石五斗，一直到日本統治台灣之時，運作尚稱正常，改善了地方的耕作條件。日本時代初期，瀰濃庄埤圳編入阿猴廳管轄，此圳被編為私圳管理，管理人每年必須將相關收支決算向公共埤圳聯合會提出報告。

大正八年（1919）管理人鍾阿春（創立人鍾卓利之子）死亡，改由其姪鍾阿唐擔任管理人。各股東之間因繼承問題，造成內部關係複雜，以致股東之間不合，水圳管理運作產生問題。加上變相提高水租，把灌溉田地分為三等：一等田每年納穀四石五斗、二等田年納穀三石、三等田年納穀兩石，引起用水民眾極度不滿。大正九年台灣地區政府改制，原埤圳管理權改由高雄州知事負責。耕作人希望九芎林圳之管理權改由地方政府掌管，美濃庄役所為基層行政機構，出面召集各股東商議，將該圳管理權交給庄役所。未定案之前應改善相關設備，並減少水租。大正十二年（1923）八月正式確定由美濃庄役場管理，由庄役場提供補償金四百八十元向股東購入管理權，從此九芎林圳由美濃庄役場負責管理。（美濃庄役場，1938：45-47）

四、柚仔林圳

此圳位於柚子林地區，興建年代不詳，咸信在清代即已完成。取水口設於龍闕西側的龍背黃屋塘附近，此地設有糧埤（寫成梁埤）伯公。本圳水源來自竹仔門溪，從黃屋塘沿山腳經由過路潭、加油站側至美濃國中，全線長四公里，灌溉面積約五十餘甲。今高雄農田水利會所設置之柚仔林灌溉支線即沿此圳路加以修建而成。（徐正光等，1996：739）

五、雙溪圳

此圳位於九芎林，興建年代不詳，以雙溪包埔尾之陰溝水為源頭，沿山腳經九芎林、茅窩仔一直到凹下。中間經過石羅下，在此建有糧埤伯公一座。日本時代主管當局於昭和十二年（1937）在雙溪熱帶母樹林北側興建水泥攔河堰，興築圳路向西延伸，接上包埔尾陰溝，並分線經大埤頭到竹頭角一帶，灌溉面積擴充到二百甲以上。（徐正光等，1996：740）民國六十六年竹頭角地區

6 民國四十六年蔣中正總統到美濃福安校閱金字面山訓演習之後蒞此觀景，盛讚此地湖光山色之美，中圳埤因此改名中正湖。

興建擴灌幹線，部分雙溪圳圳路被保留，其餘重新設計改道。

六、獅子頭圳

此圳爲美濃地區灌溉範圍最廣的水圳，涵蓋美濃鎮大部及旗山鎮部分地區。原先獅子頭地區有一條規模不甚大的水圳名爲塗庫圳，何時何人創建並不詳，最早灌溉面積僅二十八甲，後來逐漸擴大灌溉規模至二百甲。明治四十一年（1908）日本政府公佈「官設埤圳規則」，本圳被選定爲官設埤圳，以發電及灌溉兩大功能爲目標而予以擴建。（美濃庄役場，1938：98-99）配合竹子門發電所的工程，在當年開鑿圳路，包括幹線一條、支線六條、分線六十三條及排水路。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完工，耗資 743905 圓，完工之後灌溉面積擴充到 4227 甲。竹子門發電所於大正元年（1912）完工營運，發電餘水完全提供給獅子頭圳作爲灌溉用水。（曾彩金等，2001（5）：261）當時除了竹頭角及龜山地區外，美濃絕大部分地區幾乎可經由獅子頭圳的圳路獲得充裕的灌溉用水，農業生產獲得全面性的提高，尤其南隆一帶更因此得以化荒野爲良田，獅子頭圳有如美濃地區的輸血大動脈。

獅子頭圳的水源來自荖濃溪，從獅子耳興建攔水壩及引水道，再進入發電所的隧道，透過兩側地形落差以 45 度角直沖發電所的發電機使之轉動發電。完成發電功能之後的餘水，被導入導水幹線經過 3.5 公里的幹線到十穴。由於此地設有十個水門使灌溉用水分流到各支線，此地因而得名十穴，客家話稱之爲十坑。圳道在此又分爲兩大幹線，第一幹線有三條支線，分別灌溉南隆及旗山鎮手巾寮、半部子等地，總長度十三公里多。第二幹線灌溉美濃本部落、中壇、龍肚南側及旗山鎮的崙仔頂、旗尾等地，三條支線加上主幹至分水門線長度超過二十公里。民國六十七年（1978）興建竹頭角擴灌幹線，由龍肚經九芎林到竹頭角，又稱第三幹線，全長十二公里。（徐正光等，1996：741-742）從此獅子頭圳成爲除了龜山地區以外大美濃地區的灌溉水路網路。

七、龜山圳

本圳位於獅子頭圳導水幹線東南側的龜山地區，此地地勢較爲高亢，無法運用獅子頭圳的灌溉用水。大正十二年（1923）南隆農場從獅子耳南側建引水道八百公尺，再打通獅子尾引水洞，將荖濃溪水引入此地灌溉。設立二條支線，總共灌溉龜山農地二百四十甲。此地現在雖被納入獅子頭圳竹子門工作站管理，但仍是一個獨立灌溉區。民國五十年（1961）滇緬義胞從金三角撤退到台灣，一部分被安置於美濃鎮南方的荖濃溪舊河床屯墾，引用龜山圳水源灌溉，使龜山圳灌溉面積因此擴大至三百八十甲左右。7

民國五十九年開始美濃地區逐步實施分區農地重劃工作，截至目前爲止，除吉洋和外六寮地區因養殖泰國蝦的水產養殖業發達，池塘遍布以致重劃不易，居民重劃意願不高而未完成重劃工作之外，其餘各地都完成了農地重劃工作。包括美濃、竹頭角、中圳、金瓜寮、南隆、龍肚、龍山等重劃區，完成農地重劃 3721 公頃。重劃區內興建給水圳路線總長達 302 公里，排水圳路線總長達 297 公里，（徐正光等，1996：743）使得美濃地區水圳密如蛛網分布，

7 以上爲採訪高雄農田水利會竹子門工作站朱接輝主任所得資料。

更加強了美濃的農業大鎮的地位。

八、輔助水源

美濃地區的氣候冬春乾旱夏秋多雨，在乾季荖濃溪水位急遽下降，使得發電餘水大為減少。灌溉用水明顯缺乏，大大影響農業生產。為補救此一缺失，高雄區農田水利會在全鎮各灌溉地區分別設置地面水及地下水的抽水站，總共 118 座。（徐正光等，1996：745）分由鎮內竹子門、中壇和吉洋三個水利工作站管理。運用馬達抽水，以輪灌方式提供農田所需用水，維持灌溉地區內乾季農事耕作的需要。

九、堤防設施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雖然水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維生物質，但過猶不及。在清代夏秋兩季到來時，廣大的南隆地區經常氾濫成災，以致該地遲遲無法開發。明治三十八年（1905）日本政府於獅型頂至龜山之間興建堤防，全長 1382 公尺，使美濃南邊原野地區減輕了水患之苦。（美濃庄役場，1938：106）加上明治四十一年竹子門發電所之開設獅子頭官設埤圳，延伸至南部原野地區。因而在明治四十二年（1908）愛久澤直哉以三五公司南隆農場名義，申請開發此原野地帶，逐漸發展出不少聚落。但堤防保障範圍未能涵蓋整個南隆地區，最南側的吉洋、溪埔寮等部落仍經常有水患發生，當地居民只得祈求神明保佑。每年冬季都要到荖濃溪畔祭河江，以隆重祭典向神明祈求以保平安。祭文如下：（廖鴻舉先生提供）

伏以

帝德無私，萬姓同被護佑之福； 神功罔極，四民共沾極救之仁。

大日本台灣省台南府旗山郡吉羊溪埔等庄信民　等，為叩酬 神恩事。緣因信等家居龜山之下，地近大河之濱。舊歲洪水橫流，田園既被衝破，波濤浸灌禾稻，卒無收成。叨蒙 神力庇佑，生命不致損傷，屋宇未曾毀壞，是不幸中之幸也。然舊歲如此，今歲未知何如？所以人心驚恐，坐臥不安，倉惶惑亂，不知所歸。伏念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造化無私，中外一視同仁，豈吉羊溪埔等庄自遺覆載之外？信　等故敢向河邊當空叨許，祈無水患，叩許雙豬、雙羊福愿。今蒙

神恩庇護，今年消除水災，人民可得而安，五穀有所收成，雞犬桑麻在在享祥和之福，農工商賈人人登歌舞之場，風調雨順物阜民康。 神恩如此，報答無忘。值冬成歲暮，合境人等是日誠心齋戒，虔備雙豬、雙羊、豬首牲儀、齋蔬果品、黃禾米酒、香楮油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敢昭告于

皇天　后土　山川　社稷　風伯　雨師　河伯　水官　土地龍神暨一切　尊神臺前　祈乞

神靈降鑒，大開拯救之門；浪靜風平，永無懷襄之患。滔滔者化為溶溶，蕩蕩者變為寂寂。從茲服田力穡，倉箱可慶豐盈；畜牧茲生，歲時而被庇祐。人人荷蒙 神力，個個並受 神恩。信　等合境不勝沾恩感激之至！

天運大正十年舊曆十二月初一日吉羊溪埔等庄信民　統帶合境人等百拜叩謝

雖然庄民如此虔誠向眾神祭拜祈求，水災還是不斷發生。到了昭和六年（1931）日本政府在龜山西側的荖濃溪下游開始興建土庫堤防，至昭和十二年（1937）全線才告竣工，長度爲十一公里。（圖 3-8）

先父蕭阿傳公（1909-1971）是吉洋庄居民，當年他和庄民們都必須接受日本殖民政府之命令前往奉公，無償參與築堤工程。他們在寒冬旱季時進入荖濃溪河床，在冰冷的河水中用人工挖掘並挑選合適的石頭，挑到工地砌出堤防。在三十多年後我唸小學時，他曾經帶著我到堤防邊並指出他所負責修築的那一段高聳的堤防給我看，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土庫堤防對美濃的意義就如同萬里長城對中國的意義一般。該堤防前半段四公里位於美濃鎮行政區域內，其餘位於屏東縣里港鄉境內。上段 7555 公尺爲石堤，其餘下段爲土堤。土庫堤防的興建使整個南隆地區不必再擔心水患，居民生活更具有安全感，農業生產也更加增進，美濃農業大鎮的地位再進一步增強。

圖 3-8 土庫堤防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　　明：此段堤防位於美濃鎮吉洋里荖濃溪北岸。

第四章　美濃三大地域的形成與發展

美濃是六堆地區最晚形成的主要聚落。在形成過程中，由於移民、地形、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逐漸發展成三大區域，即美濃本區、龍廣區和南隆區，今日的國中學區和鎮代選舉區也如此劃分（圖 4-1）。本文將對此三大區域之聚落發展作較詳細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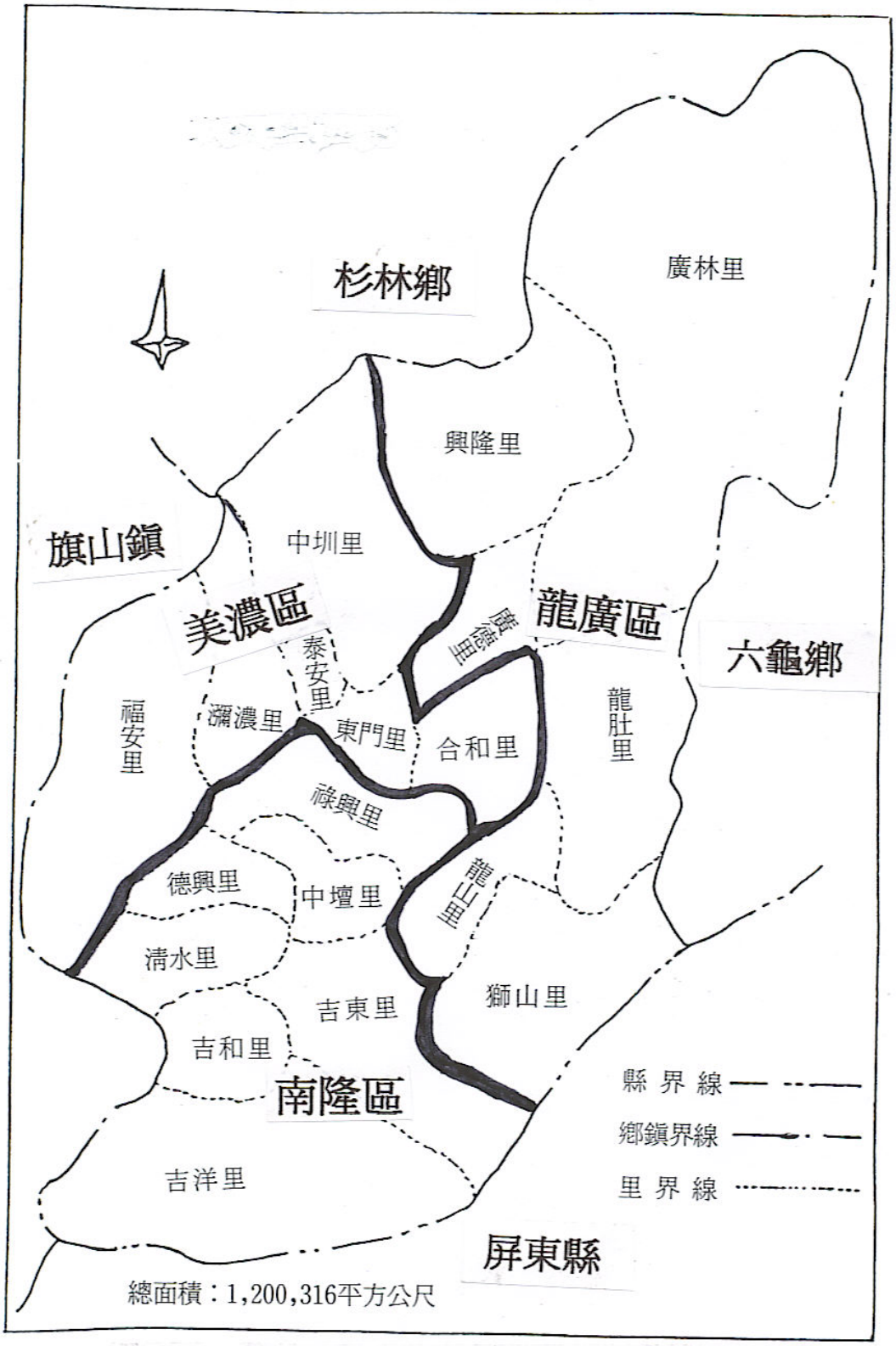
第一節　美濃本區

美濃本區的範圍包括今天的瀰濃、泰安、東門、合和、中圳、福安等六里。雍正十年春三月，吳福生趁北路彰化大甲西社番亂，謀劫鳳山埤頭，以致鳳山縣境紛擾不安。六堆客莊侯心富爲大總理，糾集客民萬餘人，合力堵禦，分駐八社防守倉廒。水師提督王郡與賊接戰，客家義民趕赴軍前，戮力前驅，賊眾奔潰，南路遂平。事平之後，清政府對客家義民予以優敘，起義義首授爲千總，給予劄付。武洛庄統領林豐山、林桂山兄弟也名列其上。（盧德嘉，1960：270-271）

吳福生之役期間，下淡水上游的武洛客庄受到的威脅甚深，乃派出壯丁防禦武洛、篤嘉、羅漢門等處，與當地的閩南人結怨甚深。事平之後，武洛客家人與里港地區閩南人之間仍經常發生械鬥，加上武洛一帶係荖濃溪及隘寮溪交會之處的浮覆地，雖易於耕作且水源充足，但也常有洪澇爲害。在天災（洪水爲患）人禍（閩人進逼）雙重壓力之下，林氏兄弟瞻前思後，決定率領庄民另謀出路。他們在出兵羅漢門（今旗山）時，發現東側彌濃山山下有一片榛莽未闢的沃野，從武洛（圖 4-2）越過荖濃溪直線距離約十公里左右，似乎頗值得開拓。此一地區位於康熙六十一年福建巡府楊景素所畫的番界西側，當時此地區的番界線是位於澹水溪墘（今美濃鎮吉洋里之溪埔寮）至九荊林（今美濃鎮廣林里九芎林），大致沿著茶頂山山腳一線，由於美濃平野在番界線以西，照理並不屬於番界，（溫　吉，1999：470）但是清政府仍把此區列爲禁區。民間的傳說是此區北側的布荊坑有鄭成功所建的「清風院」，祕藏武器，儲訓武職賢才；水底坪建有「明月樓」，密藏錢糧，儲訓文職賢才，並教化番地義勇，因此把此地列爲禁區。

傳說中的清風院之出口處現立有「懷慈母國太一品翁夫人」碑，建有石母宮。（鍾壬壽，1973：333）這種說法應是無稽之談，因爲鄭成功從平台到去世僅僅半年時間，是否曾深入此地值得商榷，且此地毫無大規模建築的蛛絲馬跡可資佐證。比較可能的原因應係此地當時仍有傀儡番在此出草，加上離縣城甚遠不易管理，若有不軌之徒在此活動鞭長莫及，因而列爲禁區禁止漢人移墾。然而當時右堆武洛客家人面臨前述兩大壓力，勢必尋求安全墾殖處所，右堆統領林氏兄弟聰明睿智，臨機應變。乃以「安置臨危之武洛庄民，供其墾殖，以酬軍功」的理由，向當時的鳳山縣令錢洙申請准予開發彌濃山下這一片禁地。經層轉朝廷，終於在雍正十三年（1735）春獲得恩准，賜義民享食此耕地，准予入墾。（鍾壬壽，1973：74）經過一番籌畫準備的過程，林氏兄弟於是年秋天，趁著荖濃溪水退較易渡河之際，率領武洛庄民十六姓四十餘

圖 4-1 美濃三大區域圖



資料來源：依據美濃鎮公所＜美濃鎮行政區域圖＞改繪

圖 4-2 武洛庄現址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　　明：武洛現址位於屏東縣里港鄉茄苳村。

人打前鋒，前往此榛莽未闢之地從事墾拓，開展了美濃開發史的首頁。1

移民們在林氏兄弟領導之下，選定今日靈山腳下的凹地作爲暫時棲息之所。此地三面環山可避風寒，後山山壁陡峭可爲屏障，前有小溪提供水源可供維生，開口朝向東南利於監視傀儡山的假黎仔之出入動靜，可以說是一個較爲安全的據點。不過在移墾初期，傀儡番的勢力仍然很大，爲求生命安全，墾民不敢夜宿新墾地。每日清晨從武洛越溪北上，黃昏時將農具及耕牛留在此處，再渡溪南返，（李允斐，1989：14）如此經過一個寒暑。乾隆元年（1736）秋天林氏兄弟鑑於局面逐漸穩定，乃籌建福德正神（伯公）壇位作爲開基伯公，舉行祭祀大地儀典感謝神恩並豎立紀念碑石。（黃森松，1977：154）開基碑文內容如下：

溯我前朝賜國姓，延平郡王　鄭，手闢乾坤、大猷聿昭於百世，忠扶日月、流芳永被乎萬年，神靈永鎮於七鯤。今我廣東粵民嘉應州籍，遷居武洛庄右營統領林桂山、林豐山兄弟，統帶同胞萬餘人等，請命天朝，褒忠之譽賜食。將斧劈遐荒，剷除蔓荊，承先德澤。就殘山剩水為宗社，願山川幽魂勿作荒郊之鬼，生時各為其主，死當配祀社稷，同享春秋。稟佑我等及後裔，忠孝為天，智勇護土，永熾其昌。今晨吉期，開基福神壇甫竣。我等同心誠意祭告山川，懇祈上蒼，此土可大亦因可久，將奕世於瀰濃。

大清皇運乾隆元年仲秋吉旦

右堆統領林桂山　豐山等同立

1 根據李允斐查訪耆老吳恭興云，十六姓爲：張徐黃劉曾鍾陳余李林廖何邱左盧宋等家族。

原碑於民國四十六年(1957)六月美濃一場大水災之際，因山洪爆發而沖毀無蹤，幸鎮民張琴龍留有手抄碑文。民國七十四年(1985)美濃鎮民爲紀念開庄兩百五十週年建大福醮，爲緬懷先祖創業之功勳，乃依據手抄碑文重刻，並將之樹立於開基伯公壇之側。碑文最後一句「將奕世於瀰濃」被認爲是瀰濃命名的依據，但瀰濃之名稱是開庄前或開庄後形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新刻碑文是「於」瀰濃，但有些文獻資料卻是「而」瀰濃，因而引發不同的解讀。如果是「於」的話，瀰濃之地名應在開庄之前就已存在；如果是「而」的話，則瀰濃之名就應是開庄之後才訂的地名。

有關瀰濃這個地名的由來及其意義，有下列不同的說法：

(1) 前清秀才，日本時代初期瀰濃公學校的漢文教師劉炳文認爲：庄名在從前無一定的書寫名稱，有人寫成宜農，有人寫成瀰濃，往往參差錯雜。若要追溯由來，自武洛遠來開墾此地，這裏宜於農業因而宜農比較正確。因爲宜與瀰音相近，農與濃意義相同，隱約有宜農涵義。瀰爲滿的意思，有墾地彌滿之意。庄界一邊有常流川水，所以彌加水旁，農加水旁也有相同意思。（劉炳文，1920：2）

(2) 鎮籍地理史學者劉昭民認爲：乾隆初年美濃庄所以取名瀰濃，乃因此地以水爲源，汲用不絕而取瀰，居民以農爲主而取濃。（徐正光等，1996：130）

(3) 地名學專家洪英聖的看法是：此地是先住民曹族美壟社(biran)原居地，後來平埔族的瀰社遷居於此，又位於荖濃溪附近。接著漢人中的客家人入墾此地，客家認爲美壟發音爲 Muilungn。清代稱彌濃庄，日據時代演化爲美濃沿用至今。（徐正光等，1996：131）

(4) 瀰濃爲美濃於民國九年以前的舊名，出自於原住民平埔族薩羅亞族的稱謂 Malang 社。（美濃愛鄉協進會，1995：1）

雍正中葉繪製的＜雍正台灣輿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已有「彌濃山」的地名。林氏兄弟於乾隆元年開庄時，對瀰濃的名稱應該已經有概念，因而「將奕世於瀰濃」的寫法比較合理。我認爲「將奕世於瀰濃」這句話可解讀爲「開庄後我們的族群可以在瀰濃這個地方發揚光大世代興隆」。現代美濃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走上走下毋噹美濃山下」的說法，其中美字居民通常將之念成「彌」，因此瀰濃之得名與彌濃山必定有相當的關係，開庄之前墾民對彌濃這個地名必定有相當的印象。因此瀰濃的庄名應在開庄之前即有腹案，而非在開庄後才命名的，瀰濃之得名應與彌濃山有必然的關係。官方文獻瀰濃庄的地名最早出現在乾隆十七年(1752)所修《重修台灣縣志》的台灣縣全圖中。（王必昌，1961：2）

在靈山下的沃野開墾卓然有成之後，爲求永久安居，乃依據風水學的角度，選定一個永久庄址。最後選定了位於開基伯公祠東南側約一公里左右的美濃溪、竹仔門溪、羌子寮溪等三條河流會合處的三夾水一帶爲基址，沿著美濃溪畔由東往西興建了二十四座的夥房建築，儼然有了街道雛型，命名爲永安路，成爲美濃第一街。當時這些建築的建材都是就地取材，以竹爲骨幹，以茅草爲屋頂興建的穿鑿屋。除了庄頭的劉屋夥房面北之外，全部都是座北朝南的三合院格局。房舍分布區域自今天美濃東側的東門樓至下庄的德勝公

爺壇一帶，與今日美濃中心街區從東到西的範圍大致相當。由於客家人講究風水之說，因而部落格局也考慮到整體的風水環境。美濃先民選定北方的月光山和双峰山爲倚靠的主山，東邊的茶頂山系爲青龍，西邊的旗尾山系爲白虎，南面的美濃平原爲正穴。近側的美濃溪，遠側的荖濃溪來水環繞，東南側更遠處的大武山爲朝山。前散背實、環抱圍護，符合風水學中的上上吉地，被認爲對美濃整體的發展大有裨益。（李允斐，1989：15）

瀰濃庄的拓殖基礎穩固之後，部分居民又向周邊地區擴張。濟南堂林豐山的遠房族孫林長萬在瀰濃庄東北側建埤頭下庄，另一位族孫長昌則越美濃溪往南建柚子林庄，京兆堂賦梅第宋氏家族往山下拓展。最特別的是在咸豐三年，匪首楊文愛倡亂，當時屬於福佬庄的牛埔仔庄民與匪徒互通聲氣，瀰濃庄義民組隊圍攻牛埔庄，閩人不敵，相率西逃至旗尾庄等地。亂平後福佬庄民回來，發現庄頭殘破不堪，一片悽涼，加上疫癘頻生，難以安居，只好將產業轉手給瀰濃庄民。（劉炳文，1920：3）此時也有來自其他地區的客家人，如來自高樹大路關的居民如著名鄉土畫家李登華的曾祖父，就是在當時落腳於此，其家族祖堂右側仍保存有一口早期閩南人開鑿的水井，稱之爲福佬井。原來是福佬庄的牛埔仔變成了客家庄，改名爲福安，成爲大瀰濃庄的一部分。不過閩南人還是怨氣難消，福安西側的旗尾庄爲閩南人的大庄頭，閩客之間於清代仍常有械鬥事件發生。牛埔庄西側與崙仔頂之間的鎮界過溝溪一帶，常常成爲械鬥的戰場。農民耕作或在小溪摸蜆時，常會挖到一些骨骸，將之收集到旗尾山下山凹的義民廟附近，集中安葬。瀰濃庄建庄以後成爲右堆的中心，林豐山兄弟設公館於今日美濃國小一帶，該地仍可看到當年所立之碑石。（圖 4-3）

圖 4-3 乾隆 52 年所立右堆中心之碑石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　　明：此碑位於美濃國小大禮堂北側

第二節　龍肚廣興區聚落的形成

龍廣區包括龍肚方面的龍肚、龍山、獅山三里以及廣興方面的廣林、興隆、廣德三里。乾隆二年（1737）與林氏兄弟一同列榜於義民功授千總名單中的涂百清，2 率領涂、鍾、宋、陳、羅、蕭等六姓二十餘人墾拓龍肚庄。有些學者根據庄民口碑，主張他們是從高樹的大路關遷徙而來，認爲涂百清等人從武洛外移後，先往東經隘寮溪到大路關（今高樹鄉關福村），但在這一帶還是受平埔族人及福佬人的壓制，甚至直接受到傀儡番的威脅，於是再次遷移，北越荖濃溪進入龍肚。當時龍肚地區有一湖泊，稱爲龍潭，此潭有支流注入荖濃溪。涂百清率墾民乘筏越荖濃溪時，就沿著這條支流進入龍潭，並越過龍潭登陸北上塘，在此開庄。因係渡過龍潭開庄，乃將庄名訂爲龍渡。（石萬壽，1986：81）但另有一說，此湖名爲「龍堵」，是週邊山林溪水匯集之地，此地因而得名龍肚。（洪馨蘭等，1999：15）該湖有水流向東北經九芎林注入双溪，因此有地名爲「水流東」。龍肚北邊的北上塘、柳樹塘之間當時小丘浮出水面，遠遠望去有如一群蛤蟆在水面戲水，因此又有地名「蛤蟆漂水」。

雍正十三年（1735）農曆五月間，豪雨連續不停，山洪爆發注滿湖水。西側蛇山的中段一帶較爲低窪，湖水乃由此溢出。因水勢強大不斷浸蝕山壁，最後終於土石崩塌，山崩地裂。岩石墜落之聲石破天驚，聲聞數里之外，形成今日的「龍闕」。

龍闕崩塌過程在地方上有不少神奇的傳說：**1.**荖濃溪每年夏天經常都會暴漲，兩岸往往氾濫成災，南岸里港地區一片平野受禍尤烈。雨季來時居民無不想盡辦法構築土堤防堵，無奈洪峰一來橫掃而過，田園仍然流失，北岸美濃地區雖然同樣遭遇洪水，災情卻輕了許多。仔細觀察，原來洪水來時美濃東南側的大小龜山竟然活動起來，在大水中游來游去阻擋直衝美濃方面的洪流，加上西側的龍（蛇）山扼住洪水造成南岸更大災情，因此里港方面居民相當痛恨保護美濃的龜神和龍神。美濃人不知道自己的地方有龜神和龍神的保護，打算挖斷龍山以便利美濃和龍肚之間的交通。里港人十分熱心出動很多人力帶著工具幫美濃人挖掘龍山以斷龍根。（徐正光等，1996：531）**2.**古時候中國有個皇帝派國師查訪天下地理風水，發現龍肚地形有龍型、龜型和獅型，有天子之氣，將會出天子奪取天下。皇帝得知此訊息就派出大將帶領兵士挖掘龍脈以斷天子之氣。（洪馨蘭等，1999：7-9）**3.**＜龍庄古紀＞說蛇山未鑿之前有孔竅，龍渡眾水皆會於此排出。但遇大雨時往往宣洩不及，低窪之田常常積水不退，影響稻作生產。庄中蕭姓之田多在低處，議欲鑿開孔竅以便宣洩，庄人阻止不聽。

導致蛇山崩塌的傳說雖然有以上三種不同的說法，但傳說的挖掘過程幾乎都一模一樣：眾人在白天不管挖了多大的坑洞，過了一個晚上地面又恢復原狀，毫無痕跡，每天都是如此，眾人束手無策。一晚有個老乞丐露宿此地，聽到龍神和龜神聊天，嘲笑眾人徒勞無功，表示除了斬鋸和石灰之外，什麼

2 盧德嘉所撰《鳳山采訪冊》記載平定吳福生之亂，功授千總名單中之姓名爲涂柏清。

都不怕。負責挖土的工頭就將斬鋸和石灰埋入土中，但見紅水不斷流出，山鳴如輕雷，數日後轟然巨響，山壁崩蹋形成一大缺口。從此龍脈已斷，大小龜山僅剩兩具大龜殼矗立美濃南邊荒野，不再游動禦洪了。蛇山崩後，從竹仔門流過來的竹仔門溪，經過龍闕裡、龍背、山塘、矮山仔、柚仔林流到三夾水與美濃溪會合，成爲美濃河的支流，（洪馨蘭等，1999：47-48）這是地理學上典型的河川襲奪過程。清代文獻記載：**（雍正）十三年（己卯）夏五月，蛇山崩，石隕；聲聞數里（時有黑氣蔽峰頭，久乃散）。**（王瑛曾，1964：279）

蛇山崩後湖底顯露成爲膏腴之地，適合農業生產，稱爲「大份田」，此地至民國四十年代仍是泥濘水田，田中泥鰍甚多。移墾居民原先定居北上塘一帶，建龍肚開基伯公於此。後來湖底較爲乾涸之後，居民再稍向南移至原來湖之北岸興建夥房，形成今日的龍肚庄。北上塘一帶仍有庄跡、學堂跡等地名。若說雍正十三年蛇山崩，則涂百清及墾民於乾隆二年來此墾拓時應已無湖可渡，「龍渡」之地名可能是涂百清等墾民開庄之前已有的地名。3 關於龍肚地名的由來，較爲合理的說法是：龍肚開庄之時，當時的人因此地東有茶頂山系，西有蛇山山系。兩山縈行宛轉，其狀如龍。而村落處於兩山之間，有若在龍的肚子裏，因此定庄名爲龍肚。4

有些耆老主張龍肚庄民來自大路關，但也有不少庄民未然此說。由於大路關居民所操的客語腔調較特別，與美濃各部落相異情況較爲明顯。梅州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房學嘉教授來六堆作田調時，我陪他到大路關聽當地居民的口音，房教授聽後認爲他們使用的是五華腔。高雄師大的鍾榮富教授認爲大路關口音接近大埔腔，他在美濃從事客家口音的調查研究，在各庄頭都沒有發現大路關的口音。而龍肚方面居民祖籍以蕉嶺居多，部分如蕭姓來自梅縣與蕉嶺相鄰的石扇，因而來自大路關之說值得商榷。

在龍肚地區有二座重要的廟宇，從這兩座廟宇供奉的神像可推敲龍肚墾民的遷移路線。龍肚規模最大，位於西角的祖師廟，此廟位於客家庄，但卻奉祀閩南人的主要神祇。耆老云此廟所奉祀的三尊祖師爺分別係清水祖師、普庵祖師、廣清祖師，原供奉在林仔頭（位今里港鄉土庫村）。在龍肚庄開庄初期由涂姓、劉姓、巫姓人士迎請到龍肚供奉，因此龍肚信眾在眾神聖誕之日，還要到林仔頭進香。5 另一座是位於獅型頂的朝天五穀宮，規模也不小。根據長期擔任該廟主任委員的耆老郭寬煥先生的說法，該廟奉祀的神農大帝像原爲篤加庄居民所奉祀的。6 篤加庄原係位於今天里港大橋東側河床上的一個大聚落，後來因荖濃溪山洪爆發被沖毀，倖存居民遷移到土庫堤防外的江南巷一帶居住。根據這兩座龍肚地區重要廟宇神像來源的說法，可以推論龍肚居民的祖先可能直接來自武洛地區。因爲不論篤加或林仔頭都離武洛不遠，由武洛越荖濃溪時很快即可經過篤加或林仔頭，再略偏東北走，即可到

---

3 龍肚耆老鍾沐卿先生常聽其父祖云，在涂百清開莊龍肚之前十餘年，已有人定居北上塘。

4 鍾世充手稿＜龍庄古紀＞中有此說法。

5 巫氏家族後人巫永基先生告知。

6 郭寬煥先生生前所云。

達龍肚，沒有必要大費周章地東走大路關，再北走龍肚。因爲大路關離山豬毛社(今山地門)的傀儡社相當近，墾民何必自投羅網、自陷絕境呢？

龍肚開基伯公所在的北上塘地勢較爲高亢，雖可免水患之苦，但也因此缺乏灌漑水源，墾民在此利用埤塘以供灌漑，所以此地稱爲北上塘。附近地區當年由於水源不足，因此一年只能一穫，稱「小份田」。在以農業爲主體產業的時代，小份田的價值不如大份田。大份田墾殖之後龍肚居民逐漸從北上塘南移至大份田北側，營建今日龍肚庄。（洪馨蘭等，1999：16）當時有些傀儡番會沿著六龜地區的山地進入茶頂山系活動，爲預防山區番害，在村莊外圍種莿竹林，設立三個柵門由更夫看守。庄內設有管事以處理庄中公共事務，所需辛勞（辦公費用）依各戶之田地比例繳納。居民人數日漸增多之後，部分居民逐漸向周邊地區拓展，形成更多莊園。如涂伯洋墾拓竹仔門、蕭屋墾拓橫山尾、陳屋、李屋、巫屋墾拓龍山，涂屋、羅屋墾拓上河壩、朱屋墾拓龍背、徐屋墾拓龍闕裡、鍾屋、陳屋墾拓大崎下、開庄領導人涂伯清之後有一部分仍留庄跡北上塘、蕭屋有部份留在柳樹塘、上坑仔曾屋開北巷、謝屋開牛欄窩，使得龍肚谷地的村落星羅棋布，鴻圖大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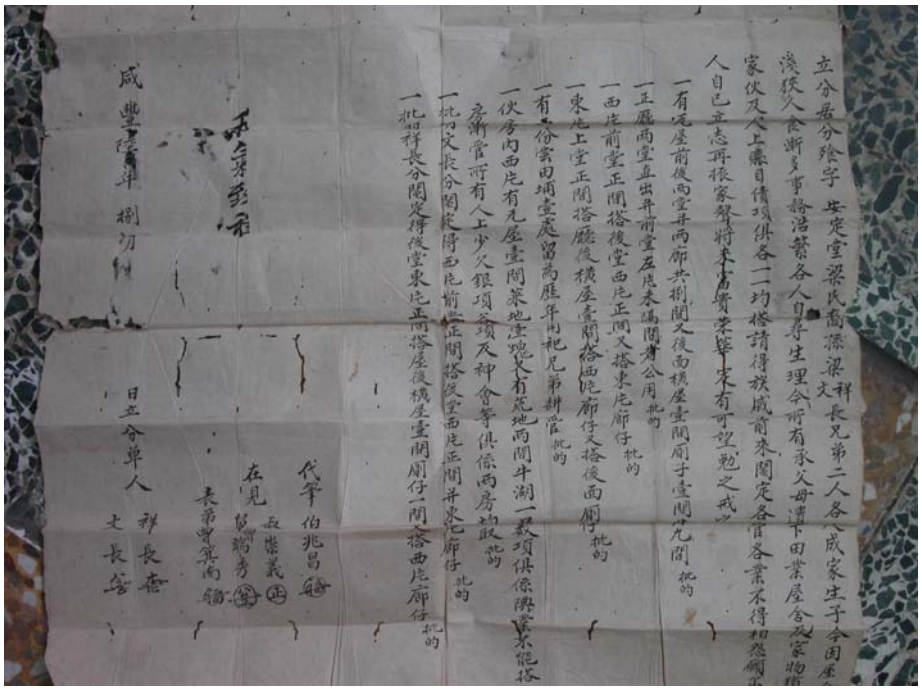
廣興地區包括竹頭背、九芎林、大埤頭等地。劉炳文＜瀰濃庄簡史記＞云其地恰在瀰濃東北隅綠竹繁蔭之後，平常問答該處，遂即通稱竹頭角或竹頭背。《美濃鎮志》載乾隆三年（1738）劉玉衡 7 帶領二十五姓一百餘人到此地區墾拓，在九芎林双溪水口設開庄伯公壇，劉玉衡的家族夥房仍在九芎林庄內。由於美濃溪上游河道的區隔，九芎林與龍肚來往較方便，竹頭背和大埤頭則與美濃方面來往比較密切。日本時代九芎林被劃入龍肚公學校學區，竹頭背和大埤頭被劃入美濃公學校學區，直到一九三九年設立竹頭角公學校之後，三地學生才歸入同一學校就讀。目前在鎮民代表選舉時廣興地區與龍肚地區劃爲同一選舉區。此地毗臨月光山系的笠山（土名尖山仔），和六龜山嶺相連，早期傀儡番常沿山而來發動攻擊。從清代到日本時代此地區一直都有生番出草的事件，（黃森松，2003：35）美濃地區早期婦女在河流中洗衣服，她們把洗衣用的大石擺在離河岸有段距離的河床上，洗衣服時一律面對河岸，隨時保持警戒的態勢，這種習慣一直維持到今天。

廣興地區地勢高亢，所開墾的大半是埔地而非水田，以種植甘藷與甘蔗爲主，竹頭背的大番薯一直都很有名。民間傳說美濃出身的唯一進士黃驤雲擔任京官時，曾帶家裡煨的番薯乾到北京在上朝時讓皇帝試嚐，皇帝盛讚竹頭背的番薯好吃，從此打響竹頭背番薯的名號，不過黃進士向皇上報告時給了番薯一個較文雅的名號—地瓜。（徐正光等，1996：532）甘蔗的種植使得日本時代糖廠鐵路得以延伸至此地，竹頭角車站成爲此地早期前往大都會的門戶，在蘇聯所印製用以紀念共黨革命五十周年的《世界地圖集》內可以看到竹頭角的地名，顯示此地地位的重要。由於此地生活環境比較艱困，激發居民的進取之心，因此美濃地區有不少文武人才都出現在這個地區。諸如清代

7　美濃地方文史工作者黃森松告知，他在九芎林劉屋夥房祖牌上看到的名字爲劉衡玉，但在美濃所有相關文獻資料都用劉玉衡之名。

長福營參將黃清泰、其子美濃唯一進士黃驤雲，驤雲之子延祐、延祚兩位舉人，祖孫三代聲名顯赫。當代著名鄉土文學作家鍾理和爲尖山仔人，光復初期白色恐怖事件中美濃地區受難精英也以此地爲多，如在台北馬場町死難的鍾浩東、傅慶華、傅傳魁等人都是廣興地區人士。由於此地開墾條件較差，開庄第二年即有張、鍾、黃三姓十二夥房人越過月光山入墾杉林鄉境的新庄仔，（徐正光等，1996：3）後來逐漸擴大範圍到杉林鄉的月眉、荊桐坑、荊仔寮及旗山鎮圓潭仔的雞油樹下等村落。鎮內各庄頭如中壇、金瓜寮、三降寮、五穀廟、內六寮、鮮水港、下九寮等地也都有竹頭背人的蹤跡。（圖 4-4）此地因爲接近山地，平埔族人的分布較美濃地區其他庄頭爲多。〈表四〉

圖 4-4 竹頭角梁氏家族分家契約書



資料來源：中壇林仕傑先生提供

說　　明：其先祖爲竹頭角梁姓，其家族之家塚標明梁字示不忘本。

表四：美濃庄內大字名中平埔族人數

庄名	大字名	1920 年			1925 年			1930 年			1935 年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美濃庄	美　濃	0	1	1	0	1	1	0	2	2	5	0	5
	中　壇	5	5	10	6	8	14	4	7	11	4	10	14
	金瓜寮	5	8	13	3	5	8	3	2	5	4	3	7
	吉　洋	2	3	5	3	4	7	10	13	23	14	15	29
	龍　肚	0	2	2	9	10	19	1	0	1	0	0	0
	竹頭角	34	33	67	28	21	49	33	26	59	10	15	25

資料來源：《龍肚庄誌》引溫振華著《高雄縣平埔族史》（1997）。（洪馨蘭等，1999：44）

第三節　中壇南隆區聚落的形成

南隆地區包括祿興、中壇、德興、清水、吉東、吉和、吉洋等七個里，原爲美濃本部落以南的一大片原野。此區北半部的中壇一帶情況好一些，南半部由於毗鄰荖濃溪，時常受到洪水沖刷，土壤不易留存，形成一片石崗地。因此本區開發的年代較美濃和龍肚都落後許多，尤其南隆地區直到日本時代才開發完成。

乾隆十三年（1748）李九禮 8 率領族眾移墾此地，在中壇庄東側建立夥房，並擔任中壇庄管事，後來擴充到上竹圍一帶。李氏家族經營糖廍以種植甘蔗爲主要產業，由於甘蔗種植不需用太多水灌漑，因此曾一度拒絕龍肚圳的餘水供應。（洪馨蘭等，1999：52）不久之後劉達峰也從瀰濃庄帶來族人墾拓中壇庄西側，由於人數較多建有「會屋」，並建劉屋夥房，規模甚大，至今當地居民以「大夥房」稱之，同時又創立「劉開七公嘗」，派人返回大陸原鄉募集資金，加強開發工作。並向原屬塔樓社番業主大邦雅轉給黃仕珍、黃起鳳，後又轉由郡城陳瑞記承買的番大租「肚猴溪埔」26 的業主承租土地耕作。開拓了南頭河庄及金瓜寮庄、下竹圍庄等聚落，吸引不少原鄉的劉姓宗親前來墾殖。使得大中壇地區劉姓家族聲勢浩大，人數眾多，號稱「劉半庄」。清末劉氏家族也在此地種植甘蔗設立糖廍，生產蔗糖，劉源春組成「三合和」的組織所經營的糖廍，在金瓜寮一帶擁有龐大田產。9

金瓜寮以南的原野由於較爲接近荖濃溪，因而經常遭受洪水肆虐以致石崗遍布，只有地勢較高洪水較難到達的埔地稍有人煙，居民稀稀落落不成庄頭。1895 年甲午戰後，日本依據馬關條約接收台灣，當時瀰濃義軍在曾榮祥、宋守四領導下在東柵門外與日本佔領軍接戰，東門樓被炸燬，事不可爲，義軍首領宋守四與日軍交涉停戰，接受日本統治。（徐正光等，1996：89）次年日本熊本縣人津田靜一以細川侯爵名義，申請以屯田兵方式開墾此片原野之地，但當時此地幾乎年年洪水泛濫，墾殖無功。（美濃庄役場，1938：116）

明治四十一年（1908）竹仔門發電廠創立，發電餘水用作灌漑之用，美濃全境普設灌漑渠道，通稱獅仔頭圳。明治四十二年（1909）三五公司社長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申請墾殖這片廣大原野之地，獲得殖民政府許可，此地從此被稱爲南隆地區。（徐正光等，1996：1308）愛久澤聘請曾經在苗栗廳擔任稅務課長的白石喜代治擔任農場主事，白石主事在南隆地區老一輩居民口中口碑甚佳，當時一般居民稱之爲白石頭家，有些曾經在農場任職的現存耆老則稱呼他「白石哥」。（圖 4-5）白石主事招募墾民到農場所屬的二千二百五十餘甲原野地開墾，他發現從美濃地區老部落來的墾民，只會將石頭撿拾出來作成田埂，使田埂形成很多石縫，老鼠、毒蛇常藏於石縫中毀損農作、危害人命，尤其在洪水過後，鼠蛇更多，問題更嚴重。他在北部客家

8　在《清宮檔》資料中李九禮爲中壇庄管事；在里港雙慈宮所存義渡碑文中爲監生，禮字簡寫；《龍庄古紀》中寫成李加禮；族譜中爲李九禮。

9　2001 年我陪同孔邁隆教授作田調，在南頭河劉源春家族後裔夥房庭園內發現製糖之石車。

地區任職時，看到北部客家人對開石崗地的開墾很有一套。他們在埔地內挖掘深坑，不管大石頭小石頭一律埋入坑內，其上再鋪以砂土，地面因此顯得平整又安全。（張二文，2002：243）於是他從新竹州境內招募大批客家墾民南來耕種，先為他們建築一些簡易房舍，以竹為架以茅為頂，用以遮避風雨，這種房舍當地人稱之為寮。因此南隆地區的現有部落地名有許多帶有寮字，諸如金瓜寮、三降寮、大頂寮、溪埔寮、內六寮、外六寮、上九寮、下九寮、八隻寮、五隻寮、日本寮等等。

南隆地區開發工作逐漸開展之後，又吸引不少鄰近地區的墾民來此移墾。以吉洋庄為例，除來自北部客家區如苗栗的謝家，銅鑼的余家、頭份的饒家之外，又有來自美濃本部落的吳家、黃家，來自張屋塘的張家、來自龍肚的蕭家、涂家，來自竹田的涂家、來自大崎下的陳家、來自高樹的楊家、高樹大埔的劉家、來自中壇的劉家，來自內埔和尚林的廖家及檳榔林的賴家，還有閩南移民如來自里港鄉境老濃溪河床被大水沖毀的村落麻六甲的許家、來自旗山鎮中寮山上的郭家、李家，甚至有來自六龜鄉二坡子的平埔族王家等等，顯示一個新移民村落的特質。不管他們是北部客（或稱台北客）、下庄客、本地客、福佬人、平埔族，在這裡定居了三、四代人之後，通通都成為講四縣腔客家話的美濃人了。

圖 4-5　白石喜代治〈前排執杖者〉與吉洋國語講習所結業生合影

資料來源：廖鴻舉夫人提供

說　　明：廖夫人為秀才陳炳樞之姪孫女。

美濃地區還有兩個新的移民村落，是在民國五十年正式移入吉洋里，被安置在原荖濃溪北岸龜山堤防外側，分屬美濃鎮和里港鄉河川地的滇緬義胞，在美濃鎮行政區內畫分爲精忠和成功兩個新村。這些新移民是 1949 年大陸淪陷之際，撤退進入滇緬邊區打游擊的殘餘國軍李彌部隊及其眷屬。他們退出大陸之後在美國的特務機構「西方公司」支援下，在中泰緬三國交會的金三角地區打游擊，造成緬甸政府極大困擾。在中共慫恿下，緬甸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最後由美國政府秘密安排，經由泰國輾轉接運來台灣安置，被稱爲「滇緬義胞」。其中一部分義胞被政府安置在這個砂石遍布的河灘地定居，這些人就是柏楊在其作品中所描寫的「異域孤軍」。政府從附近地區運送沃土填充這些砂石地爲他們改善土質，並爲他們興建房舍，使其得以解甲歸田。由於有不少游擊戰士與金三角地區少數民族婦女結婚，因而使義胞新村充滿濃厚的邊區異域色彩，這些人在語言、生活習俗方面和美濃地區的傳統生活方式有比較明顯的差異。

第五章　漢人社會的建立與發展

第一節　美濃的宗教及村廟祭祀

美濃地區在漢人拓墾，聚落形成之後，人群關係也漸形複雜。原先較疏遠的關係，透過寺廟的祭祀與血緣組織的形成而漸趨親密。傳統的美濃人敬天法祖，畏鬼敬神，對福善禍淫的報應之說相當認同，因此隨處可見大小寺廟及神壇。除了極少數信仰基督教者之外，家家戶戶都供奉著祭祀祖先牌位，一般過得去的家族都建有祖堂，通常是三合院式的建築。正廳門額書有堂號，大門左右書有門對，窗額也書有對稱的吉祥窗對。正廳內部主樑兩側書有棟對，縷述這個家族的歷史淵源及遷徙的地理背景。（蕭盛和，2001：80）正廳內面對大門的牆壁上書有大大的壽字，緊貼著壽字供奉著歷代高曾祖妣的祖牌。祖牌上的男性祖先通常書有諡號及全名，並標明某一世祖。女性祖先則在諡號之下加注某姓孺人，未書名諱。近年來有些比較新潮的家庭，祖牌中的近世祖先，不分男女都直接書上全名，不加諡號，也不再書某孺人字樣，也許以此標榜男女平等的概念吧。

美濃的祠堂建築不如其餘各堆那麼普遍，台灣光復之前美濃地區幾乎沒有祠堂建築，近年來才看到邱姓家族和傅姓家族建有祠堂。民國七十八年邱氏家族在美濃山下興建一座祠堂－營丘書苑，是因邱氏家族在美濃邱二世嘗的土地被美濃鎮農會使用了五十多年之後，由邱國源擔任嘗會管理人之時，透過司法程序由美濃農會向邱二世嘗價購這筆土地，獲得一筆龐大的資金，以這筆經費興建一座邱氏家族的共同祠堂。（邱國源，2002：233）可惜此座美崙美奐的祠堂興建之後因家族成員之間理念不合以致無法正常運作。傅屋祠堂則是在高雄縣政府徵收了傅雙七公嘗土地興建高雄縣客家文物館之後，傅氏雙七公嘗獲得了巨額土地補償金，就在中正湖畔客家文物館後側的公嘗地興建了頗具規模的傅家祠堂。祠堂建築在下庄屏東地區的客家聚落較爲常見，美濃方面早期建築只見祖堂未見祠堂。

爲何美濃早期未能出現祠堂建築呢？有以下幾種原因：其一美濃的墾殖較少大家族集體遷移之例；其二早期經濟情況欠佳，無力興建作爲純祭祀用途的祠堂；其三建庄晚於其他各堆，聚族而居的觀念比較淡泊；其四日本時代爲易於統治起見，強力分化團結意志，強迫解散各姓氏嘗會。在以上各項因素影響之下，作爲隆重祭祀空間的祠堂在美濃因而無法產生。（李允斐，1989：78-79）

美濃地區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表現以對土地神的崇拜最爲明顯，每一個聚落都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土地公壇的建築，美濃人將之暱稱爲伯公壇。這些伯公壇在早期幾乎全都是與大地貼近的墓塚式建築，最近大部分卻都被改建成廟宇式的建築了。在美濃的每一個庄頭都有數量不等的伯公壇。諸如開基伯公、橋頭伯公、庄肚裏伯公、庄頭伯公、庄尾伯公等等不一而足，根據統計整個美濃鎮的土地神壇多達三百九十座以上。（張二文，2002a：63）

美濃人對於土地伯公的祭祀就如同對祖先的祭祀一般，早晚一柱清香並

奉茶，再燒一疊五福金紙，也有如對家中長輩晨昏定省一般。家中如有大小喜事、逢年過節、家中添丁、豬母生子、田園收成、小孩出外讀書、壯丁入伍當兵、大小工程完工、男女婚嫁等等，都會備辦牲禮，虔誠地向伯公祝禱，向伯公秉報，以期獲得伯公的庇祐。此外每年的四大福－新年福、二月二及八月二的伯公生日、滿年福，則有集體而隆重的祭典。祭典之後全庄信眾登席聚餐，所有費用由參加人員平均分攤，所謂「公食公開」（開爲開銷之意），參加會眾相當踴躍，成爲庄民聚會聯誼的最佳時機。傳統上美濃的舊庄頭如瀰濃庄和龍肚庄的四大福，通常是聯庄合辦，規模十分盛大，南隆地區的庄頭因開發較遲，不若老庄頭有那麼明顯的族群意識，則是各庄各辦。茲將美濃地區有關伯公祭典的方式作一介紹：

瀰濃庄新年福的儀式相當隆重，當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客家人俗稱的「入年駕」時，就在下庄的永安路口搭建伯公屋，將庄內各角頭的土地伯公、德勝爺、水口里社真官等眾神祇恭請入駐，値年福首親臨各伯公壇，恭敬地將各壇香爐上書有伯公名號的木牌請回伯公屋，象徵各伯公親臨盛會。開壇之後闔庄信眾都會陸續前往參拜，敬奉花果祭品，到了正月十五日，由福首準備全豬全羊及三牲禮，隆重辦理結壇儀式之後，鳴鑼吹樂打鼓繞街遊行，依序將伯公牌位送回各自的伯公壇，稱爲「還神」，結束新年福盛會。（張二文，2002a：72）

農曆二月二日伯公生的祭典更是瀰濃庄的盛事，整個瀰濃庄都沉浸在節慶盛會的氣氛之中，每年此時大瀰濃庄五個里的庄民聯合起來，在美濃溪河床上舉行聯庄祭典活動，稱爲「二月祭」，祭典之後會聘請戲班演戲酬神，稱爲「二月戲」。（張二文，2002a：74）早期的農業時代，二月戲是轟動整個美濃地區的年度盛事，各個角落的美濃人都會前來共襄盛舉，甚至鄰近鄉鎮如杉林、六龜、旗山地區的居民也會趕來看戲並作爲客家人的客人來吃拜拜，最盛時曾經有連演八天八夜的盛況，天天人山人海。但隨著工商業時代來臨，各種娛樂活動多元化之後，二月戲的盛況不再，現在有時只演一天戲，戲台下稀稀落落的觀眾，演戲的演員真的是演給伯公看了。

瀰濃庄二月祭雖然是以祭伯公謝神爲主旨，但正式祭典之前有一項重要儀式進行，那就是「祭河江」。按照傳統二月祭的地點都選在美濃溪河床上，表面上看來這個時候正逢乾季，河床上形成廣大的活動空間，適合在此舉辦群眾活動，事實上在河床中舉辦祭典有更深沉的涵意，那就是「渡孤」，普渡孤魂野鬼。開庄早期交通非常不方便，特別在雨季來臨時河水洶湧，各庄頭之間沒有橋樑可以渡河，有時依賴竹筏，有時要冒險涉水渡河，難免會有意外事件，造成一些冤死的男女孤魂，成爲居民內心懼怕的水鬼。祭河江的作用，就是透過祭典儀式用以超渡那些冤死河中的孤魂野鬼，使他們得以超生，祈求他們不要成爲水鬼作祟，亂抓替死鬼奪走人命，用以求得眾人心靈的平安。更進一步祈求河神能夠庇祐凡民，來年不要再有洪水毀損田野或家園的災殃。（張二文，2002a：76）

二月祭的過程基本上比新年福更爲隆重，家家戶戶都會辦桌宴請遠方親友，藉此共敘親情，維繫親誼。瀰濃庄的二月祭典活動之參與單位，獨漏位

於大瀰濃庄範圍之內的福安里，耆老的說法是這項祭典的歷史可追溯到瀰濃開庄之初，當時的牛埔仔（福安里）係屬於敵對的河洛人聚落。這個庄頭在咸豐年間因楊文愛事件，才被瀰濃庄人取得，成爲瀰濃庄屬境。因此依照傳統做法，牛埔庄並未列入二月祭的範圍，因而由牛埔庄發展出來的福安里的伯公們，在二月祭時並未列入受邀的神明行列，同屬瀰濃庄的福安里里民，也就未能直接參與這場祭典了。（張二文，2002a：78）八月二和滿年福的祭典方式，與前述新年福相似，輪值福首也要親自恭迎各角頭的伯公同祭，但儀式並未如二月祭的祭典那麼隆重。

龍肚地區的伯公祭典也和瀰濃庄的方式相近，也辦理聯庄祭典儀式，它的祭祀範圍包括龍肚、龍山和獅山三里全境。祭祀圈內的大小伯公以及牛欄窩（今稱龍蘭窩）竹扶人壇的威武將軍都包括在內，總共二十三座伯公神位，被恭請到龍肚庄西角的清水宮和祖師爺一同過年。不過有些地點較爲偏僻或是各家族夥房自設的伯公，則未能迎請到清水宮的新年福場地。輪值福首會盡其所能在祭典儀式中將他所知道的祭祀圈內大小伯公一一唱名恭請，全心表現出他的誠意。（張二文，2002a：64）

南隆地區的庄民因開庄較遲，族群意識不像老庄頭居民那麼濃厚，因而此地區的伯公祭典未作聯庄祭祀活動，由各庄頭各自祭拜自己庄內的伯公。以吉洋庄 1 爲例：其伯公祭典每年舉辦三次，分爲春福、秋福及冬福。每次由一位爐主負責主持，爐主的產生由庄內四個鄰的各戶戶長以抽籤方式決定。各鄰以輪值年爲單位，由各鄰自行抽出三位鄰內戶長，分別擔任輪值當年的爐主工作。

春福舉行時間是在二月二日伯公生日那天，爐主備辦三牲祭品，代表全庄祭祀開庄伯公，行禮如儀，由爐主擔任主祭，禮生負責祭典儀式指導並作司儀，祭典儀式結束後，全庄信眾登席聚餐，也是依「公食公開」的原則。秋福在每年農曆七月底舉行，儀式比較隆重，先舉行渡孤儀式，各戶各家都要備辦三牲及各種祭拜鬼神的金紙香燭，紙衣紙褲等物，準備燒給「好兄弟」－孤魂野鬼，當天下午四點前將祭祀用品送達開庄伯公神壇前廣場佈置妥當，全庄信眾共同參與祭典儀式，儀式甚爲隆重。次日中午爐主備置酒席，由全體信眾登席聚餐，還是依「公食公開」的原則，登席費很低，大概以每人三百元爲原則，若有結餘，由伯公壇公用。冬福通常在農曆十月十五日舉行，也稱爲「完福」，儀式與秋福相近，同樣有渡孤活動。舉辦冬福時，當值爐主會募集基金，聘請戲班演戲，有時請客家採茶戲班，有時請布袋戲班，依所募集到的經費多寡決定，與神同樂，感謝伯公一年來對全庄的庇祐。

吉洋庄有開庄伯公和庄頭伯公兩座福德正神神壇，由於開庄伯公較早興建，且前有廣場，所有祭典均在開庄伯公壇前廣場舉行，舉行祭典時爐主都要親自前往庄頭伯公處，恭迎擺在香爐上的書有伯公稱號的木牌，將之迎請到開庄伯公處一同參與祭典。開庄伯公原來是貼地式神壇，兩側植有數人合抱的大芒果樹，可惜在民國五十年代末改建爲廟宇式壇廟，伯公樹也被砍掉

1 吉洋庄是我成長的庄落，該庄伯公祭典資料係我親自觀察所得。

了，失去原有古樸親切的容貌。

吉洋庄頭伯公原建於光復初期，香座神碑上刻有「鎮興庄」字樣，鎮興庄是吉洋庄在光復初期的庄名，可佐證庄頭伯公是在台灣光復之初興建的。伯公壇原設立在庄頭附近的台糖公司蔗園內，不久之後被台糖公司廢掉。後來伯公託夢給庄頭耆老饒春霖，庄民聽到託夢訊息，都十分熱忱捐獻，在六十年代重建伯公壇廟於庄頭。2 重建時就是以廟宇式方式興建，裝飾華麗，代表民間經濟有所發展及居民庸俗的審美思維。

所有美濃鎮鎮內的伯公壇在民國四十年代都是直接貼近大地古樸親切的匍匐式建築，近年來由於居民經濟條件改善，疼惜伯公日曬雨淋，鎮境內絕大部分的伯公壇都模仿閩南村莊，被改建成廟宇式建築，失去原有美濃客家庄伯公建築的特色，殊爲可惜。幸好美濃開基伯公，美濃庄頭伯公以及全台僅在美濃地區可見到的水口伯公－三座「里社真官」還保持原樣，足以令人發思古之幽情。這三座里社真官分別在美濃西門大橋西側稻田內、龍肚庄西南側的龍闕裏以及九芎林的双溪水口，值得參觀。里社真官位都位於流經聚落的河流下游出水口處，如同新加坡的魚尾獅，有鎮守財源的涵義。（圖 5-1）

圖 5-1　美濃西門外出水口里社真官

資料來源：　陳焯棋先生提供

每年的農曆二月份是美濃人掃墓的時段，每個家族都會挑選一個適當的日子上墳掃墓，祭拜先人，各庄頭也會在這時選定黃道吉日舉行祭義塚的儀式。美濃全鎮設有十二個公墓區，其中位於福安里的牛埔坪規模最大，牛埔坪設有以「萬善同歸」爲名的義塚，下九寮公墓也有義塚，建有房舍安置無主骨罈，醮廠下公墓也設有義塚，與下九寮公墓同。其餘各公墓未有義塚設置，無主骨骸通常將之集中到公墓邊的有應公祠。

牛埔坪祭義塚的活動由廣善堂承辦，吉洋段下九寮公墓的義塚祭拜係由吉洋、吉和、吉東三里每年輪值。各里熱心人士在義塚神位前擲筊決定爐主，輪值爐主在祭典前會透過各庄頭連絡人徵詢參與意向，發出請帖給三里內有

2 伯公託夢之說，係由庄中耆老謝瑞榮先生告知。

參與意願的戶長，說明祭典日期及登席地點，敬邀各方信眾共同參與祭典活動。義塚祭典由爐主主祭，熟悉祭典儀式過程的禮生擔任司儀，祭典之後在鄰近村落找一個適當場地辦粗席宴客，參與個人交登席費三百元，若有結餘用之於義塚的維護，金香備置等事務，各里庄民都很熱忱，往往席開百桌以上。醮廠下義塚祭典與下九寮一種祭祀方式相近。其餘各公墓的有應公則由各地信眾自行備辦牲禮祭拜。今年吉洋段下九寮公墓的義塚祭典請帖內容如下：（蕭忠和先生提供）

時維季春佳節之候 祝頌 高堂集福迎祥可喜可賀

敬啟者：三里值年祭祀吉洋公墓義塚祠靈

謹訂於農曆閏二月十九日下午二點祭拜並於閏二月二十日正午登席（吉洋里溪埔寮水德壇）恭請

光臨指導

值年爐主　吳木林
副爐主　邱炳南
副爐主　高阿來
吉洋里長　曾月飛　**同鞠躬**
吉和里長　鍾信仁
吉東里長　羅祥雲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閏二 月 吉日

美濃地區居民的宗教信仰大致可分爲道教、佛教和基督教，也有一些私人設置祀奉的神壇。目前全鎮列入正式寺廟登記者總共有三十八座，其中登記爲佛教者二十四座，登記爲道教者十四座。其實大半寺廟都將儒釋道三者夾雜一處，少有純粹宗教的區隔，與台灣各地的宗教信仰方式差別不大，可視之爲通俗信仰。基督教是在台灣光復之後才傳入，全鎮教堂建築只有兩座，分別是位於民族路的基督教浸信會和位於中正路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教堂。美濃居民相當堅持祖先崇拜，不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徒在美濃不超過居民總數的百分之一。以下對美濃地區較爲重要的角頭村廟作敘述：

一、美濃廣善堂

美濃廣善堂位於瀰濃里，其祭祀圈涵蓋人口最稠密的大瀰濃庄地區，包括瀰濃、泰安、東門、中圳、合和、福安六里，旁及祿興、廣德、興隆里部份地區。依據該堂編撰的堂誌，堂內供職人員包括理事長、常務監事、理監事、經理、顧問總共五十九人，前述瀰濃庄各里佔了五十五人，旁及三里僅有四人，鎮內其他里都沒有該堂的供職人員，祭祀圈的界定非常明顯。（吳丁洪，1990：46-48）廣善堂廟址位於瀰濃里福美路的瀰濃山下，背倚網形山，面對美濃溪。堂宇巍峨，山清水秀，環境相當清幽，被視爲勘輿學上的風水佳地。

日本時代大正四年（1915）地方信士古阿珍邀集十二位志同道合的信士邱丁富、鍾玉振、吳阿達、古細番、吳進興、劉順源、邱興那以及女性信眾

劉阿滿、鍾銀昭、劉四妹、王假黎妹等人，先行籌畫，再尋覓建廟土地。大正六年向地主曾李楊來以三百大員購得現址整地建屋，大正七年完成前殿，命名廣善堂。主祀三恩公－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後殿完成於昭和八年（1933），奉祀玉皇大帝，廟宇改稱玉清宮，但鎮民一般仍習慣稱之爲廣善堂。（吳丁洪，1990：37）該廟主祀的三恩公三聖神牌，原供奉在牛皮寮下的古細番宅中。其香火來自杉林鄉新開庄的樂善堂，而樂善堂的香火則源於苗栗的玉清宮。

廣善堂係美濃四大善堂（南隆輔天五穀宮、廣興善化堂、石橋仔善誘堂及本堂）之首，屬於降筆會的鸞堂系統，爲儒宗鸞教，透過神筆扶乩爲信眾治病解惑。鸞教是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本土知識份子所發動組織的一種深具民族精神色彩的儒宗神教組織，對當時社會民心的穩定有相當貢獻。龍肚庄的廣化堂、九芎林的宣化堂也是屬於同一宗教系統。（黃森松，1996：78）廣善堂除了提供眾善信燒香膜拜，除疑解惑之外，還從事修橋鋪路、社會救濟等善行活動。廟內建有宣講堂，設置宣講師以講法勸善、移風易俗、勸化人心。客家話的「講」與「廣」同音，因此鎮民也把「廣善堂」稱爲「講善堂」。

廣善堂除了承辦每年一度的牛埔坪公墓義塚祭典活動外，每年天公生時(農曆正月初九)還承辦恭送聖蹟的儀典，此項儀典早期本由聖蹟會辦理，由於聖蹟會會員逐漸老成凋謝，近年來由廣善堂接辦此項深具傳統民俗文化精神的活動。天公生當天上午八時，廣善堂將一年來所燒的金紙爐灰、字紙灰燼以及下庄仔敬字亭的字紙餘灰集中起來，由堂下鸞生代表、值年福首、堂內經理及聖蹟會會員後裔等人，一同在鼓吹鑼鈸樂聲中將所有聖蹟灰燼恭送到美濃溪畔，在此結壇祭拜河伯水官之後，再將聖蹟灰燼恭送入河，過化成神。此一祭典可追溯自乾隆年間第二任右堆總理林長熾所發起組織的字紙會，一直延續至今，是美濃文化發展史上頗富意義的一件盛事。

二、廣興三山國王宮

三山國王宮位於興隆里廣興街，主祀三山國王，陪祀地藏王菩薩、註生娘娘、北斗星君及土地公。清順治年間，郭發金在鄭成功復台時隨身帶有三山國王的金身來台。乾隆二年(1738)郭發金後人隨劉玉衡至竹頭角墾殖，將三山國王金身安置在郭屋祖堂內奉祀安座。（徐正光等，1996：805）

三山國王通常被認爲是客家人的守護神，祖廟位於廣東省揭揚縣霖田，此地有巾山、明山、獨山三山鼎峙。隋朝時有陳姓鄉民白晝見三神仙騎乘仙馬前來，招其爲從者。陳隨即與三神仙俱化而不見，鄉民異之，乃設祠合祀。相傳宋朝末年三神顯化，協助破敵，皇帝感其恩義，乃封巾山爲清化威德報國王、明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感宏應豐國王。三神威靈顯赫且忠義千秋，成爲廣東客家地區崇奉之主要神祇。

廣興庄民認爲郭家祀奉的三山國王有求必應，信眾感念神恩，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倡議價購郭鳳雲土地現址，次年即興建壇所，奉祀三山國王及諸神。昭和八年(1933)壇所被白蟻蛀食，信眾公推傅長生、鍾清堂、古炳興等九人爲重建委員，積極募款重建，再現莊嚴。民國五十四年(1965)夏颱風肆虐，廟宇受創嚴重，信眾再度決議改建。當年十二月初六動工興建，全用

鋼筋水泥以期永久。完工後但見廟宇莊嚴巍峨，雕龍刻鳳富麗無比，儼然一方勝景。（徐正光等，1996：806）信眾新購買汽機車者，都會到廟中請神開光，以祈平安。此座三山國王宮的祭祀圈範圍及於廣林、廣德、興隆三里的大竹頭角地區。

三、龍肚清水宮

龍肚清水宮位於龍肚庄內西角一帶，庄民習稱師爺壇，是大龍肚地區居民的信仰中心。其祭祀圈遍布龍肚、龍山、獅山三里。每年的農曆新年前後，三里內的福德正神總共二十三座的伯宮神牌，都被奉請到清水宮與祖師爺共渡春節。

乾隆二年（1737）龍肚開庄，次年有居民巫姓、涂姓及劉姓等三姓人家的來台祖先，從屏東縣里港鄉土庫村的林仔頭遷往龍肚墾殖。三姓人士先祖來自福建省汀洲地區，來台時迎請清水祖師、普庵祖師、廣清祖師三尊神像，安置在林仔頭供奉。但林仔頭一帶本為荖濃溪河床地，當年未建堤防，常有洪水之災，三姓人家乃攜三尊神像一同遷到龍肚安居。先是將三尊神像奉祀於當時龍肚庄管事陳運德家中，供庄民膜拜，後來巫姓及陳姓人家將其屋跡地提供出來建清水宮，以安奉這些神像。在清代殿宇曾數度加以整修，到了昭和十一年（1936）將廟宇作了一次全面的整建，廟宇用地由陳逢安、巫富興、巫德清三人提供，當時擔任第四屆堂主的陳逢安和常務委員朱鼎傳、陳寶壽、劉進生、蕭玄四等人積極募款，由龍肚區的信眾大德，出錢出力興建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前殿建築。（洪馨蘭等，1999：86-87）

龍肚清水宮前殿興建的年代正是混凝土建材開始引進台灣之際，反映了傳統匠人如何運用新材料營建舊建築的建築模式，具有台灣近代建築發展過程的時代意義。清水祖師為閩南人奉祀的主要神祇，卻在客家庄的龍肚作為居民膜拜的對象，具有族群融合的涵義。清水宮是一座閩南神祇的廟宇，但在龍肚庄所建的廟宇格局與閩南人興建的祖師廟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反映了客家建築本土化的特色，在台灣的廟宇建築史上具有獨特的意涵。（洪馨蘭等，1999：90）民國五十六年（1976）第十屆堂主劉友來發起興建後殿，完工之後增加奉祀了註生娘娘、地藏王菩薩、水利三恩公等神祇。水利三恩公為龍肚地區在早期開發過程中對水利開發有重大貢獻，甚至犧牲生命的涂百清、鍾丁伯、蕭阿王三人。民國七十年（1982）第十二屆堂主陳玉祥發起興建後殿二樓，完工之後迎奉前殿的三尊祖師爺神像陞座於此。

民國八十三年（1994）龍肚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煥明及理監事們共同向政府爭取經費，在廟宇西側興建龍肚社區活動中心，為信徒及庄民增加一處較大的集會場所。民國八十五年（1996）第十四屆堂主鍾沐卿及社區理事長陳煥明向政府爭取經費，加上信眾熱心捐款，整理了清水宮的後院，建成幽美花園，並興建一座槌球場，提供高齡化的長青居民運動休閒的場所。

清水宮的前殿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可說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財，海內外的學者專家都十分重視。諸如政大日籍教授藤井志津枝、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渡邊欣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孔邁隆教授、東京大學西村幸夫教授、樂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邱如華等人都曾前來參觀，認為頗具保存價值，美濃愛鄉協

進會、鎮內重視鄉土文化的知識份子，也大力主張應該加以保存。但十六屆堂主羅盛興及多位委員還是決議拆除重建，民國八十八年的春天，在祖師爺的見證及文化界人士不捨的眼光之下，深具時代意義的清水宮前殿終於走入歷史，結束了它在人間六十三年的歲月，學界引以為憾。（洪馨蘭等，1999：86-91）現在要體會龍肚清水宮早期的建築風華，只能從《龍肚庄誌》的圖片上去追尋了。

四、南隆輔天五穀宮

美濃鎮南隆地區的最主要廟宇是位於中壇里的輔天五穀宮，它的祭祀圈遍及整個大南隆地區。包括美濃鎮吉洋、吉和、吉東、德興、清水等里及旗山鎮廣福里的全部，美濃鎮中壇、祿興、龍山、獅山等里的部分地區，是日本統治台灣之後由三五公司募集墾民墾拓的南隆農場區域。

大正八年（1919）南隆地區瘟疫猖獗，甚至一天之內有五、六個人被送至墳墓的紀錄，人心惶惶有如世界末日一般。居民羅阿東於次年春天在家中的正堂奉祀關帝聖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三恩祖的紙畫神像，供鄉民祭拜以祈求平安。這幅神像是羅阿東從苗栗卓蘭徐阿添宅中供奉的三恩祖神壇（今卓蘭鎮景山里朝南宮的前身）分香帶到南隆地區的。根據《朝南宮簡介》的說法，當時徐阿添家中奉祀一座神鏡，每當香煙湧起虔誠備至時，鏡面就會映出文字顯示神意，現今羅阿東的祖堂及輔天五穀宮也分別備有一座神鏡。三恩祖神像在羅家祖堂安座之後，很快就成為南隆地區居民的精神寄託中心。當時十坑庄的居民羅正保感染時疫，命在旦夕，經家人抬往三恩祖壇前祈求，服食根據神明指示所抓取的藥草，情況大為好轉。羅正保日夜在此祭拜司香，終獲痊癒，神威大顯。（黃森松，1996：67）

由於廣大的南隆地區沒有一座正式的廟宇作為居民信仰中心，在時疫流行，居民六神無主，精神極度空虛之際，羅阿東和他那些從北部南下墾拓的朋友們商議興建一座廟宇，讓南隆地區民眾有一個適當的祭拜場所以安定民心。但要興建一座廟，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塊夠大的地作為廟址，當時他們都是三五公司的佃農，哪來建廟用地呢？羅阿東及徐阿華、鍾添德、吳河逢、吳天龍、劉辛增、林海昌、涂鼎安、邱德勝二、羅正保、郭佳里、羅阿木、吳金龍、鍾嘉盛、楊雙昌、李庚河等人先成立建廟委員會，並推派李庚河和徐阿華兩人前往位於手巾寮的南隆農場辦公室，拜訪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懇請農場當局撥地建廟，白石喜代治受到南隆輿情感動，慷慨答允所請，除了答應提供建廟用地外，並主動提供廟前的一甲三分地作為香火之資。（黃森松，1996：68）

南隆地區幾全為農業生產地帶，當時又瘟疫盛行，因此建廟委員們選定農業及醫藥之祖五穀爺神農大帝作為主祀之神，以羅阿東家中奉祀的三恩祖配饗，再加上民間奉祀的各路神祇如釋迦佛祖、玉皇大帝、周昌、關平、華陀以及掌管雷電的王天君、南天使者馬天君、九天使者廖天君、南宮使者柳天君、觀世音菩薩、太上老君、至聖先師孔子、眾生求子的張仙大帝等儒釋道眾神一併奉祀。（黃森松，1996：30-31）由於南隆農場慷慨提供土地，因此把南隆農場相關人員視為功德主，特別在廟內的功德廳設置當時已去世的三五

公司原負責人愛久澤直哉的往生蓮坐祿位，並爲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設置長生蓮座祿位，南隆農場的職員野村賢雄、中野清五郎、滉田朴、溫海玉、劉義那、古桂來等人也一併列爲功德主配饗，以感念南隆農場當局的大恩大德。

輔天五穀宮奉祀的主神神農大帝五穀爺，其祖廟是創於道光十年（1830）位於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五鶴山）的五穀宮。在輔天五穀宮決定建廟後，首任堂主羅阿東隨即和首任住持劉炳芳專程前往苗栗尋覓神意指定用來雕刻神像的茶樹，刻像日及完工日都由神意起乩決定，雕刻師略有疏怠，雕刻房內即有刀斧異聲，使得雕刻師兢兢業業，如期完成神像的雕刻，於大正十四年（1925）恭請五穀爺寶像陞座。（徐正光等，1996：808）

輔天五穀宮正門內側上方有一面大匾，上書「威靈中外」，致贈人署名中華民國特授陸軍上尉彭烈剛，題匾日期爲大正十五年歲次丙寅年冬月吉日。對於此匾的來歷，我徵詢不少耆老，包括首位堂主羅阿東之子，擔任甲戌年太平福醮大總理的羅天雲（82 歲）、現任五穀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勤松、日本時代接受五穀宮支助前往日本留學的鍾未文老師、太平福醮文獻組的黃森松、林紹英、鍾德乾、文書組的謝瑞榮、羅阿東之孫羅鎮邑等人，卻都不得要領。76 歲的吳昌喜先生說當年的建廟師傅係從大陸原鄉請過來的，也許彭烈剛（匾上署名江西省興國縣衣錦鄉鼎龍區長信保信士）與這些師傅熟識而托請他們帶來奉獻，這種說法可謂合理，但日期還需商榷，真相如何還是有討論空間。因爲一位中華民國的現役軍官送匾給日本統治地區的一座廟宇，總是一宗相當特殊的事例，值得探究其歷史真相。

南隆輔天五穀宮和瀰濃廣善堂同屬儒宗鸞堂系統的教派，一般鸞堂系統祀奉的神祇以玉皇大帝及恩主公爲主，三恩主（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爲最基本的型式，有些廟宇爲四恩主、五恩主等型式。各鸞堂的三恩主神尊都是相同的，但四恩主或五恩主就有甚大差異了，有的加入玄天上帝、孔明先師、岳武穆王、文昌帝君、地藏王菩薩、保生大帝、慈濟真君等等不一而足，沒有甚麼標準可言。鸞堂以降筆法術（扶鸞）以反映神意，透過扶鸞爲信眾解疑答惑，鸞生在扶鸞法術過程中觀察柳筆在桌面所鋪之沙中所畫的圓圈或直線橫線等等符號（神托），據以判讀紀錄並宣布神托內容（即神明旨意），從中預言疾病禍福、年收豐凶、失物下落或方向吉凶等。（黃森松，1996：80）

除扶鸞外，有些鸞堂也採用看鏡法術，看鏡是在儀式中燒香祈禱，在香煙裊繞中鏡面會產生一些圖案，鸞生根據這些圖案解讀神托，爲信眾解答問題。目前五穀宮的鸞生兩種降筆方式都有做，而瀰濃廣善堂則僅採用扶鸞儀式。鸞堂以降筆法術反應神意，闡明天道真理以啓悟人心使之歸正，具有濃厚的儒家聖人以神道設教的思想，因此被視爲儒宗。

鸞堂信仰在咸豐年間已自大陸傳到台灣，但普遍發展是在日本時代的明治三十一年（1899）。當時新竹竹東人彭殿華及數十位鴉片癮者，經由扶鸞降筆神托提供處方戒除煙癮之後，使扶鸞降筆的法術在台灣各地開始盛行。（黃森松，1996：79）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雖已在日本統治之下經過四十多年，但台人

對祖國仍深刻懷念，日本統治當局企圖消滅台灣人民的故國情懷，發動皇民化運動。下令燒毀民間信仰的各類神像，美其名曰「寺廟神之升天」。警察人員挨家挨戶搜查神像加以沒收銷毀，並強令台灣人民奉祀日本的天皇的祖先－－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大麻」。由於輔天五穀宮背後有一爲比日本警察地位更高，具有高雄州協議會議員身分的白石喜代治撐腰，又得到屬於日本淨土真宗的旗山太平寺佈教師杜多碩照的照護，將輔天五穀宮列名淨土真宗系統之下，使五穀宮得以保全，美濃地區其他廟宇或民間信仰的各尊神像紛紛寄存本宮以避劫難。（黃森松，1996：69）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飛機大肆轟炸台灣。高雄州立醫院也疏散到本宮，使五穀宮成爲戰地醫院，鄰近地區的傷病人員獲得較爲妥善的醫療照護。

台灣光復後信眾陸續捐資整建廟內各項建築，民國五十四年在前庭興建鐘鼓亭，民國七十三年增建兩座巍峨的奉迎門，更增進了本宮的氣勢。民國七十三年爲五穀宮興建六十週年，爲擴大慶祝，聯合了全鎮信眾在本宮舉辦全鎮聯合大福醮，爲建宮以來盛況空前的大規模建醮活動。

輔天五穀宮自民國五十五年依據＜寺廟管理法＞成立管理委員會，制定本宮組織章程，根據章程辦理社會教育，廣佈慈善事業，對社會救濟工作積極參與，頒發祭祀圈內國中小學優秀學生的獎學金，以鼓勵祭祀圈地區內的子弟努力向學，使得南隆國中躍升爲旗山地區的明星國中，吸引了大批來自學區外的學生越區就讀。民國八十三年五穀宮建廟七十週年，擴大舉辦太平福醮，計畫再度辦理全鎮建醮活動。但因民國七十四年瀰濃廣善堂曾發生福醮風波，一度使美濃及廣興地區九個里的里長深覺殷鑑不遠而婉拒參與醮事，不過各里信眾仍展現參與熱忱，新當選合和里長的李進貴也向廟方表達強烈的參與意願，最後決定眾神繞境路線還是包括美濃全鎮及旗山鎮的廣福里。

從醮金的募集數額可清楚的看出祭祀圈內各里（中壇、獅山、清水、吉東、吉洋、龍山、吉和、德興）認捐醮金都在百萬元以上，祭祀圈外各里的捐款數額則與所在位置與祭祀圈的距離成反比。旗山鎮的手巾寮（廣福里）比較特殊，它曾經是日本時代南隆地區的行政中心，應屬祭祀圈內，但現在被畫入旗山鎮，居民半數以上是閩南人，地方語言以閩南語爲主，因而對五穀宮的認同感大爲降低，比起祭祀圈外的美濃鎮各里所募集的醮金還少了許多，不到二十萬元。此次太平福醮所募集的醮金總額高達二千零六十萬元之多，捐出五千元以上的信眾可參與請酒登席，席開五百桌。整個活動收支相抵結餘三百一十三萬元，結餘款的分配方式爲二百萬做爲獎學基金、捐贈鎮公所冬令救濟金十一萬元、鎮公所急難救助金十萬元、美濃消防隊二十六萬元、五穀宮壓爐金六十六萬餘元。（黃森松，1996：27-28）

此次福醮活動比較重要的特點是遊行時不用藝閣陣頭造勢以避免鋪張浪費，也可移風易俗。同時配合高雄縣文藝季，舉辦各項藝文活動。邀請鎮內外知名演藝團體及各校學生組團表演，與鎮民信眾同樂。活動期間重要的表演項目包括中壢德泰客家劇團表演、中壇國小師生遊藝晚會、吉洋國小師生遊藝晚會、南隆幼稚園遊藝表演、彌陀永興樂皮影戲團表演、假日廣場文化

活動、客家民謠歌唱晚會、火燒煙架及高空煙火、明華園歌仔戲、全鎮國小書法比賽優良作品展、全鎮國小寫生比賽優良作品展、優良圖書展等等，全都在醮廠廣場舉行，使醮會活動充滿藝文氣息。同時也有三十組民俗技藝攤位諸如捏麵人、狀元糕、龍鬚糖等民間藝品製作表演。在廣場上也有動態民俗活動，如大鼓陣、獅陣、花鼓陣、牛犁陣、南管樂隊、客家歌舞表演，充分展現傳統民間育樂形態。（黃森松，1996：91-102）

醮廠建有富麗堂皇景象莊嚴的醮壇，並搭建午門牌樓於正前方。全鎮各里各廟宇前同時豎立三丈六尺高的天燈竹，選定吉日良辰同時升上天燈，以弔祭境內外孤魂，給予指引明燈，擇定吉時恭請全鎮各路眾神入醮廠接受祭拜，神明巡遊繞境之區域全面禁屠七日，全體鎮民茹素七日至神明繞境之後才結束。醮事期間前往鎮內主要河川美濃溪中壇橋下施放水燈以弔祭水中亡魂，舉行神豬大賽以展現對神明的虔誠敬意，糊製兩尊神衣大士即焦面鬼王（俗稱山大士），在巡境途中掃除群妖。繞境結束後焚燒山大士消除妖氣促進平安。（黃森松，1996：62）並施放煙火，演戲酬謝天燈竹及眾神，最後恭送醮廠內眾神回鑾，完成太平福醮盛典。舉辦太平福醮的功能是向眾神明隆重謝恩並祈求眾神再賜未來之福，同時普渡水陸孤魂野鬼，以期淨化人心，使得人心向善，社會安寧，冀求達到五穀豐登國泰民安的目標。

五、尖山朝元寺

朝元寺位於廣林里尖山仔（鍾理和的小說中稱之為笠山），主祀釋迦牟尼佛，創辦人為俗名張冉二的能淨和尚。他在明治四十年（1907）發願出家，投入台南開元寺臨濟宗智圓比丘座下，削髮為僧。經過兩年的朝參暮頌、鍾鼓梵唄的修行之後，決定返回家鄉弘揚佛法以教化鄉里，先在田尾坑建觀音寺，為美濃純佛教道場之始。因田尾坑地形狹隘，乃重新選定較為適合的建廟場所，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擇定現址，此地雙溪朝宗，左右鐘鼓二山相望對峙，地勢優異，在風水學上視為天地靈秀所宗，決定以朝元為寺名。大正五年（1916）籌募資金鳩工，於山坡上建正殿三間及客房二間，大正七年完工。（徐正光等，1996：806）

昭和二年（1922）下庄（屏東各堆）地區熱心人士曾獻聞、林富家、劉金安、曾蘭六等人發心修建該寺以擴大寺廟規模，後園部分栽植荔枝，生產所得用於社會救濟工作，深獲稱許。（鍾壬壽，1973：336-337）信眾日增，尤以下庄地區為多，朝元寺成為整個六堆地區佛教信仰中心。民國四十八年（1959）完成七級華藏寶塔，成為醒目地標，園區添一勝景，又於美濃鎮內購置土地，創辦慈能幼稚園，為社會栽培民族幼苗，貢獻匪淺。民國五十年代有一位從軍中退役的出家人釋聖嚴到此寺閉關三年，留學日本獲得文學博士之後，返台創辦法鼓山道場，成為台灣一大叢林並成就一代禪學大師。民國五十七年（1968）能淨和尚圓寂，由慧定尼師續任住持，更近一步擴大朝元寺的規模，成為南台灣一大佛教勝境。

六、旗美褒忠義民廟

義民信仰是台灣客家人的宗教觀念中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色，它的形成與清代台灣的社會背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清朝統治台灣（1683-1895）二百一

十二年期間，大大小小的動亂達一百一十六件之多，俗云台灣歷史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這些林林總總的動亂，依其性質大致可歸類爲反清革命、漢番之爭、閩客之爭、漳泉之爭、族姓之爭等等所謂的分類械鬥。這些動亂接二連三不斷發生，不僅使官府難以應付，人民也疲於奔命，只要有個風吹草動，閩庄與客庄之間必然是風聲鶴唳，驚惶不已。在那個時代族群關係一直是相當敏感的話題，牽動著各方神經。每遇動亂閩客之間幾乎同步爆發衝突，因而各庄壯丁隨時保持警戒，一旦有警隨時聚集應戰，在如此神經緊繃的時空狀態之下，造就了不計其數的「忠勇公」「義民爺」等等英雄烈士，接受民眾的膜拜，客家人的義民崇拜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發展出來的。

旗美褒忠義民廟的祖廟是位於新竹縣新埔鄉枋寮的褒忠義民廟，用以祭拜在林爽文事件中爲了保鄉衞土犧牲的客家義民，爲台灣北部新竹客家地區最顯赫的一座廟宇，客家信眾咸認其對保鄉佑民、消災解厄、解除六畜瘟疫最爲靈驗。在日本時代初期，北部客家人大批南遷之際，有信士張阿財爲求旅程平安，來到南部後能夠一切順利，在出發南下前特別向新埔枋寮義民廟祈求香袋、令旗隨身帶到旗尾山下的崙仔頂落腳。適逢此時崙仔頂一帶因氣候失調，瘟疫流行，居民瀕於垂危困阨之境，鄉鄰劉阿昌、黃義勝、劉清文等人與張阿財商量，由四人輪値爐主，供奉義民爺靈位，讓鄉民共同膜拜，祈求義民爺英靈默佑消災解厄以期合境平安。（徐正光等，1996：813）歷經數十年寒暑威靈無比，吸引大批南來移墾的南隆地區「台北客」前來膜拜，居民深感神恩再造萬民生慶，乃有建廟之議，以樹義民之忠烈，藉安英靈。

戰後承吳郭足女士慷慨捐地建廟，信徒們積極捐出款項，乃得以鳩工興建大殿，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大殿竣工，得以安奉義民爺香座。31 廟宇結構雄偉，門額高懸乾隆御筆「褒忠」匾額，前庭開闊氣象一新。民國四十四年（1955）依法成立管理委員會，旋即改組爲理事會，由吳郭足女士當選第一屆理事長，繼續籌建兩側廂房。民國六十三年（1974）理事會又奉命改組爲財團法人旗美褒忠義民廟董事會，遴選劉祖燕爲首任董事長。民國七十年興建中正圖書館，提供鄉里學子良好的讀書環境。（徐正光等，1996：813）每年義民節擴大中元普渡祭典活動，感念義民爺的庇祐六畜興旺，尤其是旗美地區農家賴以就學或成家立業之主要經濟來源的豬隻，特別舉辦神豬大賽，得獎神豬成爲奉獻給義民爺的最重要祀品。

在旗美褒忠義民廟南側山坳有一座規模甚爲宏偉的義民塚，爲大正二年（1913）日本統治當局修建旗山往美濃的公路時所收拾的骨骸，集中葬於此地。據《邀功紀略》的說法，林爽文之役台灣南部的主要戰場就是在里港及旗美地區，包括篤加之役、三頂部之役、瀰濃之役。《邀功紀略》手稿的持有人，作者黃袞的六世孫，住在義民塚旁的台灣日報記者黃世暐判斷，這些骨骸就是當年閩客大戰所遺留下來的。骨骸所屬的族群頗爲複雜，除客家人、閩南人之外尚有傀儡番的骨骸在內，依據史料推測，當年傀儡番是屬於六堆義軍之一方。

旗美褒忠義民廟背倚象頭山前臨美濃平原，視野開闊氣象萬千。黎明時分霞光萬丈，爲勘輿學中的風水寶地，符合客家人理想的地理風水概念。

七、竹頭角福慧寺

福慧寺位於興隆里後山山坡，民眾稱之爲三子㐅（三母女），主祀觀世音菩薩，創寺人爲恆承法師，俗名古炳妹。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生，弱冠時「因孝扛」3 嫁與劉永壽，婚後育有二女，後來劉永壽留學日本，考上醫科大學。劉永壽原過繼給未出嫁的姑姑爲子，這位婆婆個性十分倔強，認爲古炳妹未受教育不識字，根本配不上她的寶貝兒子，於是強逼劉永壽與古炳妹離婚，夫妻倆因此勞燕分飛。

古炳妹帶著兩位女兒回到娘家，鄰居的冷潮熱諷使古炳妹心如刀割，決心皈依佛祖以求心靈平安，但是一個離婚婦人帶著兩個女兒到各地佛寺求取安身之地，卻到處碰壁，只得心酸地帶著稚女往後山走去，心中思考不如就在此地結廬誦經念佛自立修行。決心已定，母女三人鋪席爲床，用竹子茅草架了一座小小寮房，取名「竹林菴」。旁邊就是公墓，母女三人胼手胝足以墳場內撿拾到的畚箕運土塡平土地，月色當空仍不肯歇息，炳妹望著女兒恐懼孤伶之狀，不禁潸然淚下。母女三人自種甘藷作爲主食，以甘藷葉及野菜作菜，飽嚐飢寒之苦。台灣光復前後瘧疾流行，母女都不幸感染，無錢治療以致拖了三、四年才得以痊癒。（曾文忠，1993：54）

民國四十四年地方善心人士鍾麟發等發起興建佛寺，母女三人入山砍柴擔到街上販賣，所得用以購買砂石磚土，又種植花卉出售，以籌取建廟費用，在各方信眾支援之下，終使佛殿落成，命名爲福慧堂。民國四十六年美濃大水災，山洪爆發，福慧堂大半被毀，次年於下側復建，民國四十七年完工。（徐正光等，1996：808）各方善信繼續捐款，於民國五十年完成佛殿三間。劉永壽在日本學醫有成，思鄉情切，民國五十二年首度返國省親，滿懷愧疚之心來到福慧堂。在日本時他一直未能得悉三母女音訊，心中以爲她們已另有歸宿，因而在日本安心地成家立業。回到家鄉之後才獲知母女苦狀，兩行熱淚不禁奪眶而出，此後陸續捐出多筆款項，購地建廟，改善母女生活。

民國六十九年福慧堂成立管理委員會，主席鍾麟發、副主席邱秀友及三十七位理事們以無私之心扶持福慧堂，使其建築規模不斷擴大，成爲一方勝景，民國七十六年福慧堂更名爲福慧寺，更具叢林規模。民國八十一年三母女及眾理事們決議委託美國萬聖寺宣化法師管理福慧寺，由宣化上人派其弟子前來駐守，三母女正式圓頂出家，分別取法名爲恆承、恆藏、恆慧，在慈悲佛法接引之下超越了人生苦難，終於得到永恆的寧靜。（曾文忠，1993：55）

八、 美濃天后宮

媽祖信仰在全台各地相當普遍，在美濃地區也不例外，供奉媽祖的廟宇爲天后宮，民間一般習稱媽祖廟。台灣各地媽祖廟的神像不是直接來自福建湄州島如北港媽祖廟，就是來自鄭成功征台艦隊船隻中奉祀的神像如旗山天后宮，要不然就是從北港或新港等較早在台灣興建的媽祖廟分香而來，但是美濃天后宮的媽祖神像卻是從閩南人的村落中搶過來的，其間經歷頗爲曲折

3「因孝扛」是美濃客家習俗。男女訂婚後，若男方父母輩去世，未婚妻未經迎娶儀式即到男方家中執媳婦之禮，從此成爲媳婦。

的故事。

清同治元年（1862）彰化戴萬生糾眾倡亂，陷彰化圍嘉義，台南也受波及，官兵累敗，官府飛檄向各方求救兵。時瀰濃下庄有李龍者，幼時曾進書房學習，但文字未見進步惟喜騎射武藝，素性勇敢好尚結交，家中食客往來不絕。他在烽煙遍地時局艱難之際登高一呼，召集同志三百人組成右堆義軍。慷慨赴義星夜馳援台南府城，在東門樓擊斃匪首，匪徒東竄。李龍率眾追趕，經大目降（今新化）、礁吧年（今玉井）、最後到達大武崙（今楠西境），已不見賊蹤。時大武崙有一座媽祖廟，村民適自北港進香返莊遊境，聞瀰濃六堆義軍為營救府城追擊匪徒至此，深恐義軍不分青紅皂白無故被殺，乃將神轎及三尊神像棄置道旁，綵旗及陣頭器具也散落廟埕等地，放棄遊境各自逃命。李龍率眾追趕至此發現空無一人，只見神轎及遊境器物，自忖若回兵台南，恐賊眾再度集結包圍，乃跌茭請示媽祖，請准以遊境方式大隊轉返回台南。上憲慰其勞，賜予金帛等物，並上奏朝廷，賞李龍五品軍功銜。李龍要求將三尊神像請回瀰濃奉祀。然而請回之神像卻長期寄人籬下，由乩童邱阿秋設家庭神壇以奉祀，為居民消災解厄、扶乩看病。（徐正光等，1996：803）一直到民國四十一年（1952）地方信士吳瑞祥獻出位於三夾水的土地，各方信眾踴躍捐輸，完成神殿一座，命名為美濃天后宮。後來繼續增建前庭、金亭、涼亭、牌樓及活動中心，成為巍峨莊嚴的一方宗教聖境。

第二節　宗族組織的發展

除透過宗教的祭祀形成的新地緣關係之外，血緣的組織也逐漸發展。美濃地區的主要姓氏分別依序為：劉、鍾、林、黃、陳、張、李、宋、邱、吳等姓氏，其餘曾、楊、傅、蕭、溫、朱等姓氏也不少。（陳紹馨等，1968：768）不過也有一些罕見的姓氏卯、玉、依、普、麥等，這些罕見姓氏主要來自滇緬義胞，他們是在民國五十年前後自泰緬金三角地區撤退到台灣的反共救國軍及其眷屬，部分被安置於吉洋里土庫堤防北側荖濃溪舊河床新編的成功及精忠新村，又有潘、鄂、蘭等姓氏，有可能是平埔族裔的姓氏。

鎮內某些聚落有部分姓氏比例較偏高的現象，如中壇有「劉半庄」、竹頭角有「黃半庄」的說法。美濃本部落林、鍾、劉、吳、邱、宋氏甚多，柚子林方面林、張、何姓不少，龍肚庄內鍾、陳、羅、蕭、黃等姓氏家族較多，美濃各聚落的蕭姓人士其來台祖落腳地全都在龍肚，九芎林的溫、傅、馮姓家族較多，南隆地區是二度移民地區，因而姓氏顯得比較複雜。整個美濃地區在政壇上比較活躍的是鍾姓家族，有一個時期中央民代、省議員、鎮長、農會首長、鎮代會主席等政壇人物都姓鍾，讓外地人以為美濃人都姓鍾。茲介紹美濃一些家族，以明美濃家族發展梗概。

一、林氏家族

林氏家族通常被視為美濃第一家，林豐山兄弟率領武洛客家人來此地開墾之後，早期右堆總理都由其家族成員擔任。分別是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年的林豐山、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年的林長熾（桂山長孫）、乾隆五十年至

嘉慶二十五年的林向選（長熾子）、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十五年的林日錢（向選子），從 1736 年至 1835 年足足百年時間，濟南堂林氏掌握了瀰濃的政經與軍事大權。（鍾壬壽，1973：185）他們在瀰濃的中庄成立團練中心，將家族祖堂濟南堂興建於其中，整個場地佔地約二甲，在此供奉聖旨，豎立義旗，訓練壯丁，俾使在六堆有難時能響應大總理號令，出堆赴陣。（李允斐，1989：59）依據六堆組織章程，統計各個家族擁有的田園甲數攤派軍需，林氏族長也兼任管事之職，做爲大租負責人，收取各租戶所繳田租，轉交官府，林家也兼理各種商品的大盤交易，累積了許多財富。當時林家財富多達三十餘萬元，成爲瀰濃庄首富。（美濃庄役場，1938：4）

道光中葉之後，林家失去了右堆總理頭銜，也不再擔任管事，從此家道中衰，到了日本統治初期，濟南堂林氏已不復當年聲望。明治三十五年（1902）爲了擴建瀰濃公學校，濟南堂祖堂和宅院被徵收作爲公學校用地，（李允斐，1989：59）濟南堂祖堂從此被迫遷移到公學校東北側一隅，不復當年氣概。（圖 5-2）在美濃國小校園內還可看到林豐山兄弟當年所立的石柱和石碑，見證當年的林氏家族風華。

濟南堂林豐山家族旁支的祖堂，在埤頭下、柚子林、五穀廟等地都可見到，但其來台祖均非林豐山兄弟，而是他們在大陸原鄉的宗族旁支族孫，如埤頭下開基祖林長萬、柚子林開基祖林長昌等。濟南堂家族子孫命名，直到最近還能夠按字輩排序，其命名字輩字從十一世起爲「侯彥山芳長向日富貴享榮華祖德積善有餘慶忠孝傳家永昌隆」，4 目前在電話簿中享字輩特別多。

圖 5-2　林豐山家族祖牌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4 在林享豐老師提供的＜濟南林氏族譜＞內，有此命名字輩的排序資料。

家族子孫按照字輩命名，即使到了異國他鄉，都可以清楚知悉公孫叔姪之輩份親疏，感覺特別親切，缺點是常常有同名同姓者出現。

埤頭下的濟南堂林長萬來台時間後於林豐山兄弟，在埤頭下基立業後發展甚眾，目前整個庄頭百餘戶都是其後裔，祭祖時場面相當壯觀。祖堂中庭牆上有複製的「文魁」牌匾，據云係族親林金城中舉的例證。林金城之父林長爹，在咸豐年間自大陸原鄉來台，以洗磨石爲業，家境清寒，只好借住埤頭下宗親林屋祖堂的廂房。據說林金城出生時濟南堂族中長老擔心本族龍氣被奪，不准其母將嬰兒產在床上，因而林金城係出生在腳盆（洗澡木盆）中的，如同耶穌出生在馬槽一般。出生時乳名阿芳，雖然家境貧寒，仍能努力向學，終於考上光緒十七年辛卯榜舉人。（陳聰民，1991：168）埤頭下濟南堂也因此沾光，得立文魁之匾，不過此複製匾寫成乾隆辛卯年，請教林氏族中耆老也不知其所以然，也許是筆誤，因爲在嘉慶二十四年黃驤雲中舉之前，整個六堆地區粵族客家人並沒有舉人名額。

美濃鎮內最主要的企業美林集團創辦人林榮光，以經營木業起家，而今兼及超級市場、加油站等行業，爲照顧地方長老在靈山山腳下出資建立長青活動中心，擔任美濃扶輪社創社社長的企業家，據稱也是在林金城出生的同一房間出生。在柚子林開基的林長昌，基業開展後也有相當發展，其子孫中產生了美濃首位政務官－農委會主委林享能。林長遠開基柚子林之後，裔孫林富桐爲秀才，富桐子林恩貴一度回原鄉讀書，因而與其原鄉族親保持密切往來。日本時代大正二年林恩貴畢業於台北國語學校師範部，從此展開其公職生涯，先是擔任公學校教師，大正九年地方行政單位改制成立美濃庄役場時任庄役場會計，一度到杉林庄役場擔任助役，後返回美濃庄役場任助役，昭和六年（1931）接替邱義生擔任美濃庄長。任內積極引進菸草種植，使美濃經濟獲得改善。昭和十八年（1943）美濃升格爲街，擔任美濃街長，台灣光復後擔任首位官派美濃鎮長，民國三十五年美濃初中創校，奉派擔任校長，民國三十七年任美濃鎮農會理事主席，續任省立屏東救濟院院長並擔任省菸葉改進社副社長等職。（徐正光等，1996：1032）服務公職四十六年，跨越日本和中國兩個不同的統治階段，對地方建設貢獻良多，被尊稱爲「美濃土地公」。大陸淪陷時，官拜國民政府少將的原鄉族親林榮貴曾依親住在其夥房中，榮貴之子享仁現任路竹高中校長。由於林恩貴家族一直和大陸宗親維持往來，省籍觀念較爲淡薄。民國四十年代一般美濃人都還相當保守，其家族成員卻分別有人將女兒嫁給來自河北的蔡乾和來自浙江的葛楚珍等在美濃初中任教的外省籍老師，引人側目。同宗的林富雄博士擔任高雄農業改良場場長，其弟林茂振從我國駐沙烏地阿拉伯農技團退休後轉往尼加拉瓜經營佔地三百多甲的農場，從事水稻生產。從埤頭下濟南堂的棟對「忠孝褒萬世從魯移閩移粵 由濃山創業開得千年萬年」可看出其家族遷移發展的過程。

美濃另一支林氏家族屬於西河堂，濟南、西河之分野始於漢朝。西河堂號在先，淵源於戰國時代的趙國相林皋，其九子皆賢，加上父親十人，被尊爲十德之門。林氏祖堂的門對「十德家聲遠 九龍世澤長」即源於此，由於林氏家族望著西河，因而以西河爲堂號。西漢宣帝時林尊爲博士，家居濟南，

以儒術傳家，族中儒學人物甚眾，爲濟南林氏之始，從此林氏有了濟南堂的系統，不管濟南或西河，林氏實爲一家。（徐正光等，1996：975）早期美濃有一個重要林氏家族的嘗會「評事公嘗」，濟南、西河林氏都有成員參加。西河堂的林氏家族在濟南堂林豐山家族中衰之後繼之而起，主要人物爲林偉麟，林偉麟之父林瑞源在乾隆四十年渡海來台，先是在柚子林母舅何滄梅家中擔任傭工，爲人非常篤實勤儉，存下資金購買田地，到了三十七歲才成婚，娶鍾約清之女，生下四子盛麟、偉麟、瓊麟、超麟。

瑞源長子盛麟自幼讀書頗有根柢，次子偉麟則精明能幹，偉麟十三歲時即協助父親建立祖堂夥房。當時台灣粵族鄉試未分配舉人名額，瑞源有意栽培長子盛麟，乃帶他回原鄉讀書，以求取功名。回到原鄉時留居原鄉的弟媳瑞爵之妻有一子才二在台灣，抱怨瑞源未帶其子返回原鄉，瑞源聽到後心中不樂，乃束裝返台，欲帶瑞爵子返原鄉。盛麟從學堂返家後得悉，連夜趕到汕頭追上父親同船返台。不料在澎湖附近船逢大浪，父子同被捲入大海。幸獲同船高樹東振新庄楊姓乘客救起，向船東乞求破爛乾衣換穿竟未得應，父子兩雙雙凍死在澎湖荒島，偉麟得訊後趕到澎湖，就地掩埋父兄，數年之後才雇船運回父兄骨骸，卜葬於新寮旱河地區，偉麟熟悉勘輿之學，慎選風水寶地。（圖 5-3）偉麟頗善於營謀從事染布及布匹買賣獲利無算，購入良田百甲成一方首富。咸豐年間擔任瀰濃庄管事，由於排行第二，庄人稱其爲林文二伯。時瀰濃地區交通不便，林偉麟所購田地大部分在柚子林，來往必須經過美濃溪，於是捐出田地數甲作爲筏渡田，由承耕者負責在南柵門擔任筏渡人，義渡來往行人。日本時代泰安橋完成後不需筏渡，筏渡田捐獻給美濃庄役場，成爲今日美濃鎮公所的公產，（美濃庄役場，1938：42）林偉麟又捐出東門醮廠下三甲多地作爲公墓用地。由於林偉麟樂善好施，子孫也有相當發展，如林濃生曾任縣議員、林麟星曾任官派鎮長、林富生任鎮代會主席、林廣生當校長等。

圖 5-3 林瑞源、林偉麟父子事蹟

資料來源： 林金作老師〈林瑞源七世孫〉提供

西河堂林氏家族中最富有傳奇性人物是林春雨，其先祖林學貴道光年間自原鄉來台，至其父林森園時定居在花樹下。林春雨出生於甲午戰爭當年，八歲時其嫂在田裡採福菜遭雷殛致死，十歲時兄春來病死，十二歲時父森園病逝，家中僅剩母親、姪女錦妹和自己三人相依爲命。民前一年畢業於瀰濃公學校，家中事務由其一肩挑起。十七歲時不幸染患傷寒，瀰濃派出所警部釜田喜太郎幫他從番薯寮（今旗山）延請日本公醫診治，當時謠傳日本公醫會用毒藥毒死傳染病患，其母不敢讓他服用公醫所開立的藥，因此病況愈加嚴重，釜田再度延醫，醫師也深感奇怪，於是要釜田親自餵藥，才得以好轉，終獲治癒，救了春雨一命。十八歲春雨入旗山野村代書事務所擔任筆生，大正六年美濃區長邱義生聘其擔任書記。次年母逝，因孝扛娶劉氏。（徐正光等，1996：1034）

大正九年全台地方改制，美濃庄役場成立，春雨擔任書記兼產業技士，大正十四年升任會計役，負責財政出納業務，任內興建庄役場大樓。昭和三年 32 歲時退出公職，一度經營碾米廠失敗，負債累累，受雜貨店老闆娘不客氣討債之刺激，決心奮發圖強，投入農業經營。四十五歲時投入菸草種植行列，當時孩子也逐漸長大增加了勞動人口（他因人丁單薄因而娶兩房妻子，生了十位兒子，六位女兒，還抱養一女共有子女十七人），因而向庄役場申請不少河川地開墾，勤儉持家擴大生產規模。到民國七十六年以九十三歲高齡去世時擁有田產近五十甲，建地一甲多，菸樓十棟、平房三十多間、樓房十餘棟，子孫多達 114 人，其中擔任教師的子孫媳婦者多達二十餘人，每年美濃舉辦教師排球賽，林家都組兩隊參加。他在世時一直未分家，維持著龐大家族公產共食的大家庭，蔚爲佳話。他生前樂善好施，先後獲省主席陳大慶、縣長黃友仁、鎮長溫彩光等行政首長表揚。去世時子孫遵其遺囑捐十萬元給美濃國中、五萬元給美濃國小作爲清寒學生獎學金，又捐十萬元給民眾服務站救濟貧民。（徐正光等，1996：1035）

另一支西河堂來台祖林錫瓚在乾隆年間入台後定居瀰濃下庄，育有三位兒子鳳秀、山秀、縣秀。長子鳳秀建立上夥房，裔孫林宜鑑任縣議員、林永才任鎮代會主委。次房、三房合建下夥房，子孫頗爲發達，林阿三曾任鎮代會主席、林炳英任國中校長、林新通獲東京大學博士、林進祥獲牛津大學博士、林郁方獲維吉尼亞大學博士並擔任立法委員、林新海曾任縣議員，家族祖堂前立有石獅一對，頗具氣派，西河堂林氏字輩依序爲「一輝洪百江延子德永璋星瑞麟玉輔賡恆作棟樑」，5 目前以作字輩佔多數。林氏博士還包括林文源、林博文、林本元、林清仁、林華君、林俊清、林作旺、林東海、林吉榮、林明照等人。

二、邱氏家族

邱氏河南堂忠實第中有一支以邱福麟爲來台祖者，後來也在美濃成爲望族。邱福麟來台時也是孑然一身，替人幫傭維生，稍有積蓄即購買田地，到其子邱添貴時累計田地數十甲。添貴生有四子仁生、義生、禮生、智生，其

5 林金作老師提供的＜西河堂瑞源公派下族譜＞內有此字輩排序資料。

中義生與智生在美濃政壇聲望甚高。義生於明治四十二年，畢業於台北國語學校國語部之後，任職阿猴廳員。三年返鄉繼宋守四任第三代美濃區長，美濃庄改制之後，任美濃庄長九年，至昭和六年（1931）由林恩貴接任。又擔任美濃生產組合長長達三十年，高雄州議員、高雄州協議會議員、水利組合評議員等職。台灣光復之後擔任高雄縣參議員、美濃鎮農會理事長。日本時代兼營製糖、釀酒等事業，兼理邱氏夢龍公二世嘗數十年，家族財富甚多。娶有二房妻子，子女共有十人。長字瑞光，台大畢業之後赴日留學，獲九州大學醫學博士；次子瑞明，台大畢業之後赴美發展。（徐正光等，1996：1029-1030）

邱智生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先進入台灣鐵道部工作，後又到香港日本總領事館任職。返台後到六龜新威經營製糖業，擔任六龜庄協議會議員，又任六龜組合會長。台灣光復後獲選高雄縣參議員，民國三十八年派任高雄農田水利會專員兼旗山分會主任，民國四十年當選台灣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爲美濃地區首位省級民代。他頗富民族意識，在日本時代擔任公職時，並未改用日本姓氏，雖然其上司不斷對他威脅利誘，他一直拒絕成爲國語家庭，家居也少用日語交談。在六龜任職期間，促成新威堤防建設，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協助新威國校興建校舍，改良邦物埤水利工程，促進新威地區農田改良。任職水利會期間，將獅子頭圳水門全部更新，整修抽水馬達使農田灌漑更增效益，促使美濃及旗山地區農業更加發展。興建東門抽水站，使三十多甲看天田成爲雙冬水田。在旗美地區興建大小橋樑十九座，改善地方交通。提供水利會用地以興建省立旗山醫院，提昇地區醫療水準。在省參議員任內積極爭取建設經費興建旗山大林堤防及嶺口地區護岸工程，保障地方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大力鼓吹成立旗山信用合作社及美濃林業生合作社，使地方金融週轉更爲方便並促進美濃產業發展，更使因長期燻菸葉而被砍伐成童山濯濯的美濃山林回復青山綠水面貌。日本時代知名學者，二二八事件受害人林茂生教授曾致函邱智生，論及爲台人爭取教育權的問題，原函收錄於《美濃鎮誌》，爲相當珍貴的史料（徐正光等，1996：1037-1038）。

仁生的長子潤洪在美濃公學校畢業之後，前往日本九州佐賀念中學，而後考上早稻田大學法科深造。中日戰爭期間到中國參加抗戰，投入陳濟棠部隊，官拜上校。抗戰勝利後返台，政府有意安排他擔任澎湖縣長，但因要照顧母親及家中產業而未就，留在美濃家鄉至九十六歲才去世。其子森曙爲留美工程師，退休後返家照顧老父，積極參與家鄉文化建設工作。

邱連貴之子潤銀 1910 年出生，今年已 95 歲高齡，1927 年留日，1939 年多摩帝國美術學校研究科畢業，是美濃首位正規美術學校出身的藝術家，其藝術造詣精湛爲野獸派名家，曾在台北美國文化中心舉辦「從畫六十年回顧展」，北美館及高美館均購藏其畫作，妻高氏妹係美濃第一位女西醫，長男欽亭在紐約行醫，三男芳亭爲留美博士。

邱氏家族中還有一位特殊成就的子弟邱倚星，屏東農專畢業後以水稻專家身分被派往尼加拉瓜農耕隊任職，爲當時尼國總統蘇慕薩重用，負責管理總統農場，與尼國高層交情深厚。桑定政權成立後，內閣成員又有不少老朋

友，副總統拉密雷斯與他情同手足，政權更迭後將其官邸轉讓給倚星，此官邸曾招待過卡斯楚、阿拉法特等世界知名人物。倚星還透過蘇慕薩時代的內政部長買了一座位於尼加拉瓜大湖中原屬蘇慕薩家族的小島，命名爲福爾摩沙，島上經年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由於桑定政權時代左傾與中共建交，後來在世界民主化大潮影響下舉行總統大選，查莫洛夫人當選總統。查莫洛之子貝里多與邱倚星爲好友，透過倚星安排來台訪問，中尼兩國因此重新建交，李登輝總統和查莫洛夫人得以互訪，倚星居間爲中尼邦誼作出重大貢獻，尼國政府派任駐華大使還曾徵詢他的意見，除了在尼國經營國際貿易企業外，他也擔任尼國荒野協會負責人，致力於維護尼國熱帶雨林的自然生態。6

三、鍾氏家族

龍肚鍾家是當今美濃政壇最耀眼的家族，十七世鍾起廷從廣東來台後定居龍肚庄，二十二世求郎在美濃產業組合任職，求郎長子喜濱任職美濃鎮公所，以建設課長退休，喜濱長子紹恢曾任高雄縣議員、美濃鎮長，次子紹和曾任省議員，現任立法委員。求郎次子榮吉先後擔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中國國民黨副秘書長、親民黨秘書長等職。求郎三子喜吉任職華航，先後擔任馬公、那霸、胡志明市、羅馬、墨爾缽等機場的華航分公司經理。

另一鍾氏家族成員十九世鍾光道來台後定居龍肚，二十一世連福任龍肚區長，二十三世啓元留日返台後任公學校教師，民國四十年以三十歲當選首任美濃鎮民選鎮長又當選連任第二屆，卸任後當選兩任高雄縣議員，又擔任第三、四屆美濃鎮農會總幹事。另一位十七世鍾起珍來台後世居龍肚龍蘭窩，二十二世福清入庠爲秀才，在龍肚開學堂教堂書，且善勘輿之術，其學堂學生來自龍肚、美濃、新威、月眉、高樹等地，可謂桃李遍右堆，他後來擔任首屆龍肚庄長。福清子世充幼承庭訓，漢文造詣頗深，日本時代行政改革後擔任龍肚保正、農事組合長、協議會員等職，將其父遺文＜龍肚庄水利事由記略＞加上自己所撰寫的＜龍肚庄事由記略＞＜補記水利記略＞及＜附錄龍肚各有之異事記＞等文綜合成《龍庄古紀》，收錄於《美濃鎮誌》及《龍肚庄誌》，是研究龍肚地區歷史發展的重要史料。7

美濃本部落的鍾家也有相當突出的表現，如鍾德福、鍾德珍、鍾新財等先後擔任美濃鎮長，鍾德珍也曾當選縣議員及省議員，鍾新財又以新黨不分區候補資格補上立法委員。鍾飛昌、鍾鳳祥當過縣議員，鍾炳珍當過農會理事長。中壇鍾福有及鍾富洪父子先後當過美濃鎮民代表會主席。南隆鍾未文在日本時代由五穀廟保送到日本讀書，返台後擔任教師，爲美濃地區相當著名的數學名師，其子乾葵獲交大博士、女淑馨獲美國德州大學博士，都在交通大學擔任教授。廣興笠山鍾理和鍾鐵民父子爲知名作家，鍾理和的鄉土文學作品享譽華人世界，其生平故事被拍成電影「原鄉人」，文壇人士發起籌建鍾理和紀念館於故居，收藏台灣本土作家作品手稿，庭園設有台灣鄉土文學步道，樹立台灣知名文學家及其作品雋永文句供遊人憑弔。竹頭角企業家鍾

6 在 2002 年五月，我與邱倚星的初中同窗共十人前往尼加拉瓜參訪，也到了福爾摩沙小島。

7 鍾氏家族相關資料，大半由龍肚耆老鍾沐卿老師提供。

錦富在馬來西亞投資相當成功，又熱心社會慈善事業，受封爲該國拿督，他提供了美金十萬元給「美濃博士學人學會」作爲會務發展基金。美濃上庄鍾兆龍開創養鱉事業，其子祥鳳成立加捷科技公司，生產鱉精行銷海內外，獲得 ISO 國際認證，成爲上市公司，捐出兩億元給其母校交大作爲生物科技研發基金。鍾金鳳爲加拿大博士，曾受聘擔任福建泉州市的民辦仰恩大學校長，鍾家博士還包括鍾炳坤、鍾炳文、鍾翼能、鍾振昇、鍾振華、鍾達雄、鍾景生、鍾文博及福安鍾鳳嬌、鮮水港鍾秋玉等鍾家女博士。

四、宋氏家族

「白馬名家」京兆堂宋家也是美濃望族之一，耆老相傳清代光緒年間西柵門附近宋家有一位名爲阿昌（可能是宋德昌）之人，有一天其妻割了一大把番薯葉擺在前院竹叢旁水缸邊，第二天早上發現水缸水沒了，番薯葉也被吃光了，接著數天都是如此，感到十分訥悶，到底被什麼動物吃掉了呢？爲查明真相，一晚宋阿昌徹夜不眠守夜觀察，是晚月色甚明，忽見林中走出一匹白馬，吃完番薯葉再喝水，然後心滿意足地返回林間。夫婦深感蹊蹺，次晨循跡查看，發現林內一座石頭伯公，乃返家準備一套牲禮，向伯公祭拜一番，並請神示准以挖掘，在伯公基座旁掘地三尺，發現一個陶甕，打開一看裏頭全是白銀，從此成爲地方首富。

宋阿昌成爲富翁之後，樂善好施，年年捐出鉅款濟貧，又建茶亭於牛埔路邊，讓行人休息喝水。他斥資興建巍峨祖堂，堂前建有門樓一座，門聯爲「青山老屋　白馬名家」，要子子孫孫永誌不忘白馬報恩的故事。（曾文忠，1993：39）

另一種說法是宋阿昌原爲瀰濃庄管事林偉麟（文二伯）家中的長工，相貌堂堂，爲人忠厚篤實。林文二精通命理，看了宋阿昌的生辰八字，發現他命帶富貴又長壽，於是決定將愛女下嫁這位長工。婚後又爲宋家在牛埔坪選定一穴好風水，風水圓工之日，林文二給女婿六大圓，要他晚飯後出去玩（賭博之意）。當晚夜半之時宋阿昌用上衣包了好幾百大洋回來，時人轟傳這是「寅時葬卯時發」的故事。8 從此與岳父林文二並列美濃最有錢的人家，號稱「上庄阿二伯、下庄阿昌伯」，翁婿二人頗爲庄人稱述。

現今白馬名家宋屋祖堂是美濃鎮最有氣派的夥房之一，一般人家祖堂爲平房式三合院，宋屋祖堂正廳爲二樓，正門上立有「貢元」牌匾，堂號爲京兆堂，下層正門書「賦梅第」，貢元之來歷族中人員也不甚了解，有人猜測說可能是捐官所得之榮銜。右側後進廂房還保存著早期宋屋學堂的建築「吟杏書室」，裡頭供奉孔子及文昌帝君神位，是美濃鎮內惟一保存完整的學堂建築，頗具歷史價值。據云早期宋家子弟不分男女都可在學堂中讀書，是鄉間少見盛事，因而宋家家族頗爲興旺，栽培出不少傑出子弟。高雄廣築建設董事長宋國榮，爲宋阿昌的直系後裔。美濃第一位留美博士就是宋家子弟宋杰祥，此外還有宋炳祥、宋永焜、宋國城、宋子奇、宋沐恩、宋華聰、宋健治、宋祥桂等宋氏子弟博士，宋華聰任農委會動物檢疫局副局長、有些博士擔任

8 林偉麟曾孫林濃生議員發表於《月光山雜誌》78 期四版的報導資料。

醫師、有些成爲教授。宋氏傑出人物還有清末美濃區長宋守四、台電核安處長宋森祥、金山大飯店董事長宋永來、美濃衛生所主任宋寶勳、國小校長宋永義、宋永通，棒球教練宋宦勳等等。

五、劉氏家族

彭城堂劉氏在美濃分布甚爲普遍，爲美濃第一大姓。（陳紹馨等，1968：768）廣興庄開庄領導人劉玉衡及對中壇庄開庄具有貢獻的劉達峰等人是早期劉氏的知名人物，劉達峰後人還拓地到下竹圍、南頭河、金瓜寮、三降寮等大中壇地區，號稱「劉半庄」，龍肚方面大崎下的劉氏家族也不遜色，在美濃本部落劉氏家族表現也頗爲傑出，如劉富禮曾任高雄縣議會副議長，在客家人居於少數的高雄縣是很難得的成就。前清秀才劉炳文有＜美濃簡史記＞傳世，爲研究美濃的珍貴史料。劉姓博士包括劉建廷、劉真真、劉源上、劉富善、劉茂男、劉桂林、劉紹興、劉鎮西等人。劉氏家族在武的方面表現也不差，如曾任台東縣、台北縣警局局長、現任警專校長的劉勤章，空軍少將劉勝信等。又有駐外大使劉富添，民代方面有縣議員劉天杏、劉英裕、劉葵妹、劉誌來、劉達景、劉玉麟及鎮代會主席劉勝義等。郵匯局長劉富榮、農委會副處長劉富善、高等法院檢察官劉永清、長榮航運船長劉紹清、留日名醫劉永壽及劉欽麟、欽賢、欽文兄弟及劉恆仁，高雄工專退休教授劉雲水的三位公子也都擔任醫師。

六、吳氏家族

吳氏家族由吳克俊四兄弟到美濃開基之後，派下子孫分別立有渤海堂及至德堂等祖堂，繁衍至今子孫遍布美濃各部落，甚至也有擴展到杉林鄉、六龜鄉、高樹鄉等地興建祖堂者。吳氏家族在美濃表現也相當突出，軍職方面產生了一位美濃最高官階的陸軍中將吳其樑，成爲美濃開庄以來位階最高的將軍，他曾任軍團司令、成功嶺大專集訓班主任、海巡部副司令，退役後擔任行政院退輔會秘書長。吳海源曾三度蟬聯農民團體立委，其家族在紡織業頗有發展。吳達興醫師的兒子維忠爲上市公司美隆電器董事長，在台灣、東莞、蘇州等地都有規模相當大的電器工廠，員工數千人，產品行銷全球，尤以美國爲其主要市場，舉世聞名的育樂王國洛杉磯環球影城都採用其音響製品。上市公司昱成建設董事長吳瓊興也是美濃吳家事業傑出的子弟之一。

1970 年代奉派到非洲加彭共和國擔任農耕隊員的吳麟德從農耕隊退休後留在非洲發展餐飲業，邀請其弟吳光德合作成立了「吳家園」連鎖餐廳，在加彭、喀麥隆、布市剛果、安哥拉、納米比亞、查德等國設立中華餐館，各國政要常以其餐廳招待來訪貴賓，黛安納王妃生前也曾爲座上客，兄弟倆與各國政要建立了相當感情，經常運用此機緣協助我國在這些國家的外交工作，特別在無邦交國家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9 吳丁洪長期擔任美濃鎮公所秘書，鍾德福鎮長在任內去世時，由他擔任代理鎮長。吳蘭珍曾四度當選高雄縣議員，在婦女政治地位偏低的美濃社會可說是一個異數。吳家博士包括吳其聰、吳明峻、吳煥德、吳庚順、吳肇英、吳麗琪、吳婉琪等人，中研院

9 相關資料係由吳光德先生告知。

經濟所研究員吳中書是杉林象寮下出身的博士，但其來台祖堂在美濃鎮泰安里。數學名師吳耀德校長栽培了無數美濃子弟考上師範院校，台中高分檢吳文忠檢察官被譽爲司法硬漢，不畏地方惡勢力辦了不少大案，知名作家兼政論家吳錦發最近入閣擔任文建會副主委。

七、黃氏家族

江夏堂黃氏在美濃也普遍分布，廣興地區所佔比例頗高，有「黃半庄」的說法。竹頭角的黃姓家族是清代最爲顯赫的美濃家族之一，黃清泰在林爽文事件的瀰濃庄之戰擒獲賊首司馬球，平步青雲累官至長福營參將。無獨有偶地竹頭角大埤頭也出了一位高階警官，曾任嘉義縣警局局長、現任保六副總隊長的黃榮清，巧的是黃清泰最後任職地就在嘉義，死後賜葬在嘉義市郊的北社尾，墓塚仍存，其后土距墓碑近四十公尺，可見入葬時之規模甚爲宏偉。因他是在任內追擊匪寇時重傷殉職，清朝政府特賜與高規格的葬儀。清泰之子黃驤雲是美濃出身的唯一進士。（連雅堂，1979：1084-1085）驤雲二子黃延祐、黃延祚也分別中舉，祖孫三代文武輝映，爲美濃黃氏增添光彩，今竹頭角黃家祖堂高懸進士第門匾。（圖 5-4）現居美濃的黃清泰後裔主要是長子定豪（奎光）的後代，次子龍光（驤雲）之後部分在苗栗地區，大部分在大陸。進士第祖堂棟對「**祖籍昭江夏胥蕉嶺居大坑頭忠孝持家念先人千頃徽聲垂偉業　宗支基廣興始參軍開科發甲文武接踵緬後輩重修堂構永流芳**」，從中可了解美濃唯一進士家族的繁衍發展概況。10

圖 5-4 竹頭角黃驤雲進士第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　　明：此進士第爲黃明輝先生祖堂。

10 有關黃氏進士第資料，由黃明輝、黃壽華叔姪提供。

陳得富議員（黃容傳之子）回到廣東原鄉調查所得資料，認爲分居美濃各庄頭的黃姓子孫除下九寮紫雲堂一支來源待查外之外，其餘全爲蕉嶺寨背一世祖黃廷政派下子孫。（黃森松，2003：31）黃氏子弟表現較爲突出的有前中研院近史所副所長黃福慶、縣議員黃國銘（曾任高雄縣文化中心主任）、縣議員黃輝芳、首屆鎮代會主席黃添元、第五屆美濃鎮農會理事長黃辛富、高雄縣政府前地政科長黃錦鳳、日本時代被譽爲美濃三羽鳥之一的黃陸梅、日本時代留日美濃青年中學歷最高的黃祿英（早稻田大學研究部）、土銀經理黃永洪、國中校長黃瑞光。黃申榮家族移民阿根廷、美國等地，在美洲的家族親屬不下三百人，其子錦祥在阿根廷發起成立「旅阿六堆客屬聯誼會」。（徐正光等，1996：1015）。黃姓博士包括黃敏機、黃鴻騰、黃國華、黃裕鈞等人。

八、蕭氏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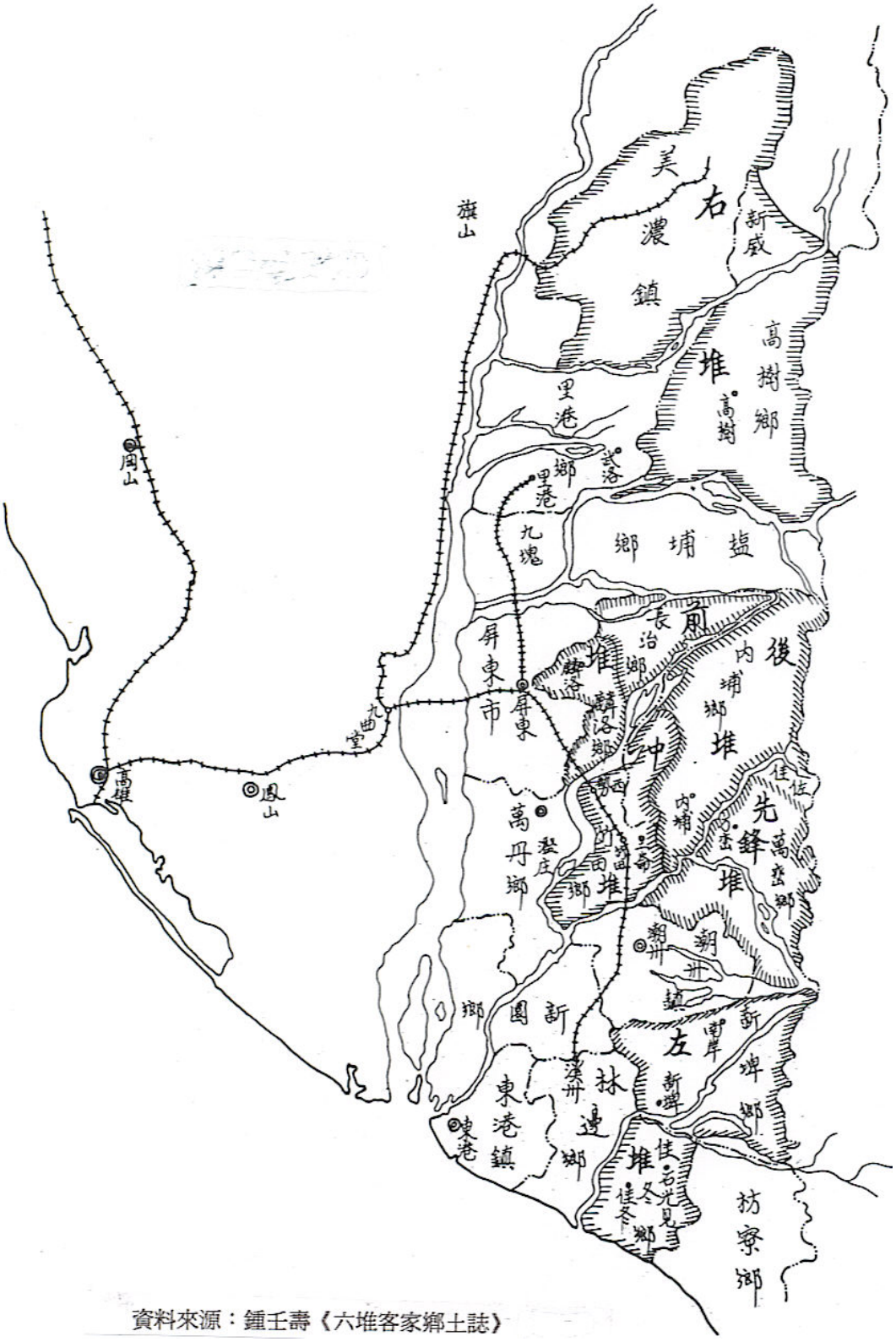
美濃師儉堂蕭氏家族的來台祖都在龍肚開基，包括開魁、仕傑、仕剛、景友、纘清、裕財等人，他們都是廣東一世祖松源開基祖梅軒及六世石扇開基祖萬三郎（明浦）的後人，十六世仕傑公之後裔二十三世忠和、文和、盛和三兄弟於民國九十一年前往廣東梅縣尋根，在原鄉宗親的帶領下順利瞻仰石扇開基祖萬三郎公的墳瑩風水，祖墳型制頗宏偉，歷經明代崇禎丙子、清代康熙癸亥、道光癸巳及西元 2000 年的四次整修，看來頗爲氣派。由於其後裔在大陸出了一位中將蕭向榮且老家還在石扇，因而萬三郎公的墳塋尚能保存完好，文革時未遭破壞。兩岸宗族血濃於水，並未因兩岸政治的對立而有所隔閡，族親相見時頗爲親切。美濃蕭氏家族在教育界的表現特別突出，包括蕭新祿教授、蕭長松教授、前美濃初中蕭富郎校長、旗美商工蕭文雄校長、前鳳山國中蕭光松校長、國小校長蕭秀英及在中小學擔任主任組長及教師至少在五十人以上。開魁公之後裔產生了一位名聞國際的音樂家蕭泰然，蕭家博士包括蕭文彩、蕭健彩、蕭維滄、蕭惠珍等人。吉洋蕭氏來自龍肚西角仕傑公派下，從其祖堂的棟對「**石扇繼松源輝燕翼振鴻圖五十郎開基俊傑英才榮八葉　元明推唐宋啟人文昌大族十六世渡台綿延瓜瓞著三方**」可看出仕傑公派下在繁衍過程中的來龍去脈。（蕭盛和，2001：80）

第三節　美濃社會與六堆的關係

六堆是台灣南部客家地區的通稱，在行政區域方面跨越了高雄和屏東兩縣。（圖 5-5）六堆組織的形成與朱一貴事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於朱一貴事件牽動閩客之間的敏感神經，形成族群關係的緊張。屏東平原的客家人爲了保鄉衛土，經由組織團練演化出一種準軍事組織。堆的原義一般認爲其意爲隊，爲了與正規軍事單位的編組名稱作出區隔，因而以堆代替隊。（鍾壬壽，1973：86）

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死後，嚴禁客家人渡台之令漸弛，客家人紛紛從大陸原鄉渡台。當時台灣南部沿海平原地區大多已爲閩南人捷足先登，在沿海地區已無客家人發展空間，只好另謀出路。後來發現下淡水溪東側的廣大平原榛莽未開，地曠人稀，惟此地歷來爲以凶悍著稱的鳳山八社平埔番的

圖 5-5 六堆部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

活動區域，11 東方的傀儡大山又分布著有獵首惡習的傀儡番。但客家人爲爭取生存空間，仍然不惜冒生命危險前往此地墾殖。然而客家人初抵斯土之際，

並不敢貿然前進，先試著在離閩南人已開拓的萬丹庄東側五里左右的麟洛河河床墾殖，在此地建立了台灣的第一個客家人的庄頭—濫濫庄(今萬丹鄉四維村)，且在此設立第一座開基伯公。（鍾壬壽，1973：70）從庄頭地名可想見此地的基本模樣，它是一塊土質鬆軟易於墾殖但容易遭受洪水氾濫的地區。從此以後客家人從原鄉渡台的人數越來越多，此庄頭已難以容納源源不絕來自原鄉的鄉親。再加上此地容易受洪水浸害，閩南人也有所進逼，濫濫庄的客家墾民不得不設法遷往他處，他們以此地爲基點分別向東、北、南各個方位輻射發展，避開閩南人的區域，深入原本屬於鳳山八社平埔族的地盤，運用各種手段取得土地，擴充墾殖地區。到了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爆發時，已形成十三大庄、六十四小莊的規模，大庄有居民千人以上，小莊居民過百。

以濫濫庄爲基點客家墾民的擴張範圍，在雍正十三年之前尚未逾越今屏東縣的領域。濫濫庄民最先向東南側竹田地區拓展，康熙 37 年(1698)首開糶糶庄，發展到頭崙、二崙、中崙、美崙等地，以頓物(今竹田)爲農產品集散中心。（鍾壬壽，1973：70）糶糶庄的達達港爲穀物輸出港，穀物在此裝上小船後，經龍頸溪、隘寮溪、東港溪運至東港，再換大船銷往大陸各地，竹田成爲六堆之「中堆」，首任六堆大總理李直三就是出身於中堆二崙庄。

在中堆墾拓之時，有溫、張、林、鍾數姓青年沿河向內陸探究，發現官倉肚爲開墾的好地方，乃遷往此地建立茅屋居住。時逢冬季，氣候較爲乾燥，某日午後耕牛竟然失蹤，眾人乃急忙隨牛腳跡前往追尋。在離茅屋千餘公尺的密林深處，發現牛群在一口如噴如湧的泉塘嬉戲，在旱象難解之際有此清泉，眾人無不喜出望外，稱之爲「仙人井」，決定遷居於此，是爲萬巒庄。六堆形成之初庄中有位壯士名劉庚甫，身材魁梧武功高強，被推舉爲大先鋒，且萬巒地區爲六堆中最接近傀儡番的聚落，因此萬巒被稱爲「先鋒堆」。（鍾壬壽，1973：71）後來萬巒地區的二溝水被大水沖毀，當時有戶林姓人家遷移至下樹山一帶，在此墾殖，由於此地當時位於密林之間的埔地，因而此地名以內埔爲名，是爲內埔開庄之始，此地設有後堆營盤地，因而被列爲「後堆」，內埔庄的天后宮在早期曾爲各堆的仕紳商議六堆大事的聚會場所，因此內埔被視爲六堆的自治中心。（鍾壬壽，1973：72）

朱一貴事件結束之後決定設立忠義亭以紀念殉難義士，內埔有意爭取在此地設立忠義亭，但中堆的西勢庄也有意爭取，最後以秤土重量做決定，西勢土較重，因此忠義亭就設立於西勢庄。濫濫庄另有部分居民沿麟洛河往上游地區，到了一處適合建庄之地，發現此地大龜特多，認爲有龜必有麟，因而將此地命名爲麟洛，開庄者爲林俊良。邱永鎬從原鄉來台時原在台南擔任閩南人所開商行的夥計，爲人篤實，老闆乃讓他到阿猴開設分行。但當時生意難爲，又得知客家鄉親墾拓成果很好，乃向老闆請辭，回到大陸原鄉召集邱、

11 鳳山八社由北向南依序爲：武洛（大澤機）社、搭樓社、阿猴社、上淡水社、下淡水社、力力社、茄藤社、放索社。

張、羅、黃、廖五姓青年來台，以香椽樹下爲基地，墾殖潭頭、長興等地，引隘寮溪水灌漑，爲長治開庄之始。由於當時來台墾殖的多爲單身男子，搭寮於墾地之中，出門耕作常常大意忘了熄滅灶中餘火，因而常發生火燒工寮之意外，長興庄火災頻繁，被稱爲火燒庄。（鍾壬壽，1973：73）長治和麟洛相鄰，同被列爲「前堆」。

從濫濫庄往南墾殖的客家墾民到南埔庄之時一度與閩南居民雜居，但深感不便。朱建功領族人在林邊溪畔建立建功庄，是爲新埤開庄之始。戴昌隆領族人建立昌隆庄，部分居民又向海邊墾拓，在茄藤社地建立部落，是爲佳冬，爲客家墾民唯一靠海的聚落所在，新埤和佳冬合爲「左堆」。（鍾壬壽，1973：74）濫濫庄民有一部分往北方挺進，康熙四十年(1701)進入武洛社領地，林、邱、曾、鍾等家族向武洛社番租地墾殖，在此建立聚落，仍以武洛爲名是爲「右堆」，爲各堆最後墾殖之地。由於此地爲隘寮溪河川浮覆地，鬆軟易墾土質肥沃，作物收成甚爲豐饒，很快就吸引更多墾民，成爲一大庄頭。在朱一貴之役中參與義軍的人數特多，保鄉衛土之成就深受推崇。

雍正十年(1732)吳福生之役時，武洛庄受到的威脅最大，主因在於下淡水上游的里港一帶吳福生的黨羽特多，武洛居民奮力反擊，與當地閩南人結怨頗深，處境甚爲險惡，再加上隘寮溪未建堤防，時常有洪水爲患。在天災人禍交逼之下，乾隆元年(1736)庄中義民首領林桂山、林豐山兄弟率領庄民越過荖濃溪開庄瀰濃，後來擴及到杉林三庄、旗山三庄、六龜二庄。12 此外在乾隆二年武洛庄民邱、楊、梁等十八戶墾民往東北越過隘寮溪進墾東振新庄，逐步擴及到大車路、大路關、菜寮等地，爲高樹開庄之始。（鍾壬壽，1973：75）美濃、高樹加上杉林、六龜、旗山的客家庄也都被列爲六堆中的「右堆」。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鳳山縣增設港東、港西二里於鳳山八社，日本時代又再細分爲港東上中下里，港西上中下里，港東、港西是以東港溪分界。歸納起來六堆的分布如下：中堆在竹田鄉，位於港西下里；先鋒堆在萬巒鄉，位於港東下里；前堆包括長治鄉、麟洛鄉，位於港西中里；後堆在內埔鄉，位於港西中里；左堆在新埤、佳冬二鄉，位於港東中里；右堆包括高樹、美濃及杉林、六龜、旗山的局部地區，都位於港西上里。（李明恭，2001：18）

清朝當局對台灣的統治並未存有經世濟民的理想，只不過是消極地不讓台灣落入反清勢力手中而已，當時清廷官員把派駐台灣任官視爲畏途，避之惟恐不及，並無長治久安的理念。來到台灣之後，文恬武嬉，天高皇帝遠，甚至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引起人民極度不滿。加上清朝政府的對台政策，禁令處處，除了強逼稅賦之外，可說是讓人民自生自滅，因而動亂頻傳，盜賊、民變、分類械鬥層出不窮，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說法，地方常處在動盪不安的狀態之中。（戴炎輝，1979：90）一有動亂發生必然牽動敏感的閩客族群神經，衝突隨之而至。因此六堆地區的客家族群與周邊的閩南族群之間，在清廷統治台灣期間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之中，清朝政府當局不僅未

12 .杉林三庄爲新莊仔、崁頂、月眉，旗山三庄爲手巾寮、崙仔頂、圓潭仔，六龜二庄爲新威、新寮。

作疏導，甚至從中分化加以利用，閩客對立狀態更形惡化。六堆的團練組織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形成的，每當有警各堆壯丁必須赴陣出堆。朱一貴之役和吳福生之役美濃尚未開庄，右堆的赴陣主力都來自武洛。美濃開庄之後，右堆的重心移往美濃，此時動亂發生時，美濃的壯丁必須出堆赴陣和其他各堆壯丁義民並肩作戰，與六堆形成命運共同體。

美濃開庄後引起六堆壯丁出堆的首次事件是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黃教之役，正月十日黃教黨羽攻打鳳山縣城，六堆各部落壯丁參加六堆義民團召集，龍肚庄內空虛。正月十四日，附近匪徒乃勾結土番(平埔族)攜帶武器及石灰由東側新寮地區的山區越嶺進襲龍肚庄，庄民聞變大驚，多謀逃難。幸庄內有位身材壯碩的鍾姓婦人，俗稱「老虎媽」者提刀出來大喊：「誰要逃遁者，我斬其腳脛。」庄中老弱及婦女肅然聽命，勇敢部署抗敵。老虎媽以裙爲旗，整隊在龍肚庄頭東側的牛欄窩禦敵，同時拖出鎮庄的大銃一座，匆忙間卻找不到砲架，突然一株大竹倒下，乃將之權做砲架發砲，交戰良久，不分勝負。在對峙過程中突然東風大作，賊眾以爲天助，乃將所帶石灰順風施放，企圖迷瞎龍肚庄陣中眾人之眼。眾人匆促退入窩口，全體伏下以避石灰之害。突見空中出現一騎馬神人若隱若現，手拿一扇，但見祂揮扇數次，風向隨即改變，反吹賊眾。賊眾驚惶敗退，龍肚庄兵尾隨追擊至山後一凹窩，大開殺戒斬首數百級，此地至今仍名殺賊窩。（松崎仁三郎，1935：147-149）龍肚耆老鍾沐卿(78 歲)云：上輩的人到該地捕魚捉蝦，溪內常有骷髏頭骨，頭骨內蝦公特別多。事平之後，庄民感念神恩及大竹相助，在竹子倒下之處設一神壇，名曰竹扶人祠，又名威武將軍祠。每年農曆正月十四日龍肚庄民以豬羊隆重祭拜。龍肚貢生鍾鼎元有詩如下：

千門曉日影曈曈　一路謳歌出牧童
叱犢聲喧芳樹下　騎牛人聚綠陰中
長鞭掩映揮殘照　短笛悠揚弄曉風
窩竹尚存威武跡　扶人曾著保茫功

瀰濃開庄後涉及六堆的第二次主要事件爲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林爽文的南路頭目里港番仔寮居民莊大田意圖脅迫粵民投附，遣賊夥涂達元、張載柏到六堆客庄威脅利誘，聲言若不相從，必將粵庄盡行焚毀，雞犬不留，庄民大怒，立斬之。時台灣巡道永福遣海東書院掌教，前六堆大總理曾中立及幕友劉繩祖回六堆，招募義民協助平亂。各堆代表齊集忠義亭，眾議推舉曾中立爲大總理，鍾麟江、劉繩祖爲副大總理，聚壯丁八千人出堆征討莊大田，此次事件在六堆地區的主要戰役包括三頂部之戰、篤加之戰及瀰濃之戰。（鍾壬壽，1973：95）

乾隆五十二年(1787)林爽文部頭目司馬球聚眾自蕃薯寮(今旗山)方面向瀰濃進攻，右堆派出義民軍迎擊失利，中壇庄也被賊眾焚毀，戰況甚是危急。幸得六堆中軍營二十旗（每旗五十人）緊急調來支援，士氣大振，在瀰濃西門大敗賊眾，斬賊數百首，居民在此地建德勝公壇祭祀犧牲義士。司馬球被竹頭角庄義首黃清泰擒獲，黃清泰因此得以軍功獲朝廷重用，受任恆春把總。

又在恆春平亂有功，升遷福州城守把總，後升任竹塹守備、艋舺都司、彰化都司、嘉義都司、艋舺營遊擊、鎮標中營游擊、艋舺營署參將事等職。道光二年巡海，追擊匪寇至台灣東海岸，殲匪船十餘號，自身不幸也受重傷。事聞朝廷，擢升長福營參將，惜傷重未及上任即逝，敕葬嘉義北社尾，爲美濃人在清代擔任最高級武官者。（徐正光等，1996：1020）其子龍光也因此得有機會就讀福州鰲峰書院，最後考上進士，成爲美濃的唯一進士。父子文武雙傑，光耀鄉里。

嘉慶二十四年(1819)黃清泰之子龍光(學名驤雲)參加福建鄉試考中人，當時福建士人不服，向朝廷抗告，說粵人不該佔閩人之學額。消息傳回六堆，六堆人士立刻募集大筆款項，用以支援黃驤雲打官司，以爭取粵人學額。最後朝廷判決：黃員爲福建省台灣府府學生，即應以福建舉人身分上京赴考，從此確定了台灣客家人得以報考福建鄉試之資格，閩粵舉人名額之爭因此平息。黃驤雲在道光九年（1829）考取進士，成爲六堆客家地區的首位進士，鳳山縣的第二位進士。衣錦還鄉時把六堆捐款帶回家鄉，但捐款人無意收回這些款項。最後眾議將此款項購買了三甲多的水田，加上內埔有位賢慧婦女另捐了三甲水田，合併共有六甲多的水田，組成科舉會，將田地租與農民耕作生息，所得作爲科舉基金，用以補助六堆士子前往福建參加鄉試及進京趕考的費用，受惠的六堆士子甚多。清朝統治台灣期間，鳳山縣總共考上五名進士，即莊文進、黃驤雲、張維垣、江昶榮、蕭逢源五人，其中黃、張、江三人爲六堆客家籍。（盧德嘉，1960：237）此外自從嘉慶二十四年（1819）客家人得以參加福建鄉試之後，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朝統治台灣結束的七十六年之間，鳳山縣的二十八名舉人之中，六堆客家人占了二十名之多，比例驚人，科舉會之功不可沒，它促使六堆文風鼎盛。日本時代未採行科舉考試制度，科舉會改以每年頒發獎學金給與中等以上學校成績優良的客家學子，台灣光復之後仍然維持獎學措施，使六堆文風延續不斷。民國四十三年（1954）重修忠義亭改建爲忠義祠，欠缺建築經費，科舉會管理人蕭秀利將科舉會田產全數捐作重建基金，科舉會之運作因而終止。

民國四十九年（1960），忠義祠管理委員會開會，鑒於六堆獎學財團基金不復存在，獎學善舉停頓，上無顏對先人，下有愧於子孫。但當時經濟困難，不易募集資金，乃議決成立忠義祠稻穀基金會，入會者認捐一百斤稻穀（榮譽會員捐五百斤），以所捐稻穀孳息作爲獎學金。稻穀基金會設理事長一人，領導基金會運作。民國六十九年（1980）第七屆理事長溫興春鑒於稻穀會未登記爲財團法人，所生之有限孳息還要繳稅，主張將稻穀會改組爲六堆文教基金會，並將收費方式改爲現金入會。會員繳交三千元會費（榮譽會員交一萬元），並向各界積極募集基金。目前基金已超過千萬元，以銀行孳息作爲頒發清寒優秀大學生獎學金，並頒發金質獎章給予優秀研究生。每年利用忠義祠春祭大典時公開頒獎，受獎人員必須以流利的客家話發表得獎感言，以此激勵六堆學子保存優良傳統學風並傳承客家文化。13

13 有關科舉會的演變過程，可參閱六堆文教基金會刊印的簡介資料。

道光十三年（1832）張丙之亂起於嘉義，許成在鳳山縣角宿庄豎旗應之，高唱滅粵口號，引起六堆客家人公憤。六堆監生李受（定觀）與各堆相約，各堆決議赴陣出堆討伐許成。推舉六堆舉人曾偉中爲大總理，樹立大清廣東義民旗，相助官府討伐賊寇。六堆義民之右堆部分義軍奉命組織先鋒隊，與內門一帶義民結合救援嘉義。先鋒隊從山杉林（今杉林鄉）翻山越嶺，不畏艱困不捨晝夜，進抵白河附近大武隆之石頭厝紮營屯駐。賊眾聞客家義民軍到來，不敢出陣應戰。總鎮柴大紀聞客家義民來援，萬分感激。云：粵人精忠事跡，誠不愧先帝之褒嘉，粵庄存則我存，粵村不保，我能保乎？（松崎仁三郎，1935：111）由於許成的黨羽在里港一帶甚爲囂張，因而里港地區閩客之間相互仇殺甚爲嚴重。里港方面閩人向鳳山縣具狀申告，誣指粵族謀叛，直指首領爲黃驤雲之叔父黃英伯。黃驤雲趕回家鄉，以坐轎抬其患腳氣病的叔父，前往鳳山縣衙辯誣，聲明其叔絕無帶兵殺閩人。但縣令說：雖非你叔父所爲，閩人確爲粵人所害，汝需將真兇交出才行。黃驤雲無奈，返回竹頭角老家，向家中佣人黃圈定、倖新客兩人商量，由兩人出面頂罪。二人慷慨承諾，終得息事寧人。竹頭角庄民頗爲感念兩人之犧牲，爲兩位義士建「安樂壇」以祀之。（黃森松，2003：5）壇設於美濃中正湖畔，今高雄縣客家文物館斜對面。壇聯爲：

安屋一室英靈在 樂祀千秋俎豆馨

關於此事同治十年（1871）陳培桂纂修的《淡水廳志》記載如下：

張丙之亂也，適省親在籍。台灣道平慶令作書諭庄民勿生事，時閩粵兩庄構釁，閩人疑有私，詣省門控以主謀。禍叵測，驤雲挈妻子質官，親赴各庄購線緝匪。又捐滿穀石散致貧民，而正兇咸獲奏得優獎。

黃驤雲犧牲了家中傭人，爲客庄解決了危機。欽使入奏，得旨優獎，服闋還朝。特旨引見，以獲賊功補都水師主事。下庄人（右堆以外的其他五堆人）對此事頗不諒解，以俚謠諷刺驤雲：

上庄金團真無情 帶起官兵抓粵人 殺了幾多青頭子 害了幾多好漢人（徐正光等，1996：1022）

咸豐十年（1860）由於蝗災，禾苗損失慘重。右堆高樹大路關的農民前往內埔、萬巒等地取秧苗，返途經過高朗朗庄（今鹽埔鄉高朗村）遭閩人攻擊，一名啞婦遭閩人扣留玷汙，大路關人至感憤慨，乃向高朗朗庄施以報復。高朗朗人不滿，訴諸鄰庄閩南人，圖謀報復。在閩人陳琴號召下，七十二庄人齊聚番仔寮（今長治鄉繁華村），整隊攻擊大路關。大路關被圍數日，情勢至爲危急，庄民楊快盛利用夜色突圍，飛奔至瀰濃庄方面求援。瀰濃庄管事林文二召集六百多名壯丁，以劉山蠻二爲首，星夜前往支援大路關，其中龍肚庄壯丁佔大多數。林文二又派邱來揚前往先鋒堆萬巒請援，萬巒方面以劉錦祥爲首，出動五百多名壯丁支援大路關。兩軍會合之後，在農曆九月二十八日在加蚋埔（今高樹鄉泰山村）一帶與閩人激戰，終於打退閩南眾夥，解救了大路關之圍。是役援軍犧牲二十八人，大路關居民陣亡五人。（曾彩金等，2001（1）：85）爲感念鄉親仗義相救，大路關人於庄頭建立恩公廟，（圖 5-6）每年農曆九月二十八日舉行恩公祭典至今不輟。（洪馨蘭等，1999：106-107）恩公

廟成爲忠義祠之後六堆客家人的第二個精神堡壘，美濃反水庫運動展開時，曾號召六堆地區五百多名熱心六堆鄉親，在恩公廟前舉行高屏地區反水庫義勇軍誓師大會，向先烈們稟告反水庫之決心。

圖 5-6　高樹大路關恩公廟及殉難恩公墓碑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　　明：該廟位於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庄南側。

右堆美濃與其他各堆從開庄至今一直都維持著緊密的關係，雖然美濃在行政劃分上與其他各堆在不同的縣境（美濃鎮位於高雄縣，其他各堆則屬於屏東縣）。早期各姓氏家族的嘗會組織、科舉會、義渡會、同庚會等等其成員，大都包含各堆家族或人士。如蕭氏家族的蕭何公嘗參加成員劃分爲五大組，編成五甲，成員分別來自右堆龍肚、前堆麟洛、左堆佳冬，各甲依序輪流主持算會，週而復始，自清代至日本時代的嘗會資料保存的相當完備，毫無脫節。從其嘗會算簿中很清楚地讓人體會時代的脈動以及各堆之間宗族成員的親情關係。其餘各姓氏家族的嘗會算簿也有類似的狀況，如邱夢龍公嘗、傅雙七公嘗、劉開七公嘗等大抵如此。在整修六堆忠義亭時各個嘗會也都踴躍捐輸。（鍾壬壽，1973：116-118）

在六堆地區由於右堆的美濃位於北邊，因而通常被稱爲「上庄」，其餘各堆則被稱爲「下庄」。上下庄之間通婚的情形頗爲常見，如下庄進士張維垣的女兒嫁給上庄秀才劉炳文、下庄大老美和學院創辦人徐傍興的女兒嫁給美濃第一位留美博士宋杰祥、警專校長美濃中壇庄的劉勤章娶了徐傍興的姪孫女、美濃庄唯一的省參議員邱智生的女兒嫁給下庄畫家何文杞、兒子邱瑞岳娶了佳冬望族李氏之女、美濃名醫鍾炳明的兒子娶了佳冬農校校長麟洛人蕭金榮的女兒當媳婦、白色恐怖知名受刑人佳冬蕭道應醫師的女兒嫁給在泰國經營窯業有成的美濃人徐進金等等。原大路關人鍾理和與竹頭角庄的鍾台妹之間的婚姻更是名聞全台，其曲折的婚姻故事造就了鍾理和的鄉土文學之路，也被改編成電影「原鄉人」，搬上了螢幕賺人熱淚，鍾理和紀念館成爲台灣鄉土文學的重要驛站，其作品更成爲海內外學術界探討的題材。乙未割台之際，六堆義勇軍積極展開抗日義舉，佳冬「步月樓之役」和長治「火燒庄之役」，成爲抵抗日軍接收台灣的最後閃爍的火花。（曾彩金等，2001（1）：135-140）擔任六堆抗日義軍總參謀的鍾發春義士在事敗之後，隱居美濃龍肚山區。八年抗戰期間美濃的鍾浩東與高樹的李南鋒、佳冬的蕭道應等人連袂返回大陸原鄉參加抗日聖戰，台灣光復後返台，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他們在抗

日期間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思想逐漸左傾，最後因光明報事件而受刑。佳冬的蕭道應在逃亡期間，曾到美濃宗親龍肚庄的蕭福丁住處躲藏，其妻則躲藏於三降寮劉妹德處，導致蕭福丁和劉妹德等人也遭判刑。內埔鍾國輝、長治邱連球、美濃李旺輝、李珧香、長治李清增、邱連和、佳冬林獻香等人也都在此一事件中受刑，六堆人士之間關係的密切程度可見一班。

第六章 文教發展

客家人重視教育是一項相當爲人稱道的傳統，也許是因爲生活在較爲艱困的地區，爲了改善生活的境遇，從讀書中取得應舉的知識，得以「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從此輝煌騰達，可以不必再艱苦度日。「晴耕雨讀」幾乎是對所有客家地區社會現象的一個特殊形容詞，美濃當然也不例外。開發至今兩百多年，透過讀書功成名就的例子比比皆是。

第一節 清代的文教

清代美濃地區完全沒有正式的學校。根據耆老的說法，當時若想要讀書，一般人家子弟可透過私塾。而有錢人家的宗族往往會保留一分「學堂田」，生息所得用來聘請教書先生來家族中自設的學堂教學。諸如美濃上庄的林氏學堂、下庄仔宋屋的「吟杏書室」。早期不管是一般人家子弟就讀的私塾或有錢人家的學堂，教書先生都是從原鄉過來的讀書人。到了清末，則普遍是在地受過教育表現優異的人士。在學堂中讀書的通常是本家子弟，不必交束脩費用，一律由宗族中所有的「學堂田」的田產盈餘支付，但是在私塾中就讀者，則必須由學生自己準備束脩給先生。在美濃不管是在學堂或私塾，先生上課一律以客家話傳授教材。授課內容包括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唐詩、四書五經等書。接受教育的目的，基本上以能夠識字爲主，更進一步還可參加科考以博取功名。

在清朝統治台灣期間，整個鳳山縣一共有五人考上進士，分別是莊文進、黃驤雲、張維垣、江昶榮、蕭逢源五人，其中黃驤雲爲出身竹頭角莊的美濃人。黃驤雲原名龍光，字定傑號雨生，庄人一般稱之爲黃金團。其父爲清末林爽文事件時，在瀰濃庄之役中率領鄉勇保衛鄉土有功，受賞七品軍功銜，累官至長福營參將。清泰以書生習武，望子能文。因而鼓勵其子向學，長子奎光爲國子監生，後出任瀰濃庄管事。次子龍光即驤雲，幼時氣質非凡，好學不倦，塾師楊君知其必成大器。稍長入台灣府學，自度拘於臺灣一隅終難發展。由於其父曾任福州城守把總，乃渡海入福州鰲峰書院肄業。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舉於鄉，爲魏本唐榜，成爲台灣粵族人中舉之首例。道光九年己丑，劉有慶榜進士及第，（圖 6-1）籤分工部主事。（劉炳文，1920：5）

道光十二年（1832）台灣張丙之亂引發閩粵械鬥，適驤雲返鄉省親。台灣道平慶令驤雲作書，諭令閩粵庄民勿生事。他花了不少精神，終得使危機解除。因功補都水師主事，後獲荐升營繕司員外郎，官升工部郎中。道光十七年奉命分校京闈，校閱認真，爲國家取得不少人才。後又赴西陵督辦工事，披星戴月辛勞從事，歷十七個月順利完工。驤雲有子五人，其中延祐、延祚俱登舉人，另一子延祺專精書法，以雙勾筆法書寫大麻姑壇記入石。由於驤雲之父黃清泰長期任官淡水廳， 黃驤雲列籍淡水廳之頭份庄。（連雅堂，1979：1085）黃驤雲在美濃東門樓正門上方書有墨寶「大啓文明」四字，幸未因大明兩字受誣文字之獄。庄民習稱其名爲「黃金團」，據耆老云，在他擔任京官時，

竹頭角老家有個宗親到北京會親，宿於其住所。後來這個宗親與驤雲府內女傭有苟且情事，被驤雲知悉。這個宗親擔心會受驤雲責備，隨手在驤雲家中拿了兩顆大金團，溜回竹頭角老家。回到老家後把金團拿出來向鄉民炫耀，因而鄉民得知驤雲在北京當官賺了不少錢，從此以黃金團來稱呼他，整個六堆地區也都知道美濃有個黃金團。

圖 6-1 黃驤雲進士及第匾額

資料來源：本人攝於竹頭角進士第

清代美濃人榮登舉人之榜的共有六人。在嘉慶二十四（1819）年因黃驤雲以粵人參加福建科考之後引發的閩粵名額之爭平息，台灣粵族開始可以參加福建鄉試之後，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割臺爲止，鳳山縣二十八名舉人之中六堆客家子弟佔了二十人，（鍾壬壽，1973：191）其中美濃共考上六人，比例可說不低。今日美濃被譽爲博士之鎮，從清代的科舉表現可見端倪。

這六位美濃舉人之中除黃驤雲在嘉慶二十四年中舉之外，其餘五人分別是道光八年戊子郭禮圖榜之謝天申、道光十九年己亥葉修昌榜中的陳學光、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黃維岳榜中的黃延祐、咸豐五年乙卯劉懿璜榜中的黃延祚以及光緒十七年辛卯陳君耀榜中的林金城等人。（盧德嘉，1960：237-240）其中黃延祐、黃延祚二人均爲黃驤雲之子，父子三人俱登鄉榜，極一時之盛。加上驤雲之父清泰官任參將之職，一門三代文武全才，爲美濃開庄以來極爲難得的盛事。

舉人謝天申是龍肚庄人，庄民稱之爲「謝古老爺」。其祖堂謝氏寶樹堂現仍在龍肚庄內，祖堂後院可看到他中舉時所立旗杆石的殘石。1 陳學光也是龍肚庄人，可惜庄民對其事蹟已無印象，祖堂位於何處也暫無法查出。

1 舉人謝天申裔孫謝東達老師提供相關資料。

林金城雖被視爲埤頭下濟南堂林氏家族成員，然並未列入該宗派族譜。在祖堂天井可看到文魁之匾，可惜爲複製品，且年份標示乾隆辛卯年發甲欽賜，與文獻資料的光緒辛卯顯有出入。耆老云金城雖爲林氏族人，但非嫡系。其父係磨石匠，只是借居濟南堂祖堂的橫屋。其母分娩時族中長老不准其母在床上生育，因此金城是出生於木盆之中。耆老的說法是林氏長老擔心嬰兒如果在其祖堂床上誕生，會奪其嫡系之龍氣。雖然金城出生命運多舛，但並未因此喪其心志，努力向學，終於中舉。在他中舉回鄉遊拜庄頭時，英俊又有才華的他吸引庄中仕女爭睹新科舉人風采，而壓垮不少籬笆。（李允斐，1989：62）先鋒堆萬巒鄉鍾順君與林金城同年參加鄉試，鍾順君原已蒙主考官批中試第二名。但因林金城年紀較大，而粵人名額有限制。主考官力勸鍾順君將名額讓給林金城，未料下一次科考時適逢甲午戰爭，從此鍾順君失去繼續參加科考的機會。當年鍾順君的鄉試考卷留傳了下來，尚有「中取第貳名」字樣，主考官批「清矯不羣」。（鍾壬壽，1973：217）

秀才方面資料收集不易。根據《美濃鎮誌》的記載，美濃出身的秀才包括上莊的陳炳樞、九芎林的溫仲欽、柚子林的林富桐、下庄子的劉炳文、龍肚的鍾福清、朱阿華，中庄的吳彩銀等人。《六堆客家鄉土誌》中另有柚子林的黃耀光、龍肚的陳連生等人。在這些秀才中以陳炳樞留下的資料較多，他原名陳坤麟，排行第二，上有兄長名陳乾麟，因而鄉人常稱他爲乾麟二，再訛傳稱之爲陳乾義。入庠後成績相當優秀，以第一名補稟生，被認爲才華具有進士格。可惜生不逢辰，未久台灣割日，乃赴大陸以求取功名。但時局日亂，未能得志。旋赴南洋遊歷，感覺此地非讀書人用武之地。乃耑返台灣，日人慕其名，多次請其任官，他不爲所動。（鍾壬壽，1973：231）在右堆高樹、美濃等地開館授徒。其髮辮至去世時都未剪掉，自認是大清遺民。他頗喜作對聯，書法也甚佳。美濃早期有不少耆老，如上庄溫華玉、林廣生校長，美濃街長林恩貴、著名中醫吳肇康、從日本時代擔任保長至台灣光復後續任吉洋里長的廖進德、農委會主委林享能之父親林祥貴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門生。

林富桐是美濃街長林恩貴之父。劉炳文是六堆地區第二位進士張維垣的女婿，日本時代初期在美濃公學校擔任漢文教師，著有＜美濃簡史記＞。鍾福清在台南府入庠，但因家境欠佳而未能渡海參加福建鄉試，返龍肚開私塾，學生來自六堆各地，他精通勘輿之術，當過龍肚區長。吳彩銀爲瀰濃中庄人，在中庄的永安伯公前留有尾官石可證其秀才身分。黃耀光善詩文，喜遊山玩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曾任阿猴猴廳參事，其子黃添元曾任龍肚區長，美濃街助役。陳連生入庠後不久，台灣割日，初任龍肚庄管事，繼任龍肚區長，又任阿猴廳參事，後在龍肚開私塾教堂書。朱阿華世居龍肚茶頂山下創美友吟社，又與旗山地區詩友以詩文唱和，爲旗美吟社社友，詩品甚高且有強烈民族氣節。（徐正光等，1996：490）茲將美濃地區在清代獲有功名的人士列表如后：

表五：清代美濃地區獲得功名人士表

功名種類	姓　　名	考取功名時間	主　考　官	出　身　地
進士	黃驤雲	道光 9 年	魏本唐	竹頭角
舉人	黃驤雲	嘉慶 24 年	劉有慶	竹頭角
舉人	謝天申	道光 8 年	郭禮圖	龍肚
舉人	陳學光	道光 19 年	葉修昌	龍肚
舉人	黃延祐	道光 26 年	黃維岳	竹頭角
舉人	黃延祚	咸豐 5 年	劉懿璜	竹頭角
舉人	林金城	光緒 17 年	陳君耀	埤頭下
秀才	陳炳樞	不詳	不詳	上庄仔
秀才	溫仲欽	不詳	不詳	九芎林
秀才	林富桐	不詳	不詳	柚仔林
秀才	劉炳文	不詳	不詳	下庄子
秀才	吳彩銀	不詳	不詳	中庄
秀才	鍾福清	不詳	不詳	龍肚
秀才	朱阿華	不詳	不詳	龍肚
秀才	陳連生	不詳	不詳	龍肚
秀才	黃耀光	不詳	不詳	柚仔林

資料來源：1.盧德嘉，1960：237-240；2.徐正光等，1996：402-403；3.鍾壬壽，1973：231-232。

說　　明：相關人員分布於美濃本區及龍廣區，南隆區完全沒有。

第二節 日本時代以來的教育發展

美濃地區的新式教育始於日本時代。明治三十一年（1898）日本領台第四年，即頒布「公學校規則」，開始在全台各地擇址興辦公學校。對全台學童施以小學教育，主要目的是加強殖民地同化工作，著重國語（日語）教學，推廣皇民思想教育，灌輸國家觀念。不過也爲台灣人打開了現代文明之窗，提升台灣人民的知識水準。同時爲了教育日本人在台子弟，另設有小學校。公學校和小學校雖然修業年限同爲六年，但兩者之間不管在師資、教材、設備、課程、經費分配等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差別。如大正十一年（1922）旗山的手巾寮尋常小學校僅有日本學童十九人，經費竟然多達 2896990 元，而同年美濃公學校的台灣人學童有九百零五人，經費僅爲 3807830 元，人均比差三十六倍之多。（徐正光等，1996：404）1 在美濃地區日本政府沒有設小學校，因此在美濃居住或任職的日本人子弟必須到旗山或手巾寮的小學校就讀。公學校的就學年齡起初限制在八歲至十四歲，明治三十七年（1904）放寬至七歲至十六歲。學生從入學開始能夠念到六年畢業的，在公學校設立初期並

1　雖然《美濃庄要覽》（1938）上面有此項經費數據，以當時物價指數及教師待遇看來此數據高到不合常理。在同冊《美濃庄要覽》中，昭和二年美濃公學校經費爲 4151000 圓，龍肚公學校爲 7416 圓，誤差明顯不合理，需作修正。

不多。因此當時每個學年修畢課程的學生會領到一張修業證書，證明他們修完了該學年的課程。昭和十二年（1937）之前，在公學校一直保留有漢文課程。起先每週四小時，大正十一年（1902）減爲每週二小時。（徐正光等，1996：405）中日戰爭爆發後，爲加強皇民化教育的推廣，取消漢文課程。日本時代在美濃地區先後設置了瀰濃、吉洋、龍肚、竹頭角、中壇等五所公學校，在美濃日本人完全沒有設置正規的中等以上學校。昭和二年（1927）在龍肚公學校內設置了一所農業補習學校，至昭和十年（1935）遷設旗山。（徐正光等，1996：411）部分公學校曾先後設置高等科，讓公學校畢業生未能進入中學者有進修中等課程的機會，不過這些高等科都被國民政府撤銷了。

瀰濃公學校成立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是整個美濃地區最早成立的新式學校，創校至今已超過百年歷史。該校創辦人是阿猴辦務署長滿溜禎藏，當時瀰濃是歸阿猴辦務署管轄。滿溜氏在明治三十二年底鑒於地方民情及經濟狀況，召集瀰濃地區的庄長及各界人士，向他們說明當局的政策及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再與居民們協議，擇定瀰濃庄一百番地的邱屋夥房作爲暫時校舍。由居民聚資五百圓，筏渡會公田投入三百圓，科舉會提供伍拾圓。（美濃庄役場，1938：50）最初招收兩班學生，於明治三十三年四月八日舉行開校典禮，兩年之後學生人數日增，教室不敷使用。當時瀰濃庄已歸番薯寮廳管轄，番薯寮廳長石橋亨決定另找適當的校址，與地方各界人士商議，最後決議購買包括在清朝時作爲右堆團練中心練兵場地濟南堂林屋宅院在內的瀰濃庄第五十三番至五十八番門牌區域，作爲學校用地，即今美濃國小現址。（徐正光等，1996：406）校舍完成後，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十四日正式將學校遷入。今日在該校校園內仍保有當年林豐山、林桂山兄弟樹立的石碑、石柱等遺跡，爲重要的歷史見證遺物。

瀰濃公學校成立之後，整個美濃地區及杉林六龜地區的客家庄都屬於其學區範圍。除了大瀰濃庄的區域範圍外，其餘各庄頭如龍肚、新威、南隆地區、杉林崁頂等地離瀰濃校址甚遠，各地學童上學相當不便。因此在大正八年至大正九年（1919-20）分別在崁頂、手巾寮、龍肚三地設立分校，以方便各地學童就學。大正九年日本政府推動街庄自治，瀰濃被畫爲高雄州旗山郡美濃庄，瀰濃改名爲美濃，瀰濃公學校正式改名爲美濃公學校。大正十一年（1922）美濃公學校學生人數達 905 人，比高雄州任何一所公學校的人數都多，學生出席率也名列前矛，使美濃人深感驕傲。（徐正光等，1996：407）大正十二（1923）年美濃公學校設立兩年制的高等科，給予有意升學卻沒考上中學校的學生繼續深造的機會。

早期美濃公學校也栽培出不少傑出校友，諸如美濃第一位師範生李特蘭、美濃庄首任庄長邱義生、美濃第一位西醫師陳保貴等人。美濃公學校在日本時代共有十位校長，都是日本人。其中第二位校長黑川龜吉病卒任上，臨終時交代遺言，要求把他埋在美濃第一高峰月光山的最高處，日夜都可看到學校的地方。校中同仁深爲感動，把他的骨灰從台北恭迎回來，埋葬在月光山頂。（徐正光等，1996：410）學校中設立的漢文課程，特別聘請前清秀才劉炳文擔任。第二任校長菅虎吉漢文造詣甚佳，與劉老師相處頗爲融洽，時有

詩文唱和。劉炳文手稿＜美濃簡史記＞對美濃早期歷史頗有著墨，是了解早期美濃概況的重要資料。（徐正光等，1996：1235）在戰後的一次清理過程中，手稿差點被當成廢紙燒掉，幸該校林瀛芳老師把它搶救下來，才得以留傳。

龍肚公學校設立於龍肚庄的上坑仔，其前身爲大正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創設的美濃公學校龍肚分校，學區範圍包括大龍肚區三里及九芎林等地。大正九年五月一日正式開學，入學男童 125 名、女童 9 名。原來借用龍肚西角民房上課，大正十年在龍肚國小現址新建校舍完成，學生遷入現址上課，大正十一年三月正式獨立爲龍肚公學校。（徐正光等，1996：411）

爲了因應新式農業生產方式，昭和二年（1927）在龍肚公學校內成立了龍肚農業補習學校。利用校園後方的山林，開闢了實習林場，建有豬舍、雞舍、倉庫及堆肥場等建築。該校招收公學校畢業生，男女兼收，施以二年制補習教育。農業補習學校比較特殊的課程是教導學生有關化學肥料的知識、農藥之成分及安全使用知識，爲台灣地區農業生產新技術教育的濫觴。龍肚農業補校總共辦學八年，培訓了 227 名學生。昭和十年遷移至旗山，改成旗山實踐農業學校，成爲正規的農業學校，爲今日國立旗山農校的前身。昭和十六年（1941）龍肚公學校改名爲龍肚國民學校，昭和十八年（1943）四月設立了高等科，民國三十六年廢除。（徐正光等，1996：411）高等科總共招收三屆共 134 名學生，在日本時代龍肚公學校共有五任校長，也都是全由日本人擔任。

吉洋公學校的創校過程頗爲曲折，它是南隆地區的第一所學校。在南隆農場開設後第六年，即大正三年（1914）四月在吉洋大字和興庄成立一所「大正義塾」，被視爲吉洋公學校的前身。大正六年該義塾遷移至南隆地區行政中心的手巾寮。大正八年（1919）四月一日瀰濃公學校手巾寮分校成立，取代了大正義塾。大正九年（1920）行政區改制，手巾寮被劃入高雄州旗山郡番薯寮街，脫離美濃庄的行政範圍。大正十年（1921）四月一日手巾寮分校獨立，成爲旗山第二公學校。大正十三年（1924）三月三十一日廢除旗山第二公學校，次日成立吉洋公學校取代旗山第二公學校。大正十四年（1925）四月一日，吉洋公學校遷移至和興庄吉洋國小現址。（徐正光等，1996：415）

昭和十六年（1941）日本政府面臨太平洋戰爭，爲加強台灣民眾的皇民化認同，全台的小學校、公學校一律改稱爲國民學校，吉洋公學校也就改稱爲吉洋國民學校。同年學區內的金瓜寮地區學童因中壇國民學校的設立，被劃爲中壇國民學校的學區。昭和十八年（1943）四月一日設立高等科，招收本科畢業生 33 人。民國三十六年高等科被國民政府廢止，高等科只招收了三屆學生。日本時代吉洋公學校校長共計八人，也全都是日本人。

廣興地區包括竹頭角和九芎林兩大庄頭，起先被劃入瀰濃公學校的學區。龍肚公學校成立之後，九芎林被劃入龍肚公學校學區。從竹頭角到瀰濃距離 4.25 公里，從九芎林到龍肚 2.5 公里。學童打赤腳走路上學，十分辛苦。雖然交通條件困難，竹頭角男童在昭和十一年（1936）的就學率高達 92.25%，不過女童就學率僅 22.2%。而九芎林方面男童就學率爲 72.36%，女童就學率 27.54%。（美濃庄役場，1938：56；63）地方人士疼惜子女，積極主張成立竹頭角

公學校，此願望終於在昭和十四年達成。竹頭角公學校成立之初，校長由美濃公學校校長樋口太助兼任，兩年之後派新納時美爲專任校長。到日本統治結束爲止，該校總共有七任校長，也全都是日本人。學校成立之初招收男童 40 名、女童 30 名，不出幾年人數增加到八百人左右，說明地區人士對教育的認同。（徐正光等，1996：418）

日本時代在美濃設立的最後一所學校是中壇國民學校，該校成立於昭和十六年（1941）。當時日本統治當局爲了加強島民的國家認同，大力推廣皇民化運動，爲了表示「內台一體」，將小學校及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在中壇成立學校之後，原屬美濃國民學校學區的中壇庄學童及原先屬於吉洋國民學校學區的金瓜寮庄學童，一律納入中壇國民學校學區就讀。中壇國民學校學校成立後四年，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結束，當時學生人數已近八百人。

日本時代雖然在公學校中保留漢文課程，但節數不多。起先一週還有四節，到了大正十一年縮減成二節，昭和十二年以後就完全取消了。（徐正光等，1996：405）因此中原意識甚強的客家人爲了維護中原文化於不墜，仍然繼續透過私塾教學的方式，從漢學先生那兒學習「唐書」（也有人稱之爲堂書），美濃人自不例外。客家人有句諺語：「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莫忘祖宗聲」，堂書的教學一律使用祖先留下來的客家話。

日本時代在美濃地區從事堂書教學的漢文先生有不少，例如上庄的陳炳樞，他是前清秀才，不僅僅在美濃也到同屬右堆的高樹教堂書，終其一生都留著髮辮表示不事異族的民族精神。2 此外還有上庄的黃喜祥、劉清輝，花樹下的林春德，中庄的吳阿寶，下庄子的楊阿庚，泰安的邱冉盛，九芎林的溫象賢，吉洋的蕭阿乙等比較有名氣的漢學先生，在各庄頭從事漢文堂書的教學。（徐正光等，1996：403）日本巡查常會到私塾，監視他們是否有反日言行。公學校畢業之後升學管道相當窄，不少美濃子弟只好到日本升學。日本政府雖然在台灣設立了一些中學校，實際上這些中學校名額幾乎都被小學校的日本學生包辦，空出來的名額相當少。如高雄中學 80%以上名額爲日本學生，台灣學生僅僅兩成名額。由公學校畢業生參與入學競爭僧多粥少，競爭相當激烈，被稱爲「試驗地獄」。大正十一年之後雖然增設一些職業學校，但體檢相當嚴格，辨色力差的話即使成績優異也無法錄取，如下竹圍劉松燃因此無法進入屏東農校就讀，只好前往日本尋求升學機會了。日本時代在台灣的教育偏重職業教育，台灣的富有人家期望子弟能接受一流的中學及高等教育，因而紛紛將子弟送到日本求學。在日本升學管道比台灣暢通，在美濃的不少地主家庭送子弟到日本求學。如美濃的邱家、林家、黃家，中壇的劉家、龍肚的鍾家等等。南隆地區絕大部分都是佃農，無力送子弟赴日求學，我所查詢到的清水港鍾未文是透過五穀宮資助，才有機會到日本留學，回國後成爲傑出的數學教師。五穀宮辦理建醮活動時，他曾捐出二十萬元回饋，作爲獎學基金。上九寮的朱勤順原爲下竹圍地主朱和生之子，才有機會到日本求學，成爲僑界知名企業家。

2 陳炳樞晚年遷居南隆區的和興庄，其姪孫女廖鴻舉夫人在少女時代常爲他梳辮子。

在日本時代留學的美濃子弟，學成回台之後都成爲地方精英，一直到戰後在地方都具有崇高的聲望。他們在各行各業都非常活躍，如龍肚的鍾啓元、美濃的陳榮昌、中壇的劉義興、先後擔任過民選美濃鎮長。美濃的林宜鑑、林濃生，中壇的邱潤銀、高氏妹，龍肚的吳蘭珍、金瓜寮的劉英裕等人，曾當選過高雄縣議員。龍肚的蕭富郎曾擔任美濃初中校長，曾晨琳當過旗山農校校長，李添春在台灣大學任教，還教過一位特殊學生－曾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從新威遷吉東的邱秀棠曾在台大任教，後因思想偏獨而移民加拿大。擔任醫生者不在少數，諸如中壇的劉欽麟、劉欽賢、劉欽文三兄弟，劉恆仁、邱高妹（高氏妹）、宋寶勳、陳新賜、吳肇英、劉永壽等人，分別在台灣和日本行醫。林潤庚當過福安里長，劉松燃在農會服務，劉福榮、邱辛金在中學任教。最特別的是邱潤洪和林盛達兩人，兩人一起到九州的佐賀讀中學，而後邱考上早稻田大學，林進入九州大學。大學畢業後中日戰爭爆發，邱潤洪到中國廣東加入陳濟棠的軍隊參加抗日，官拜中華民國國軍上校，林盛達則加入日本軍隊擔任通譯。戰爭結束之後邱潤洪回到台灣，林盛達留在日本。邱潤洪因爲家族產業甚大，解甲歸田協助管理家中產業。林盛達曾一度在北京遊學接受儒家文化薰陶，留在日本後改名西河堂大樹，任教於北九州大學，從事儒學教育。3

民國三十四年戰爭結束，戰後初期百廢待舉，談不上什麼建設。原有的五所國校繼續維持，當時教師相當缺乏，因此各種速成教師如簡師科或教師培訓班大行其道。具有高等科結業或初職畢業畢業資格的人，經過短期培訓即可擔任國校教師。絕大部分國校教師都不會說國語，只好現學現教，晚上參加國語速成班，白天到學校教學，維持國校教學進程。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從大陸撤守轉進台灣，國家面臨風雨飄搖政局不安的狀態。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民國四十年美軍援華顧問團在台灣成立，局勢方轉危爲安，使台灣得以在安定中求進步。

教育建設方面在政治局勢穩定後漸漸有所進展，美濃鎮繼續成立了四所國民學校，包括龍山、吉東、福安、東門等校。十穴、上河壩地區離龍肚國校甚遠，在當地居民要求之下，於民國四十二年成立龍肚國小龍山分校，次年正式獨立爲龍山國民學校。設校之初地方人士熱心前往學校，義務協助整平校園。（徐正光等，1996：424）

九穴、大頂寮及溪埔寮一帶是吉洋國校學區，離吉洋國校路途在三公里以上。此地居民希望能建立一所學校，讓學童不必長途跋涉。民國四十二年在縣議員邱潤銀及地方領導人物廖進德、朱和生等奔走之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撥出九穴秧苗地建立吉東國校。建校之時吉洋國校撥出一班居住於該地區的二年級學生，同時招收二班一年級新生開始到新學校上學。

美濃國校學區中的福安里是鎮內行政區較廣的單位，從崙子頂、過港仔等地到美濃國校十分遙遠。地方人士要求設校，減少學童上學之不便。民國四十二年選定牛埔仔庄北側建立福安國民學校，以方便福安里學童就讀。東

3 在田調過程中我先後採訪留日的邱潤銀、劉義興、劉松燃、林潤庚等耆老獲知的資料。

門里竹山溝一帶離學校較遠，當地家長希望建立一座學校，讓學童就近上學。民國五十一年成立了美濃國小東門分校，到了民國六十八年經由熱心人士及校區家長募款增購校地，使合乎設校標準而獨立成爲東門國民小學，從此美濃鎮一共設有九所國民小學。（徐正光等，1996：424）

日本時代美濃地區未設立中學，早期公學校畢業生要升學的話只能到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報考中學、師範、工業、農業、商業學校。吉洋耆老廖進德在相當感慨的說，迄至台灣光復，南隆全戶數一千六百多戶，人口有一萬餘人，高中教育程度者並無一人，哀哉！痛哉！（廖金明，1970：8）

戰後國民政府克除萬難，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創設美濃初級中學。創校之初招收四班學生，暫借美濃國校上課。到民國三十六年現址教室落成之後，才遷移至新校區上課。當時美濃初中的學區除美濃鎮之外，還包括六龜鄉。而杉林鄉的客家學生也有不少越過旗山鎮前來報考入學。民國四十五年成立六龜分部，讓六龜學生不必長途跋涉上學。但客家居民爲主的六龜鄉新威、新寮等地學生仍然來到美濃初中就讀。民國四十七年六龜初中獨立設校。民國五十四年成立美濃初中南隆分部，兩年後南隆初中獨立，象徵著長期面臨教學資源缺乏的南隆地區有了進步。南隆國中一度成爲耀眼的明星國中，鄰近鄉鎮如旗山、杉林、高樹及美濃本部落的學生紛紛越區就讀，蔚爲一時盛況，上下學時偏僻的校區上清水一時車水馬龍。

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教，原有的初中一律改制爲國民中學。民國六十年成立美濃國中龍肚分部，民國六十三年龍肚國中獨立設校。學區除龍肚三里外，還包括六龜鄉的新威、新興和新寮三村。截至目前爲止，政府在美濃地區所設立的最高學府就是美濃、南隆和龍肚三所國中，與名滿全台的博士鎮之名氣顯有相當大的落差。

美濃地區高中職以上的學校分別是位於雞寮下的旗美商工職校和位於矮山仔的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都是私立學校。旗美商工成立於民國五十六年，創校之初設有商業科、電工科和電器修護科。民國五十八年附設補校，校中又增設美容科、資料處理科、汽車修護科、資訊科及不動產經營科，以配合社會的需要。近年來該校又增設普通科，加強升學教育以滿足家長的需要。（徐正光等，1996：427）

高美醫護管理專校創設的過程頗爲曲折，民國五十七年在現址成立美德高中，招收普通科高中學生。民國六十一年改制爲綜合高中，招收部份職業科學生，校名也改爲復新高中。除普通科外，增設電工、商業、石化、汽車、機工等科。民國六十六年停招高中生，完全改制爲職業學校。民國八十二年增加招收護理科學生，校名改爲高美護工。（徐正光等，1996：428）民國九十二年爲因應教育部規定，護理人員必須具備專科以上學歷，該校面臨轉型問題。經過校長鍾森松的努力及董事會的配合，加強了校內軟硬體各項建設，以符合升格條件。終於在民國九十二年通過審查，升格爲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成爲美濃地區最高學府。最近新聘校長林清仁博士爲台灣最高學府台大出身的美濃博士，爲栽培家鄉人才奉獻心力。

第三節 「博士之鎮」分析

以往客家民性較爲質樸，不善於營商，因此發大財的機會不多，求利不易轉而求名，加上生活環境大半在較爲艱困的地區，因此爲人父母者往往將希望寄託在子女身上，希望子弟努力向學，冀能出人頭地以顯揚父母及祖宗，同時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這種風氣流傳於整個客家地區，不僅稍有財力的家庭有此想法，較爲清寒的家庭也不例外。其實客家地區貧富差距並不明顯，所謂貧寒人只要能稍微縮衣節食，也還勉強可提供學費讓子弟能夠讀書上進。即使是貧寒人家往往也有相當正面的想法：我雖然不若有錢人家富有，但我仍然可以培養子弟成龍！（鍾壬壽，1973：283）在這樣的風氣影響下，美濃子弟泰半懂得體諒父母之心而力爭上游，也因此造就不少人才，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日漸增多，使美濃獲得「博士之鎮」的美譽。

1977 年開始有人提出美濃鎮博士數據資料，當時美濃博士有二十餘名（黃森松，1977：60），1989 年增加到五十餘位（李允斐，1989：35），1993 年增至 83 人（曾文忠，1993：23）。到了 1996 年有了比較完整的美濃博士數據，其中獲有博士學位者 104 位，正在博士班就讀者 5 位，總共 109 人，還包括博士的姓名、出身部落、授與博士學位的校系及主要經歷等資料。（徐正光等，1996：1078-1087）。2001 年元月出版的《新故鄉雜誌》中提到的美濃博士爲 157 人。迄今一般估算美濃博士將近 200 名。在以上各種資料來源中，以《美濃鎮誌》提供的資料最具體，在其＜美濃博士名錄＞欄目中列出一個表。透過這份具有 109 位博士的名錄，分析這些博士取得博士學位的國家，依序爲美國 62 名、日本 22 名、本國 12 名、德國 7 名、英國 3 名、加拿大 3 名。科系方面以理工科最多爲 44 名、醫科其次爲 29 名、其餘文法商有 25 名、農科 11 名，從這份資料可看出與台灣當年學界的趨勢吻合。由於日本曾經統治過台灣，離台灣距離近，生活習俗也類似，因而到日本留學者爲數也不少。留學歐洲方面近年來漸有增多的趨勢。在科系選擇方面以實用的考量爲主，理工、醫學方面都是比較容易就業的科系，因而成爲熱門的選擇項目。

美濃博士之中以宋杰祥最早取得博士學位，他是美濃下庄仔白馬名家宋屋出身，其父宋永義是美濃的老教育家，當過鎮內數所小學的校長。岳父爲著名的六堆大老、美和學園創辦人、台北徐外科醫院院長、台大醫學系教授、中山醫專校長徐傍興，從其婚姻也可看出六堆客家地區之間的密切互動。宋博士在民國五十年間赴美留學，獲得密西根大學流體力學博士，長期在明尼蘇達大學擔任教授。張貴真博士也是早期留美的美濃人，比較特別的是他在台灣並未就讀大學。在陳誠副總統兼行政院長時代，有一年開放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當時張博士以成大附工的學歷取得留學資格，在美國取得新澤西州立大學低溫物理博士學位。他曾在美國太空總署任職，有一年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曾在美國之音現場節目中擔任華語解說。童福來博士求學過程頗爲曲折，他原是屏東農校畢業生，高農畢業之後曾在新威國校擔任代課教師，後來考進茄定鄉公所任職。27 歲那年考上台大農經系，比一般大學生年齡大得多，在當年美濃旅北大學同鄉會中被稱爲「老貨仔」，住在台大農場內以送

牛奶賺取生活費及學費。大學畢業後申請獎學金赴加拿大留學，獲得曼尼托巴大學博士學位後進入加拿大政府農業部就職。在加拿大政府中退休之後，獲聘回國擔任屏東科技大學農經企管技術系主任。屏科大前身爲李博士的母校屏東農校，後來改制爲農專，又改制爲技術學院，最後升格爲科技大學。

在這些美濃博士之中不乏父子檔、兄弟檔、夫妻檔。例如徐滿祥、徐志仁、徐志宏三父子都在美國取得醫學方面的博士，劉茂男、劉桂林父子也分別在德國杜塞道夫大學及法蘭克福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劉茂男回美濃家鄉開設茂林診所。宋子奇、宋沐恩兩父子均在日本順天堂大學取得醫學博士，父子關係成爲學長學弟關系。夫妻檔有四對，分別是謝兆樞和邢禹依，謝爲台大土木博士、邢爲伊利諾大學博士；鍾翼能和詹寶珠兩人同爲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大學電機博士；林吉榮及武玉蘭兩人都是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博士；陳豐作及何慧群都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博士。四位夫人都不是美濃人，武玉蘭甚至是越南人，但嫁夫隨夫因而被列入美濃博士之列。兄弟姊妹檔也不少，如陳德玉爲美國杜奇大學電機博士、陳瑞玉和陳家玉兩人都在日本獲得醫學博士；鍾炳坤及鍾炳文兄弟，前者獲得田納西大學經濟學博士、後者獲得密蘇里大學工程博士；宋杰祥和宋炳祥分別獲得密西根大學及明尼蘇達大學博士；陳福雄和陳豐作分別獲得德國的哥丁根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商學博士，陳福雄的兩位公子最近也先後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其家族共有五人取得博士學位，表現相當突出；鍾乾葵和鍾淑馨兄妹，兄獲交大電機工程博士、妹獲美國德州大學企管博士；陳右明和陳啓明兄弟，兄獲南加大博士、弟獲台灣師大博士；鍾振昇和鍾振華兄弟分別獲得紐約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劉建廷和劉真真兄妹，兄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電機博士、妹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生物學博士；還有一對較爲特殊的兄弟中山廣一和中山文義，他們的父親是福慧寺三母女故事中的負心漢劉永壽，在日本習醫就業後另娶日本女子中山氏所生之子，雙雙取得昭和大學醫學博士，根據客家傳統從父認定原則，也把他們列入美濃博士榜。4

在加拿大獲得博士學位的鍾金鳳曾一度受聘爲福建泉州市民辦的仰恩大學校長，台大博士林清仁從嘉義大學系主任之職務退休後，受聘爲高美醫護專科學校校長，由台灣最高學府的博士擔任美濃最高學府的校長，可說是相得益彰。曾經爲日本時代南隆地區沒有一個高中生而感嘆的吉洋耆宿廖進德先生，其外孫謝昭賢興大畢業後任職台南畜產試驗分所，帶職進修獲猶他州立大學碩士之後又繼續進修，以近五十歲之齡獲得中興大學博士。

美濃出身的博士們雖然大部分是屬於美濃仕紳家庭子弟，但也有不少是寒素家庭子弟。如現在任教於美國俄亥俄州立萊特大學的賴中生博士，其父親曾長期在吉洋里長廖進德家中擔任長工，龍肚陳建興博士早年家中幾近家無恆產，龍肚陳福雄博士軍校出身，退伍後再刻苦上進，他們都未因家庭因素而灰心喪志，仍能努力不懈，終於獲得學術上的至高成就，值得年輕一輩

4 美濃博士相關資料分別來自田調所得及《月光山雜誌》、《今日美濃週刊》、《美濃鎮誌》等書報刊物的報導和記載。

作爲學習的典範。

由於美濃博士人數眾多，有識之士體認到這是至爲珍貴的人力資源，值得加以統合作爲家鄉的智庫，用以集思廣益爲家鄉建設提供建言。在明治大學博士吳其聰教授積極奔走之下，獲得旅居馬來西亞的鄉親企業家拿督鍾錦富提供十萬美元作爲基金，成立了「美濃博士學人協會」。5 吳博士積極參與美濃反水庫及鄉土文化發展運動，不幸積勞成疾而去世。協會現由徐滿祥博士擔任理事長，先後在高美醫專和台灣大學這兩所最高學府舉辦大型地方發展研討會。匯集大批家鄉及旅外熱心關懷家鄉發展的鄉親們齊聚一堂，分別由家鄉傑出人士如國科會自然處處長楊弘敦博士、警專校長劉勤章、名政論家吳錦發、台中高分檢檢察官吳文忠、台北市國稅局局長張盛和、財經專家輸出入銀行副總朱潤逢、台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朱富春、亞洲財鑫企業集團總裁李幸模等人與談或引言，提出他們對家鄉的美好藍圖，期使美濃家鄉更臻理想境界。

5 參與會員除了美濃博士之外，協會成員還包括近五 0 位美濃出身的各級學校校長。

第七章　結論

傳統的觀念認爲美濃地區在漢人入墾之前是一片榛莽未闢的原野，透過考古遺址的發掘才發現早在三千年以前此地已經有人類的活動。從石板的出土推論，較早時期在此地活動的可能是屬於山地原住民的魯凱族，從清朝初年「彌濃山」地名的出現，可推論接著下來在此地活動的可能是屬於南鄒族系統的沙阿魯阿人。基本上美濃平野應係這些部族的獵場，但他們也曾先後定居於水源充裕的美濃溪河畔，因此有陶器及石器在此區域出土。透過乾隆年間的古契約文書更可明確判斷，鳳山八社的平埔族群移居屏東平原之後，位於八社北側的搭樓社平埔族人曾在美濃地區的「肚猴溪埔」一帶擁有廣大的隘地。從各種出土文物研判，我們可以明確指出美濃地區早期是台灣原住民的活動場所。

漢人入墾以後，客家人胼手胝足開發墾地，但府城的狡獪之士據以申請墾照，收取租谷。如鄭克捷未費一工一金，坐收龍肚地區的龐大租利，由於他領有官府告諭，居民也莫可奈何。而「肚猴溪埔」的廣大埔地大租權最後也也落入郡城墾號陳瑞記之手。南隆地區則在日本時代初期由日資三五公司取得土地所有權，因此該地區居民基本上都是該公司「南隆農場」的佃戶。美濃和廣興地區大部分土地也屬於「公嘗」所有，因而早期的美濃大部分居民都未能擁有土地所有權。直到國民政府統治台灣之後，推動「耕者有其田」政策，才使大部分農民擁有自己的農地。南隆地區民眾的房屋建地卻因政府接收南隆農場產業而一直屬於國有財產局，因而該地區在八十年代由民代率領掀起「還我祖產」運動，向政府提出訴求。最後政府決議，由住戶以公告地價價購所居建地，才解決了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

在美濃地區的開發過程中，嘗會或祭祀公業的運作是取得農耕權的重要因素。同姓人士組成祭祀祖先的團體，集資購買土地，異姓人士則組成各種神明會籌集資金獲取土地以資耕作。這種祭祀公業的組織在日本時代受到打壓，漸漸難以正常運作，甚至面臨解散的命運。戰後國民政府的土地政策更使嘗會或各種祭祀公業瀕臨崩解，維繫血緣或地緣關係的功能逐漸消失。社會亂象因此逐漸蔓延，人心不古於今爲烈。

美濃人在墾殖過程中相當重視水圳的開鑿，因此絕大部分田地都發展成「雙冬水田」，使得水稻生產量大增。菸業的引進更帶來了經濟的發展，吸引更多人來此定居，人口逐漸增加。昭和十八年（1943），美濃由庄升格爲街，戰後更發展成爲與鳳山、岡山、旗山並列的高雄縣四大鎮之一。近年來由於農業產值大大落後於工業產值，農業成爲夕陽產業。加上加入 WTO 造成菸酒公賣制度廢除，菸業盛況不再，各項農業生產也深受打擊以致年輕一代鎮民大多移往外地，尋求工作機會。本地的農業生產方式也作了轉型，水產養殖業已逐漸取代傳統農業。早期舉目可見的大片綠油油的稻田已被一片片池塘取代，吸引大批水鳥，落霞與大群白鷺鷥齊飛，別有一番風情。

除了家族夥房之外，維繫社會秩序的平衡運作還有賴於各地的村廟。透過宗教祭祀活動，將居民緊密的連結起來。各區域各有其祭祀圈的形成，諸

如美濃本區的廣善堂、廣興地區的國王宮（三山國王）、龍肚地區的師爺壇（祖師廟）、南隆地區的輔天五穀宮（五穀廟）等等。規模較大的角頭寺廟有時也打破祭祀圈的範圍舉辦泛美濃地區的建醮活動，諸如廣善堂和輔天五穀宮都先後承辦過此類大型宗教活動，使美濃地區全體居民產生地域認同的情感。

透過本論文的研究，也發現了一些與傳統觀念出入甚大的現象。傳統刻板的印象認爲客家人個性保守，安土重遷。實際上並不盡然，清末秀才陳炳樞前往南洋遊歷；日本時代的邱阿奔南至印尼北往滿洲營商；鍾理和也因婚姻問題北走滿洲，在瀋陽生下長子，又在北京出版了他唯一親手出版的的作品。日本時代大批美濃子弟前往日本留學，有些留在日本成爲僑民；有些人娶了日本妻子返台就業；有人回歸中國到大陸參與對日抗戰。戰後更多的美濃人到海外發展，有人出去留學獲得博士；有人奉派到海外工作；有人移民到海外創業。比較特別的是在民國五十年代有些農技人員奉派到非洲或拉丁美洲擔任農耕隊員，退休之後留在當地創業，都有不錯的成就。有些美濃人移民到西半球，目前美加地區超過三百戶美濃僑民，在南美阿根廷也有近五十戶美濃人，其中甚至有人前往火地島經營超市。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創業的美濃人也不少，他們都能發揮刻苦耐勞的客家精神，成就其事業。有些美濃人擔任外交官，如林享能出使拉丁美洲和劉富添出使太平洋島國，可說天涯海角都有美濃人蹤影。在台灣本島更不用說了，旅外美濃人的人數甚至與留居鎮上的美濃人人數不相上下。台北、新竹、苗栗、台中、台南、高雄、鳳山、屏東等地都有美濃同鄉會的組織，還組成了八大同鄉會聯合總會，經常舉辦聯誼活動。過去的觀念認爲爲客家人不善於做生意，事實並不盡然，目前有八家上市公司，包括日勝科技林榮顯、美隆電器吳維忠、加捷生化鍾祥鳳、華義科技黃柏弘、凱聚瓷磚傅崑箕、國寶集團曾慶豐、冷凍食品鍾英勝由美濃人經營。「美濃吳」曾經相當活躍於台北股市，台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爲出身龍肚的朱富春，台北市國稅局長爲出身南隆的張盛和。鍾錦富在馬來西亞的電器業、徐進金在泰國的陶瓷業、吳維忠在大陸的電子業、劉忠明在泰國的蝦苗業、鍾祥鳳在美濃的生技業、朱邦雄在美濃的陶藝業都有相當的規模。

早期美濃人比較不熱衷參與政治，近年來逐漸有年輕子弟投入，先後出現過中央及省級民代包括立委六人、監委一人、省議員二人。中央政府方面也有美濃人入閣，如前農委會主委林享能、現任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客委會副主委李永得等，可看出美濃人已走出保守的象牙塔。

美濃最突出的特色還是在於文風鼎盛，根據「博士學人學會」資料，除了有近二百名的博士之外，擔任各級學校校長者有六十多位，擔任各級學校教師者更高達五百人以上。各級公務員亦不在少數，從中央單位到地方行政單位也都有美濃人的身影。軍警單位方面，目前已出現了二位將軍、二位縣警局局長。美濃人擔任公教人員較多的因素是美濃子弟爲了脫離勞累的務農生活而力爭上游，積極向學，希望學有所成之後得以提昇社經地位，改善生活型態。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美濃人在先人過世之後往往將其遺物付之一炬，加上經濟發展之後房屋整建，古物泰半被丟棄一空。因此古文書史料收集相當困難，對於早期的發展難以作系統而完整的描述，以致時代的斷限較難定於初期開發的階段，因而導致本論文成爲貫穿古今的論述，如此也許更能完整描繪此一客家鄉庄的形成及發展的全貌。由於個人能力侷限，掛一漏萬之處在所難免，不過本文在賡續前人之研究成果之餘，爲後來研究者作爲拋磚引玉之舉，期盼後續賢達之士能以此磚作爲墊腳石，在將來的研究中能提供更完美的玉給爲這片土地奉獻心力的人們。

附錄：年號對照表

中國紀元	日本紀元	西元紀元
乾隆 1 年	元文 1 年	1736
乾隆 60 年	寬政 7 年	1795
嘉慶 1 年	寬政 8 年	1796
嘉慶 25 年	文政 3 年	1820
道光 1 年	文政 4 年	1821
道光 30 年	嘉永 3 年	1850
咸豐 1 年	嘉永 4 年	1851
咸豐 11 年	文久 1 年	1861
同治 1 年	文久 2 年	1862
同治 13 年	明治 7 年	1874
光緒 1 年	明治 8 年	1875
光緒 21 年	明治 28 年	1895
光緒 34 年	明治 41 年	1908
宣統 1 年	明治 42 年	1909
宣統 3 年	明治 44 年	1911
民國 1 年	大正 1 年	1912
民國 15 年	昭和 1 年	1926
民國 34 年	昭和 20 年	1945
民國 77 年	昭和 63 年	1988
民國 78 年	平成 1 年	1989

參考文獻

丁曰健

1959（1867） 《台灣必告錄》，台灣文獻叢刊 17，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丁光玲

1994 《清代台灣義民研究》，台北：文史哲。

不著撰人

1963 《台灣私法物權編》，台灣文獻叢刊 150，南投：省文獻會。

尹章義

1989 《台灣開發史研究》 台北：聯經

1993 〈台灣移民開發史上與客家人相關的幾個問題〉,《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六堆文教基金會

1998 《六堆客家鄉鎮耆老座談會報告書》，屏東：屏東縣文化中心。

王　東

1998 《客家學導論》，台北：南天。

2003 《社會結構與客家人教育》，武漢：湖北教育

王世慶

1985 〈清代台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台灣文獻》, 36(2)，頁 107-150。

王世慶輯 《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五、六、七輯

王必昌

1961（1752） 《重修台灣縣志》，台灣文獻叢刊 113，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王存立等

2002 《台灣的古地圖-明清時期》，台北：遠足文化。

王淑英

1999 《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8》，南投：省文獻會。

王瑛曾

1964（1764） 《重修鳳山縣志》，台灣文獻叢刊 146，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王嵩山等

2001 《鄒族史篇》，南投：省文獻會。

王詩琅

1976 〈張丙案的特徵〉,《台灣風物》， 26(1)。

1980 《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眾文。

王榮信等

2000 《關於排灣：排灣族文明巡禮》，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王慧芬
2000 ＜清代台灣的番界政策＞，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
丘延亮
1999 《魯凱族口述歷史及民族誌》，台北：文建會
台銀經研室
1994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南投：省文獻會。
田哲益
2002 《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台北：台原。
石萬壽
1985〈台灣南部平埔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 23(1)。頁 93-107
1986〈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台灣文獻》， 37(4)。頁 69-86
1987 〈羅漢內門里的先住民〉,《高雄文獻》， 30/31。
伊能嘉矩
1991 《台灣文化志》，南投：省文獻會。
朱景英
1958（1773）《海東札記》，台灣文獻叢刊 19，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江金瑞
1998 ＜清代台灣義民爺信仰與下淡水六堆移墾活動＞，興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余添義等
1996 《高縣地理》，鳳山：高雄縣政府。
吳丁洪
1990 《美濃廣善堂概要》，美濃：廣善堂管理委員會。
吳　澤等
1989 《客家史與客家人研究》，上海：華東師大。
1990 《客家學研究》，上海：人民
吳美雲
1989 《台灣的客家人》，專集，台北：漢聲雜誌
吳進喜等
1997 《高雄縣聚落發展史》，鳳山：高雄縣政府。
吳萬煌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
1997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誌稿》第三卷，南投：省文獻會
吳榮順
1997 《美濃人美濃歌》，台北：音樂中國。
吳廣德　吳吉甫公嘗算簿及吳氏族譜
宋德劍等
2002 《粵東豐順縣族群關係的研究》，廣州：花城。
李　喬等
2002 《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美和學院通識中心。

李元春
1958（1835）《台灣志略》，台灣文獻叢刊 18，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李允斐
1989 〈清末至日治時期美濃聚落人爲環境之研究〉，中原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允斐
1990 〈從六堆的開拓歷史談六堆民居風貌的演變〉，《客家雜誌》，3。
李世熊
1967（1869） 《寧化縣志》，台北：成文。
李丕煜
1961（1717）《鳳山縣志》，台灣文獻叢刊 124，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李亦園
1955 〈從文獻資料看台灣平埔族〉，《大陸雜誌》10(9)。
李幸祥
1997 《六堆客家故事》，岡山：高雄縣文化中心。
李怡君
2003 《美濃豐華》，鳳山：高雄縣政府。
李明恭
2001 《竹田鄉史誌》，屏東：作者自行出版。
李國銘
1992 〈關於屏東平原少數民族的二、三事〉，《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2。
1993 〈鳳山八社舊址初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6。
1994 〈十七世紀屏東平原的村落與紀事〉，《台灣史研究》，1（2）。頁 109-130
李欽賢
2002 《台灣的古地圖-日治時期》，台北：遠足文化
周元文
1960（1710） 《重修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 66，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周建新等
2002 《粵東梅縣五大墟鎮研究》，廣州：花城。
周翔鶴
1991 〈清代台灣開發史上的個體開墾者〉，《台灣研究期刊》，(2)。
周憲文譯（矢內原忠雄著）
2003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學術。
房學嘉
1994 《客家源流探奧》，梅州：廣東高教。
2002 《粵東古鎮松口的社會變遷》，廣州：花城。

房學嘉等
2002a 《客家文化月論文集》，苗栗縣文化局。
2002b 《圍不住的圍龍屋》，廣州：花城。
林仕傑　咸豐、光緒年代契約各一份
林正慧
1997 ＜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
林享豐　濟南堂林氏長蒼公派下手抄本族譜
林金作　西河堂瑞源公派下手抄本族譜
林滿紅譯（買威令原著）
1977〈清末南部台灣的蔗糖業〉，《台灣文獻》，28(2)。
林偉盛
1988 ＜清代台灣分類械鬥之研究＞，政大歷史所碩士論文。
林聖芬
1978 ＜清代台灣之團練制度＞，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
林榮方　林長萬公算簿
林瀛芳　西河堂林氏評事公派下族譜及日治時期文書百餘件
松崎仁三郎
1935 《嗚呼忠義亭》，高雄州：盛文社。
邱永章
1989 ＜五溝水──一個六堆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東海建築所碩士論文。
邱彥貴等
2001 《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邱清榮
1999 ＜魯凱族阿禮部聚落生活領域變遷之研究＞，逢甲建築所碩士論文。
邱國源
2002 ＜美濃客家嘗會之起源與變易＞，《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美和學院。頁 221-236
邱檯典
1992《中國客家民系研究》，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雨　青
1988 《客家人尋根》，台北：武陵。
姚　瑩
1957（1829） 《東搓紀略》，台灣文獻叢刊 7，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故宮博物院
1977-1982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台北：故宮博物院。
1982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台北：故宮博物院。

施　琅
1958（1685）《靖海紀事》，台灣文獻叢刊 13，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施添福
1987 《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師大地理系。
洪田浚等
1996 《歐布諾伙與孤巴察峨研究》，高雄縣：文化中心。
洪馨蘭等
1999 《大家來寫龍肚庄誌》，南投：文建會中部辦公室。
美濃庄役場
1938 《美濃庄要覽》，美濃：美濃庄役場。
美濃愛鄉協進會
1995 ＜來去美濃賣大眼＞活動手冊。
1996 《六堆客家建築田野普查案》，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2002 《高雄縣美濃鎮菸業主題調查計畫》，岡山：高雄縣文化局。
郁永河
1959（1700）《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 44，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徐正光
1991 《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
徐正光等
1994 《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建會。
1996 《美濃鎮誌》，美濃：高雄縣美濃鎮公所。
1997 《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鳳山：高雄縣政府。
高拱乾
1960（1696）《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 65，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涂麗娟
1998 《圍屋內外的子民：六堆客家人的奮鬥》，台北：文建會。
國分直一
1991《台灣的歷史與民俗》，台北：武陵。
張　翔
1997 《清代台灣檔案史料全編》1-10 冊，北京：學苑。
張二文
2001 ＜美濃土地伯公信仰之研究＞，台南師院鄉土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a ＜美濃土地伯公的祭祀與聚落的互動＞，《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8（4），頁 63-87。
2002b ＜日治時期美濃南隆農場的開發與族群的融合＞，《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頁 223-261
張祖基等
1986 《客家舊禮俗》，台北：眾文。
張維耿等
1994 《華客文化》，廣州：中山大學。

梁志輝等
1998 《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七輯》清宮中檔奏摺，南投：省文獻會。
喬宗忞.
2001 《魯凱族史篇》，南投：省文獻會。
盛清沂等
1988 《台灣史》，台北：眾文，再版。
莊吉發
1980 〈清初閩粵人口壓迫與偷渡台灣〉，《大陸雜誌》，60(1)。頁 25-33
莊金德
1964 〈清初嚴禁沿海人民偷渡來台始末〉，《台灣文獻》15(3，4)。
3，頁 1-20 ； 4，頁 40-62
莊英章
1978 〈台灣漢人宗族發展的研究評述〉，《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
頁 49-58
莊英章等
1984 〈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
集》1。
許文川等
1997 《悠悠歲月鄉土情懷》，岡山：高雄縣文化中心。
許淑真
1985〈移民三禁與六堆〉，《華人移民台灣綜合調查》，大阪大學。
連文希
1972 〈客家人之南遷東移及其人口的流布〉，《台灣文獻》，23(4)。
連雅堂
1979 《台灣通史》，台北：眾文，再版。
陳 衍
1961 《台灣通紀》，台灣文獻叢刊 120，南投：省文獻會。
陳孔立
1985a〈論台灣張丙起義與閩粵械鬥〉，《台灣研究集刊》，(1)。
1985b〈清代台灣械鬥史事辨誤〉，《台灣研究集刊》，(4)。
1986〈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的若干問題〉，《台灣研究集刊》，(3)。
1990a 《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
1990b〈清代台灣的義民問題〉，《台灣研究集刊》，(4)。
1991 《台灣研究十年》，台北：博遠。
陳正祥
1956〈台灣之地理區域〉，《台灣銀行季刊》，8(1)。頁 1-5
陳昌齊
1968（1822）《廣東通志》，台北市：華文。
陳秋坤
1975 ＜十八世紀上半葉台灣地區的開發＞，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

陳祥雲
2001＜菸草經濟與美濃地區的社會變遷－1919-1979＞,《大高雄地區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陳祥雲等
2001 《大高雄地區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政府。
陳紹馨，傅瑞德
1968 《台灣人口之姓氏分布》，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陳紹馨
1992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
陳逸君譯（必麒麟著）
1995 《發現老台灣》，台北：台原，二刷。
陳運棟
1989 《臺灣的客家人》，台北，台原。
陳運棟等
1998 《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陳漢光
1962〈高雄縣荖濃村平埔族信仰調查〉,《台灣文獻》，13(1)。頁 102-105
1972〈日據時期台灣漢族祖籍調查〉,《台灣文獻》，23(1)。頁 85-104
陳聰民
1991〈清代台灣地區客家教育略述〉,《史聯》，18。頁 156-170
彭素枝
1995 ＜台灣六堆客家山歌之研究＞，台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
曾文忠
1993 《美濃風情-文化探源專輯》，美濃：美濃鎮農會。
曾秀氣
1977 《六堆英華》，屏東：作者自行出版。
曾彩金等
2001 《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1-15 篇，屏東市：六堆文教基金會。
曾喜城
1999 《台灣客家文化研究》，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
童春發
2001 《台灣原住民史》，南投：省文獻會。
馮作民
1985 《台灣歷史百講》，台北：青文，六版。
黃　袞
1792 ＜邀功記略＞ 原稿，旗山黃世暐收藏。
黃　劍
1970（1909） 《石窟一徵》，台北市，學生。

黃克武
1981〈清代台灣稻作研究〉,《台灣文獻》，32(2)。
黃秀政
1979〈清代台灣的分類械鬥事件〉,《台北文獻》，49/50。
黃典權編
1966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台灣文獻叢刊 218，南投：省文獻會。
黃叔璥
1957（1722）《台灣使搓錄》，台灣文獻叢刊 4，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黃昭堂
1989 《台灣總督府》，台北：自由時代。
黃逢昶
1960 《台灣生熟番紀事》，台灣文獻叢刊 51，南投：省文獻會。
黃森松
1977 《寂靜的小鎮》，高雄：德馨室
1996 《美濃輔天五穀宮 70 週年太平福醮紀念誌》，高雄：今日美濃。
2003 《廣興庄的聚落形成與夥房擴散變遷》，高雄：今日美濃。
黃榮洛
1994 《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台北：台原。
黃瓊慧
1996 ＜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師大地理所碩士論文。
楊明義
2001 《里港鄉塔樓村誌》，里港：塔樓社區協會。
楊南郡譯（鳥居龍藏著）
1997 《探險台灣》，台北：遠流。
楊國楨
1988 《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溫　吉
1999 《台灣番政志》，南投：省文獻會，二版。
溫仲和
1967（1898） 《嘉應州志》，台北市：成文。
溫振華
1980〈清代一個台灣鄉村宗教組織的演變〉,《史聯雜誌》創刊號。
1997 《高雄縣平埔族史》，鳳山：高雄縣政府。
廖金明
1970 ＜月光山下－美濃旅南同鄉會刊＞，台南市。
廖國禎
1994 《重返美濃》，台中：晨星。
劉炳文
1920 ＜美濃簡史記＞手稿

劉　璈
1958 《巡台退思錄》，台灣文獻叢刊 21，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劉秀珠
2002 《美濃鎮客家文物館》，岡山：高雄縣文化局。
劉良璧
1961（1741） 《重修福建台灣府志》，文叢 74。
劉妮玲
1982〈清代台灣民變事件中的義民問題〉，《台灣風物》，32(3)。頁 3-21
劉康錦
1981 《高樹鄉志》，屏東縣：高樹鄉公所。
劉盛興
1997 《六堆客家鄉土人物志》，屏東：屏東縣文化局。
劉澤民等
2001 《台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省文獻會。
劉錦鴻　清代及日治時期各類契約、丈單、文書資料約八百件
劉還月
2001 《台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省文獻會。
樊信源
1974〈清代台灣民間械鬥歷史之研究〉，《台灣文獻》，25(4)。頁 90-111
潘宏立等
2003 《全球客家地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師大地理系。
編委會
1990 《長治鄉志》，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蔣　鏞
1961 《台灣紀略》，台灣文獻叢刊 115，南投：省文獻會。
蔣師轍
1957（1904） 《台游日記》，台灣文獻叢刊 6，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1962（1895）《台灣通志》，台灣文獻叢刊 130，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蔡志展
1998〈明清台灣的水源開發〉，《台灣文獻》，49 (3)。
蔡淵絜
1985〈合股經營與清代台灣的土地開發〉，《師大歷史學報》，13。
盧德嘉
1960（1894） 《鳳山縣采訪冊》，台灣文獻叢刊 73，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蕭　平
2002 《客家人》，成都：四川新華。
蕭文評等
2002 《粵東民俗文化與地方社會》，廣州：花城。

蕭盛和
2001〈從美濃蕭氏祖堂看台灣客家的中原意識〉,《中國評論》47。頁 78-80
松源梅軒公派下蕭氏族譜；石扇萬三郎公派下蕭氏族譜
蕭蒼松　蕭何公嘗算簿。
蕭錦繡等
1991 《發現台灣》，台北：天下雜誌。
賴啓華
2000 《早期客家搖籃－－寧都》，香港：中華國際。
賴澤涵等
2002 《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委會。
戴炎輝
1963〈清代台灣之大小租業〉,《台北文獻》，4(1)。
1979 《清代台灣鄉治》，台北：聯經。
謝　荔
1998 《排灣傳統集》，台北：南天。
謝重光
1997 《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新華。
鍾壬壽
1973 《六堆客家鄉土志》，屏東市，常青。
鍾孝上
1979〈台灣史與客家〉,《六堆》，6。
1982 《台灣先民奮鬥史》，台北：台灣文藝社。
鍾孝上等
1991 《客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屏東：客家編委會。
鍾志宏
1993 ＜菸業對美濃大崎下聚落空間的影響＞，東海建築所碩士論文。
鍾清元　鍾伯義公嘗祀典算簿
鍾瑞峰　乾隆、嘉慶年代契約三份
鍾肇政
1993 《原鄉人》，美濃：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鍾鐵民
2000 《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美濃：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簡炯仁
1995 《台灣開發與族群》，台北：前衛。
藍鼎元
1958a（1721） 《東征集》，台灣文獻叢刊 12，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1958b（1721）《平台紀略》，台灣文獻叢刊 14，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羅香林
1992 《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台一版。

羅娟芝

2003 ＜清代屏東內埔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變遷＞，台師大歷史所教學碩士論文。

龔昱中編

2002 《歷史中的平埔族》，台北：順益原住民博物館。

Cohen, Myron L.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